



004

REKI KAWAHARA ABEC BEE-PEE

SWORD ART ONLINE

FAIRY DANCE

[自翻][川原 礫][J.C.T.G][SWORD ART ONLINE][第4卷][Fairy Dance]

=====

作者：川原 礫

插画：abec

翻译：（J.C.T.G）jysb01@lightnovel

监督：（J.C.T.G）crzcrz@sosg

校对：rockroxas@lightnovel genesisend@lightnovel

图源：blid@lightnovel

发于轻之国度 www.lightnovel.cn

仅供个人学习交流使用，禁作商业用途

下载后请在24小时内删除

请尊重翻译者的辛勤劳动，在线版如需转载请PM本人

下载版转载随意，但请保留译者信息

本文特别严禁转载至SF轻小说频道

=====

本作品是由J.C.T.G翻译、川原 礫的作品，

请不要对作品翻译质量有过多的期待。

阅读J.C的翻译作品时，

请适度远离电脑，并保持房间明亮。

长时间的阅读有害身体健康，请适度休息。

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出现想吐槽，想呕吐的症状，

为了您的身体着想，请立即停止阅读。

而不要挑战自己身体的极限！！

J.C.T.G ALL STAFF

=====



“早上好，直叶。你好像没睡醒啊。昨天究竟在干什么啊？”
——桐之谷和人

“早上好，哥哥。那个....玩网游....”——桐之谷直叶



“或许是这样....但是，我，必须得去...!!”——桐人
“桐，桐人!! 等，等等....一个人，是不行的!”——莉珐



“我在这里哟....!! 唯酱，桐人——!!” ——亚丝娜

“——话说回来啊，桐之谷君，不...还是称呼你为桐人比较好。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来到这里啊。究竟是勇敢呢，还是愚蠢呢。” ——妖精王欧佩隆



“....哥哥....吗....?”

“诶.....? ——zhiye.....直叶.....?”



↑アルヴヘイム

次世代飛行型MMO (アルヴヘイム・オンライン) の舞台で、《妖精の国》という意味を持つ大陸。アルヴヘイムは大きく8つの地域に分けられ、それぞれの地域には各妖精種族の王都があり、特有の外観と文化が備わっている。

8つの種族とは、飛行速度と智力に優れた風妖精シルフ、武器の鋭い攻撃に優れた火妖精サラマンダー、魔法魔法と水中活動に優れた水妖精ウンディーネ、耐久力と探偵に優れた土妖精ノーム、テイミンクと敏捷に優れた雷妖精ケットシー、トレジャーハントと幻術に優れた影妖精スプリガン、楽音演奏と歌謡に優れた音楽妖精ブーカ、武藝生と

延工に優れた銀治妖精レブラコーン、空中飛行と増殖に優れた星妖精インプである。

アルヴヘイム中央には全プレイヤーの最終目的地、《世界樹》がそびえ、根元には世界最大の都市《中央アルン》が存在する。

《世界樹》の上には伝説の空中都市があると言われ、そこに住む《妖精王オベロン》と調出した種族は高位種族《アルフ》に生まれ変わることができる。

真なる妖精《アルフ》に転生すれば、システム上の寿命制限が撤廃され永遠に飛行が可能で、名実共にこの無限の空の支配者となる。



「これは、ゲームであっても 遊びではない」

——「ソードアート・オンライン」プログラマー・茅場晶彦

SWORD ART ONLINE
fairy dance

REKI KAWAHARA

Abec

bee-pee

004

这虽然是游戏，但不是闹着玩的——茅场晶彦

抬头望去，在天顶的另一侧，微暗的夜色中挂着些许闪烁的光点。

那并不是星星。而是倒挂在宽广的天顶上的无数根冰柱内部发出的灰白色磷光。也就是说现在身处洞窟深处，但问题在于其规模。

远方屹立的峭壁到此处，换作实际单位的话大概有三十公里。天顶的最高处到最低处也有五百米的距离。地底无数的悬崖峭壁，峡谷上都雕刻着图案，还可以依稀看到白色的冻湖，雪山，以及村庄，城池等建筑。

到这种程度，已经超出洞窟这个名词的范围了。地下空间，不，已经能以“地底世界”来形容了。

事实上就是这样。此处是妖精之国Alfheim的地底世界内宽广空间的一部分，就是被邪神级怪物所指支配的黑暗与冰雪的世界。它的名字就是——

“Yotsunheim”。

“啊啊——嚏！”

如此衬不上女孩子形象的强力喷嚏从口中响起，シルフ族少女剑士莉珐慌忙用双手捂住嘴巴。

莉珐快速地抬头看了下祠堂的门口。还以为会有野生的【校对人员注：这里应该是指网游的野怪】邪神听到刚才的声音而将那巨大的脸伸进祠堂里面来，所幸进入的只是些飘舞的雪花。它们一靠近祠堂地面上的篝火，马上就融化消失了。

莉珐将厚实的披风衣襟紧了紧，回到祠堂内侧，靠着墙壁蹲坐下来。哈啊，叹了一口气。温暖的篝火给莉珐带来了些睡意，她的眼皮在不知不觉中都阖上了好几次了。

这个石造的祠堂，是个长宽高都是四米左右的小石屋。墙壁和天花板上装饰着极为可怕的怪物浮雕，它们那小小的身影被火光照得似乎在晃动，实在是能让人没法安心的装饰。但看向身旁，背靠着墙盘腿而坐的同行者，那看起来十分安稳——或者说是痴呆的脸不断地耷拉下去又抬起来，就像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一样。【译者注：停泊在港口的船只，会随着水流不断的进进出出】

“喂，起来了。”

莉珐拉起同行者的尖耳朵，小声地说，对方动了动嘴巴发出呜嗯【译者注：估计是快睡着了发出的哼哼声】的声音。在他的膝盖上，另一个小妖精伙伴则是完全进入了梦乡。

“我说啊，睡着的话可是会登出的哟！”

莉珐再一次对着同行者的耳朵说道。谁料刚说完，对方就直接倒在了她的大腿上，并不断转动着头，像在寻找着舒服的姿势一样。

莉珐被吓得挺直了背，边想着怎么把他打醒边把双手举到空中不断地摇摆。

话又说回来，现在也是想打瞌睡都不奇怪的时间了。

因为，视野右下角显示的现实世界的时间，已经是午夜两点了。换作是平常的话，这个时间莉珐早就登出，在床上熟睡着了。

这个Yotsunheim——还有其上方宽广的Alfheim，不能完全算是异世界。它是构建在现实世界的日本，首都东京的某个地方设置的服务器内部的假想世界。莉珐和同行者都是通过一个名叫Amuspere的接口机器，以完全潜行【校对人员注：也就是FULL DRIVE，出自加速世界】的形式到这个世界中去的。

而要离开这个世界，实际上也很简单。只要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晃动一下，接着按下菜单窗口的登出按钮就可以了。或者随便找个地方熟睡，机器就会感知脑电波的变动自动切断连接。这也就是为什么早上睡醒的时候自己处在现实世界的床上的原因。

但现在，却有着无论如何都要抵抗这强烈睡意的原因存在。

莉珐瞬时化作厉鬼，左手握拳，对着同行者那尖尖黑发的正中，敲了下去。

咚，随着一阵轻快的效果音，同时还闪出了肉弹攻击特有的黄色特效动画，同行者随即弹了起来。两手抱头，四处张望，莉珐则对着他露出了笑容。

“早上好，桐人。”

“.....早，早上好啊。”

浅黑色肌肤，黑色头发的スプリガン族剑士桐人，用少年漫画主人公特有的表情问着对方。

“...我，睡着了吗？”

“你可是枕在我的膝上啊【译者注：膝枕】。只打你一下算是便宜你了。”

“....真是对不起啊。作为赔礼，请莉珐也枕在我的膝上吧.....” 【谜之声：桐人真是天然啊】

“不要！”

莉珐猛地将脸转到一侧，横着眼睛望着他。

“不要说傻话了，难道你在梦中想到了能离开这里的好方法了吗？”

“梦... 话说回来，刚才我差点被吃掉了呢... 被一个巨大的プリンアラモード【译者注：一种布丁食品】...”

问他这个的自己真傻啊，莉珐边想着边垂下肩膀，再看了眼祠堂的门口。和刚才一样，深邃的黑暗中只有雪随风舞，除此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不能在这里登出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莉珐和桐人，还有在桐人膝盖上进入梦乡的小妖精唯，现在都被关在了地下世界【Yotsunheim】的深处，无法回到地上。

当然，从游戏中登出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这个祠堂既不是宿屋，也不在安全地带内，就算意识回到了现实，之后没有灵魂的假想体还会在这里残留一段时间。

放置不管的假想体，可是会招来怪兽的。如果被攻击的话，只能无抵抗的任由HP减少，很快就会“死亡”的，然后就会回到最后的存盘地点，也就是苏伊露那里。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千里迢迢从苏伊露旅行到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莉珐和桐人的目的是抵达ALfheim的中央都市“阿伦”。

从苏伊露出发也是在今天——准确来说是昨天的傍晚。飞越宽广的森林地带，穿过狭长的矿山トンネル，连带着击退了敌对种族サラマンダー的袭击，然后接受了シルフ领主朔夜的感谢过后分手，是在晚上11点左右。

虽然途中为了去厕所休息过几次，但连续游戏时间也到八小时了。央都阿伦还是在遥远的天边，可望而不可及，所以就打算结束今天的冒险，找最近的宿屋来登出游戏。于是他们就降落在刚好进入视野的林中小村中。

那时，就算麻烦也应该打开地图，确认一下村庄名字跟有没有宿屋的。谁会想到——

“——会想到，这个村庄完全都是由怪物拟态而成的啊.....”

桐人边叹息边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莉珐也是深深地叹了口气，点头说：

“是啊..... 是谁说的，阿伦高原没有怪物出没的啊。”

“是莉珐你啊。”

“我不记得我这样说过。”

在没有干劲的笨吐槽之后，又是同声的无奈叹息。

降落到神秘的村庄的莉珐和桐人，首先对完全看不到村民——也就是NPC的身影产生了疑问。不管怎么说宿屋的店主也应该还在吧，正当两人准备走进最大的建筑，那一瞬间。

构成村庄的三个建筑，全部崩塌了。宿屋立马显示出肉色的光泽，两人连惊讶的时间都没有，脚下的地面就左右裂开了。深处则是一个正在蠕动着的暗红色洞穴。没错，虽然看起来像是村庄，但这其实是深藏地底的巨大蚯蚓型怪物利用嘴巴周围的突起，作出来的诱饵。

桐人和莉珐，以及藏进胸部口袋里的唯，连被吓一跳的时间都没有，就被一股强烈的吸引力吸入吞了下去。顺着巨大蚯蚓那滑溜溜的消化管道滑动时，莉珐如此确信着：如果她就这样被胃酸消化的话，那绝对是ALO开服一年以来最丢人的死法了。

还好莉珐一行并不合蚯蚓的口味——正确来说他们连胃都没见到，大概过了三分钟就来到了消化器的末端，然后被扔了出去。因全身上下都带着粘液的感触而直冒鸡皮疙瘩的莉珐，正想着总而言之先张开翅膀停下落势的时候，却再次打了个冷战。

无法飞行。再怎么给肩胛骨注入力道，也无法震动翅膀产生扬力。在这个未知的黑暗中，莉珐和紧接着被排出的桐人一起顺着一条线直接落了下去，砰！坠入了深深的雪地里。

花了一阵才从雪地里伸出头来的莉珐，最先看到的不是高挂着月亮和星辰的夜空，而是一片无垠的岩石天顶。原来是洞穴啊，怪不得无法飞行呢，只有头冒出雪地的她边想着边环视四周，然后看到了一个异形的身影。笔直地往正前方慢慢移动，需要抬起头仰望才能看到的异形——毫无疑问，这就是只从照片上见过的“邪神级怪物”。

匆忙地按住在身旁探出脸的桐人那想要呼喊的嘴巴，莉珐明白了。自己玩ALO以来第一次到达了这广大无垠的地下世界，被称作最高难度的场景——“Yotsunheim”。也就是说，那个巨大的蚯蚓，并不是为了捕食玩家而存在的，它只是一个将玩家强制转移到这个冰之国的陷阱罢了。

等这个大约五层楼房高的多足型邪神【译者注：难道是结婚塔里的DRUAGA】离开了这里，莉珐和桐人连忙寻找着避难地点，好商量之后的对策。但由于这个地方无法进行飞行，所以逃离的方法也不好找到，他们已经有将近一小时持续着蹲坐墙边观察火堆这动作了——这就是现在的状况。

“诶诶...先别说逃出计划了，我，完全不知道这个Yotsunheim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

终于摆脱了睡意的桐人，黑色的瞳孔恢复了之前的锋芒，望着昏暗的远方说道。

“确实在来这里之前，シルフ的领主像是提起过这个。就是在我把钱递给她们的时候，‘要赚到这些资金的话，起码得去Yotsunheim狩猎邪神’这样的话。”

“啊，嗯，是有这么说过。”

莉珐点了点头，也回想起来了。

被蚯蚓吞噬掉之前，莉珐和桐人在シルフ与友好种族ケットシー的领主会谈中，击退了前来袭击的敌对种族サラマンダー的大部队。那时桐人说着，用这些来补足军队资金吧，然后把巨额的钱【ユルド】给了领主们。接受了这笔资金的シルフ领主朔夜，当时确实说出了这样的感想。

“...话说回来，桐人你身上的那笔巨额资金，究竟是哪得到的啊？”

这个意外脱线的质问，桐人只得啊，呜，诶结结巴巴地回答。

“那个啊，是别人给我的。是以前玩这个游戏获得了很多道具的朋友，引退的时候给我的.....”

“诶诶。”

确实是有一些从游戏中引退的玩家会把自己的装备还有金钱送给朋友以及熟人，这也不是什么新闻。莉珐信服了似的，将话题转了回来。

“嗯，怎么了。朔夜的话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这样，既然领主都这么说过，也就是说这里应该有狩猎玩家存在吧？”

“有...好像是有。”

“这样一来，除了像刚才那个巨大蚯蚓的单行道【原文为：一方通行，一方泪目】之外，应该还有双向通行的道路存在吧。”

终于明晰了桐人刚才那番话的含义，莉珐认同地点头说道。

“有...好像是有。实际上我来这里也是第一次，也不曾通行过那些道路，但确实是早中央都是阿伦的东南西北各配置有一处大型的ダンジョン地点，那些地点的深处都有着连接通往Yotsunheim的楼梯存在。至于地点嘛.....”

莉珐摆动左手，调出菜单，打开地图。一个近乎圆形的Yotsunheim平面图出现在了眼前，这里是莉珐从未到过的地方，周围地区全部是灰色的状态。随后她伸出右手食指，上下左右按照顺序查找着地图。

“应该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我们现在处在的位置是中心和西南峭壁的正中间位置，最近的楼梯是西部，还有南部的那两个。只不过.....”

莉珐耸了耸肩，补充说道。

“所有迷宫内的楼梯，都是有邪神守卫着的。”

“那个邪神什么的，究竟有多强呢？”

对于桐人这悠闲的提问，莉珐侧目盯着他，回答道。

“不管你有多强，这次都没用哟。有这样一个传言，这片领域刚开放的时候，サラマンダー曾组建过一支大部队来到这里，但在最初的邪神那里就全灭了。就在之前让你陷入苦战的尤吉恩将军，一个人挑战邪神连十秒也扛不下来。”

“....这可真是.....”

“要想在这里狩猎，必须得有重武装的肉盾玩家，高歼灭火力的玩家，还要有支援，回复玩家至少要有八人。我们就两个轻装剑士，只可能会被干净利落地踩成肉饼吧。”

“那还是算了吧。”

桐人低下头，抽动了下鼻翼【译者注：就是很兴奋】，一副挑战欲被燃起的样子。莉珐再次望向他，补充说道。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九成九是到不了楼梯那的吧。这么远的距离，走过去的话随时会碰到野生的邪神，然后连一句话了都来不及说出来就被秒杀掉吧。”

“这样啊....而且这里也不能飞.....”

“嗯。要恢复翅膀的飞行力，日光和月光是不可或缺的。但你看，这里不论哪个都没有.....只有暗妖精族【インプ】的玩家，在地下仍然可以飞行.....”

说到这里，两人望着对方的翅膀。不论是风妖精【シルフ】莉珐背后的那对薄绿色翅膀，还是影妖精【スプリガン】桐人的灰色翅膀，都完全失去了磷光，耷拉了下来。无法飞行的妖精，只是个尖耳朵而已【译者注：大概就是没什么用吧】。

“这样一来，最后的希望只有一个，就是跟莉珐你说的那些狩猎邪神的大规模团队会合，然后和他们一起回到地面了.....”

“也只能这样了啊...”

莉珐点了点头，视线又转到了祠堂外。

透过青色的薄暗看到的是一片无垠的森林和雪原，还有远处屹立着的犹如异形城堡一样的建筑。那座城应该就是BOSS级邪神和他的小弟们的聚居地吧，靠到附近的话可能会瞬间就被灭掉吧。当然那附近肯定没有其他玩家的身影。

“...这个Yotsunheim是作为地上高级迷宫中最高难度的地图而刚开放的。所以，能进来的团队通常只有十个以下。他们偶然地来到这个祠堂附近的可能性，就和只靠我们打赢邪神的概率差不多.....”

“只能靠我们的幸运值了啊。”

桐人露出无力的笑容，用右手食指戳了戳膝盖上睡着的身长约十厘米的少女的头。

“喂，唯，该起来了！”

呼喊过后，少女长长的睫毛颤动了两，三下，然后慢慢地抬起了那被粉红色连衣裙包裹的上身。她的右手捂着嘴，左手高高举起，伸了个大大的懒腰。因为这一举动看起来十分的可爱，莉珐不由得看出神了。

“呜啊...——早上好，爸爸，莉珐酱。”

小妖精打招呼的声色如同拨动银丝发出的声音一样，桐人对着她温柔地说：

“早上好，唯。抱歉啊，现在还是在夜里，而且还在地底。能麻烦你搜索一下附近有其他的玩家吗？”

“嗯，明白了。请稍等……”

唯点了点头，闭上了眼睛。

与桐人一起的这位小妖精唯，正式名称是“导航妖精”，只要追加付费谁都可以从菜单里呼出的。据莉珐所知，那些妖精应该都只会说一些系统帮助相关的内容，而且声音也是没有任何感情的合成音，从来没有见过像唯这样感情表现及其丰富的个体。她以前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妖精还拥有个性的话题。

连续召唤同一个妖精的话就能亲热到这个程度了吧——迷糊的想法在脑海里闪过，莉珐等着唯的结果。

随即睁开眼睛的小妖精，抱歉似的垂下长长的耳朵，艳丽的黑发也随之摆动起来。

“对不起，在我能参照的资料范围内没有发现其他玩家的反应。而且，之前我也没有注意到那个村庄没有登陆在地图上…”

莉珐反射般用手指尖抚摸着唯垂在桐人右膝上的黑发。

“不，那不是唯的错。那时候是我拜托你慎重地搜索周围的玩家的。别这么在意了。”

“....谢谢，莉珐。”

看着唯湿润的眼睛，莉珐变得无法单纯地认为眼前的小妖精是被程序操纵着的了。她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抚摸着唯那小小的脸庞，又将视线移回了桐人那里。

“这样的话，只能走到哪里算哪里了。”

“走... 去哪里啊？”

莉珐对着桐人眨了眨眼，露出了久违了的无所畏惧般的笑容。

“我只是想试试，就凭我们两人究竟能不能到达通往地面的楼梯处那里。坐在这里也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但，但是，刚才你还说绝对不可能的...”

“我是说过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能的。但我想要赌一赌剩下的百分之零点一的可能性。只要能够弄清楚堕落邪神的移动方式以及视野，慎重前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莉珐，好帅啊！”

用豪气的眼神回应用小手啪啪地鼓掌着的唯，莉珐随即站了起来。

但，桐人抓住莉珐的衣袖把她拉了回来。

“干，干什么啊？”

被拉着地重新坐下的莉珐带着抗议性的眼神向桐人看去，但在极近距离下对上了对方那深黑的瞳孔之后，却不由得沉寂了下来。桐人严肃地凝视着莉珐，用像是把至今为止漫不经心的态度全部挥去般的语气说道：

“不用了...你就在这里登出吧。直至你的假想体消失为止我都会保护你的。。”

“诶，为，为什么啊？”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你，不是说过自己还是学生吗？今天你为了我已经待了八个小时了，再让你陪着我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

看着对出乎意料的发言而惊讶的莉珐，桐人继续用平静的语气说：

“光是直线前行也不知道要走多久了，还要避开超大型怪兽的索敌范围行走，这么一来实际距离会成倍增加也不奇怪吧。就算到得了楼梯，那时也应该是早上了。我是有着无论如何都要去阿伦的理由，但你不同，再说今天也不是周末，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登出比较好。”

“没...没什么了，我是没关系哟，熬一晚什么的.....”

强作出笑脸的莉珐，摇头说道。

桐人松开手，想是要打断莉珐的说话似的，低下了头。

“莉珐，能走到这里真是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话，光要搜集这个世界的情报，我大概就要花几天的时间。但现在只花费了半天的时

间就来到了这里，这都是因为有你在啊。我不管怎样感谢你都不为过。”

“.....”

莉珐强忍着胸部处突然而来的疼痛，握紧双手。

疼痛的理由莉珐不清楚。但，她的嘴唇自动般的动了起来，生硬地说道：

“.....我可不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诶.....”

莉珐躲开了桐人抬起来的视线，继续搜集着生硬的词语说道：

“我是...我是想这么做才带着你来到这个地方的。这种想法，我还以为你能够理解的。什么，勉强自己来陪你，之类的。那你，你，是不是认为我一直不情不愿地跟你同行啊？”

油然而生的情感被Amuspere截获，过于敏感的泪腺涌现出透明的泪珠，不管莉珐再怎么用力眨眼都无法止住。像是要逃避一脸担心地交互看着两人的唯的视线一样，莉珐对着祠堂的出口站了起来。

“我啊....觉得今天的冒险，是玩ALO以来最开心的一天。发生了很多让我很激动，也很兴奋的事。终于也觉得，我能够把这个世界当成另一个现实了，明明是这样.....！”

莉珐噙地用右腕擦了擦双眼，想要冲向布满阴云的外边——



就在这瞬间。

不是雷鸣，也不是地震的异样的巨大声响，在极近距离响起。

BORURURU，的这种咆哮声，毫无疑问是超大型怪兽从口中响起的。紧接而来的，是连地面都能摇动的轰轰的脚步声。

糟了，刚才自己的声音把堕落邪神引到这里来了吗，我真是笨蛋笨蛋……莉珐自责道，至少自己应该作为诱饵将邪神引开才对啊，想到这里，她再次准备奔跑。

不知何时站在身后的桐人，抓住了莉珐的左腕，强行把她留了下来。

“放开我！我去引开敌人，你就趁这个空档赶紧离开这里……”

莉珐压低声音说着这些，身旁的桐人用锐利的目光望着外面，用很快的语速说道：

“不对，你等等。总感觉有些奇怪。”

“奇怪，什么啊？”

“不只是一只。”

听完这话，莉珐竖起耳朵仔细聆听，确实，邪神发出的咆哮就如同大型机械引擎运转发出的重低音一样，但里面还混杂着咻，咻的寒风般的声响。莉珐屏住呼吸，甩开了桐人的手。

“有两只就更该这么做了！你要是被哪一只盯上那就晚了！死掉的话，就要从苏伊露那里重来啊！？”

“不对，不是这样，莉珐！”

坐在桐人肩上的唯，高声叫喊道。

“接近中的两只邪神级怪物……像是相互打起来了！”

“诶！”

眨了下眼睛，莉珐再次集中精神倾听起来。确实，那接连不断的轰鸣般的脚步声，听起来不像是按一条直线疾驰发出的，而像是扭打在一起传出不规则的震动一样。

“但，但是…Mob【怪物】之间的战斗，怎么会……”

一瞬间莉珐忘记了刚才撕裂胸口的伤感，呆呆地嘟囔道。之后，桐人像是下定决心似的：

“去看看吧。这个祠堂也无法当作避难所啊。”

“嗯，是啊。”

点头示意后，莉珐将手摆在腰间的长刀上，跟着桐人一同进入祠堂外飘雪的昏暗地域。

只跑动了数步，发出声响的那两只邪神就进入了眼帘。从祠堂东部逐渐接近的邪神的姿态，如同摇动着的小山一样。身高差不多二十米，颜色都是邪神级怪物特有的青灰色。

仔细一看，才发现两只邪神的规格还是有些差异。发出BORURURU这种类似发动机声响的个体，比另一个发出咻咻啼叫声的要大上一号。

个体大的那个有些类似于人类的样子，但也不完全像，是个纵向方向长着三张相连的巨大脸庞，横向长着四只手腕的巨人形态。那犹如异教神像般严肃的脸，每一张都在发出BORU，BORU的叫声，连起来就像是发动机的声音一般。四只手上握着如同工地现场的钢筋一样的棱角分明的巨剑，并不断地挥动着。

相对的，那个稍微小一些的邪神，则完全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造型。巨大的耳朵，长长的嘴巴，就像大象一样，二十只钩爪般的触脚支撑着馒头一样椭圆形身体。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长着象头的水母——什么的。它伸出钩爪，想击退压在自己身上的三脸巨人，但对方的四把铁剑以暴风般的速度轻易地阻挡了攻势，钩爪无法伤及到脸。反过来，巨人的剑刃则很轻易地就伤到了水母馒头般的身体，黑色的液体像雾一样飞溅开来。

“怎...怎么回事啊.....”

忘记隐蔽的莉珐吃惊地说。

ALO里怪物之间会发生相互战斗通常有三个理由。第一，任一方的怪物是擅长驯养技能的猫妖精【ケットシー】玩家的“宠物”的时候。第二，任一方被音乐妖精【プーカ】的乐曲煽动的时候。第三，被幻属性魔法惑乱的时候。

而目前这两个怪物进行死斗的理由，明显不是以上三种。变成了宠物的怪兽其目标框会变成黄绿色的，而这两个邪神不管哪一方都是黄色的表示，现场的空气中充斥着咻咻声吼叫声以及地面轰鸣的声响，没有听到任何乐曲声，而且也没有看见惑乱魔法发动时的光泽特效。

两只邪神好像并不介意站在一旁的莉珐两人的视线，继续着打斗。战况果然还是三脸巨人处于优势，象水母则处于劣势。巨人的剑终究切断了象水母的一只钩爪，从根部断掉的脚落到一旁，强烈的震感让莉珐的身体晃动起来。

“我，我说，呆在这里有些不妙啊.....？”

一旁的桐人低声说道，莉珐点头表示认同，但仍站在原地不动。伤口处喷射而出的血液将白色的雪原染成黑色，莉珐的目光无法从象头邪神身上移开。

受伤的象水母发出了更高的啼叫，想尝试着再次脱离。但巨人并不想放过对方，它将对方馒头形的身体击飞，再给予猛烈的铁剑突击。受到压力不断下陷的象水母的声音，也逐渐变弱起来。灰色的外皮上刻上了许多道惨烈的伤痕，巨人依旧毫无怜悯似的不断从上方对其施加攻击。

“...去帮助它吧，桐人。”

听着这话从自己口中说出，莉珐自身也稍稍吃了一惊。而露出三倍吃惊表情的桐人，望了下莉珐以及远处的两只邪神，简短地问：

“哪，哪一个啊？”

确实，比起说不上人形状态的三脸巨人，象水母的形态则给人一种可怕的感觉。但现在已没有犹豫的时间了。

“当然是，帮助那个被欺负的哟。”

对着立即回答的莉珐，桐人发出了下一个问题。

“该，该怎么做！”

“这个啊.....”

这回莉珐无法立即回答。因为她脑袋中根本没有好主意。但就在这个时候，象头邪神的青灰色的背部，又印上了一道道深深的伤痕。

“.....桐人，不做点的话？”

莉珐双手紧握在胸前叫喊道，スプリガン少年望着天，双手挠头。

“即使你这么说也.....”

突然，桐人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再次凝视着邪神们。两眼稍微眯了起来，黑色的眼瞳中的光泽在不停地闪动这正反映了其大脑正在高速的思考。

“...看它那样子，也就是说.....”

桐人低声嘟囔着，环视了下周围，随后对着肩膀上的唯说：

“唯，附近有水吗！？河流，湖泊都可以！”

听到这话的小妖精，瞬间闭上了眼睛，随即点了点头。

“有，爸爸！北部约二百米的距离，有一个冰冻的湖！”

“好....听好了莉珐，接下来可要玩命跑哟！”

“诶...诶？”

样子——大概是指的三脸四臂的巨人吧。那和水有什么关系啊。

在疑惑的莉珐身后，桐人摆出一副不用再说了的态度，从腰带里拔出了像是大钉子般的东西。虽然觉得那应该是投掷用飞镖【原文为ピック，大概类似于中国的流星锤，可能是印第安人的打猎武器】，但莉珐到现在为止，别说用了，连看都没看过这方面的武器。毕竟ALO里有魔法这种超强力的远距离攻击存在着，特地去修炼这种过时的投掷武器技能几乎没有意义吧。

但是桐人以看起来就很熟练的动作，把全长将近十二厘米的飞镖在手中不停旋转着，越过莉珐的肩膀摆好架势。【感谢LK朋友rockroxas的校译，这两段才能如此通顺】

“....呀！”

一声叫喊，桐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挥出右臂，青色光泽的铁钉沿着一条线径直飞了出去——

直接命中三脸巨人最上面的那张脸，发出红黑色光泽的两眼之间。

吃惊的莉珐，尽可能的仔细观察巨人HP槽的每一分像素，发现巨人的HP确实是减少了一点。那种玩具一般的武器居然可以贯穿邪神级怪兽身上的压倒性的装甲，没有很高的投剑技能的话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这点损伤对于邪神那庞大的HP来说几乎等于没有伤害，但在这个时候只要有伤害对它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此——

“BOBOBORURURURU！”

它发出怒吼，三张脸上总共六只眼睛的视线，从象水母的身上，切换到了莉珐与桐人身上。

“.....跑啊！！”

桐人呼喊着的，向着北方，疾驰起来，顿时雪烟四起。

“等.....”

莉珐嘴巴动了动，慌忙跟着远方的スプリガン跑了出去。随后传来了轰鸣般的咆哮，踩踏地面的响声。巨人已经朝着二人追了过来。

“等....呀....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发出惨叫的莉珐，双脚的回转达到了极限。但跑在前面的桐人，看起来就像是奥运短跑选手一样的步法，将莉珐甩在身后。在通过地面山脉鲁格路回廊的时候，莉珐就体验过了桐人的逃跑速度，但这和自己被甩在身后却是两码事。

“好过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就在莉珐发出这声音的时候，背后巨大的震动声响也离得很近了。邪神的身长大概是莉珐的十三倍，因此步幅的差距也可以计算得出。它挥舞着钢筋一样的大剑，让人更加觉得恐怖，莉珐使出全身的气力——正确来说是从脑部发出强烈的运动命令，追赶着桐人。

突然间，前行的黑衣少年停了下来。只见他转过身，张开双臂，莉珐就这么被他抱在怀中。没搞清楚状况感到脸部发热的莉珐，转头望向后方。

三脸巨人的身影已经离得很近了。再用几秒就能追上来了。如果被那种铁剑击中一下的话，轻装战士的莉珐还有桐人的HP就会瞬间消失的。

——你究竟是在想什么啊！！

莉珐对着和自己贴在一起的桐人很低的音量【声にならない声】问道，也就在同时。

啪啦啪啦啪啦，脚下传来了异样的声响。

这正是巨人那如同大树一般的腿，踩踏在雪地下方冰层上的声音。桐人所处的位置正是被巨大积雪覆盖的冰冻湖的正中。

半径近乎十五米的雪原塌陷了下去，露出了通透的暗色水面。三脸巨人就这么掉了下去，水面上喷出了一根高高的水柱。

“就，就这样沉下去吧...”

莉珐拼命地祈求着，但却没能如愿。随即巨人的一个半脸探出了水面，并朝着这里靠近。看来它是将下方的两只手臂当作船桨来使

用，全身给人一种如同岩石般的质感，没想到游泳却意外地在行。桐人的这个湖水淹没作战，很遗憾地失败了。

哪怕是多跑一步也好啊，莉珐想站起身来，抱住她身体的桐人却是一动不动。就像是发动了扰乱程序一般，紧紧地压住莉珐，凝视着不断逼近地巨人。

“...啊...你...你....难道说...”

——就这么死掉好了，这样的直觉在莉珐的脑海中闪现而过。

之前好像这么说过，和莉珐一同去死，回到存盘地点的シルフ首都苏伊露那里，好让莉珐登出。

不可以这样。桐人，有很强的念头要去央都阿伦中心的世界树那里，今天一天和他在一起莉珐多少也意识到了这点。スプリガン少年会来ALO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到世界树的顶端去和某个人相会，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他闯过了许多障碍才来到了这里。

“不可以，你，赶紧逃吧.....”

想从桐人手腕中挣脱的莉珐，尖叫道，但声音却被第二个落水声给掩盖了。

她转过头去，发现逼近自己的三脸巨人身后出现了一个新的水柱。

咻咻！发出这种轰鸣般的吼叫，毫无疑问就是刚才那个被三脸巨人打得不成样子的象头邪神。好不容易逃脱了巨人的束缚的它，没有逃走而是追了过来。

一瞬间忘记了状况的莉珐，吃惊地睁大眼睛望着眼前——

伴随着水的声响，近二十根触脚一同伸了上来，卷起巨人的脸和手腕。

BORUBORU！巨人发出怒吼声，挥舞着铁剑。但水中舞剑的速度变得异常迟缓，根本没有办法切断象水母的触脚。

“...原，原来如此啊...”

莉珐用嘶哑的声音低声说道。

那只象水母本来就是水生型邪神。在陆地上的时候，要支撑那巨大的身体触脚大半都无法使用，如今进入了湖里，身体可以浮在水

面，全部的触脚就都能参与进攻。相对的巨人却要用两只手臂游泳，攻击力削弱了五成。

也就是说，桐人说的“形态”其实是指的象水母邪神的样子。不用说它就是一个水生生物，而对于没有发觉这些的自己感觉很失望，莉珐不由得握起了双手。

象头邪神就像如鱼得水一般，将三脸巨人压在下方，直到对方头浸到水中。两只超大型怪兽的举动激起高高的波浪，撞击到冰缘上飞溅开来。

象水母又发起一次尖叫，身体闪着青白色光芒。光线变成细细的电光形状，从二十根触脚传到水中。

“啊……”

“好啊！！”

莉珐和桐人同时叫道。只见三脸巨人的HP以很快的速度开始减少。用识别技能看的话可以见到数十万的数值，随着电光的闪烁，逐渐削减的景象。

大概是巨人最后的挣扎吧，红色的闪光几次在水下闪耀，喷出几个蒸汽柱，但这对于水母邪神的HP来说没有一点影响。最后，BORUBORU的叫声频率逐渐变慢，停止下来——紧接着是一股大规模的爆炸特效，遮挡住了莉珐的视野。

莉珐将脸转到一旁，待再次转回去的时候，HP槽只剩下一条了。

咻咻……象水母发出了胜利的咆哮，将无数根触脚高高举起。马上又收了回来，开始在水中游动起来。

水母拖着巨大而笨重的身体，爬到了岸边上，水流如同瀑布一样从它的身上落了下来。它朝着桐人这里爬了过来，身体与冰面摩擦发出吱吱的声响，莉珐紧张地看着前方。

砰，砰，脚步的震动不断靠近，邪神走到两人的面前随即停了下来，莉珐两人呆然地重新审视起这个巨大的家伙。与巨人战斗时看见的那些细细触脚，每一根都粗到用两只手都抱不过来。大树般的触脚将馒头一样身体高高托起，让人只能看到其身体的轮廓。

身体前方的头，果然和大象极为相似。说是耳朵不如说是鳃更加确切，摇摇摆摆地挂在圆圆的脸部两侧，脸部下方垂下一个如同触脚

样的长长的嘴巴。黑色透镜片般的眼睛每一侧都放出三种光芒，让人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但并排起来如同团子一般表情却显得极为滑稽。

“....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桐人小声地说。

确实是莉珐说了要救这个象形邪神的话，但接下来的行动她却完全没有考虑过。眼前这个恐怖的邪神级的怪兽，指示颜色是敌对的黄色，锐利的钩爪只需一下就能贯穿身体，给予即死的伤害。

但是，如今两人没有遭到邪神的袭击可以说已经是个违反常规的展开了。Yotsuheim这个地域，怪兽突然猛击进入视野内的玩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什么都不做就这么待着的话，可能这个象水母会离开也说不定.....

仅仅一秒钟，莉珐就发现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邪神咻咻一声叫喊后，将长长的鼻子径直朝着两人伸了过来。

“GE.....”

一直保持沉默的小妖精唯，用可爱的手抓住了准备向后退去的桐人的耳朵。

“没关系的，爸爸。这孩子，没有发怒。”

...孩子？莉珐完全没有吃惊的时间——

前端裂开细长的鼻子，将两人紧紧卷住。从地面上提了起来，并慢慢向上升。

“呀啊啊啊！”

桐人发出惨叫，莉珐则是一声不吭，象邪神把他们提到了数十米的高空，恐怕要将其放到自己的口中——但很幸运，象邪神最后将他们放到了自己那圆圆的背上。

“.....”

莉珐看了看桐人，放弃了去分析现在的状况，悠闲地眺望起周围的风景。

常暗的国度Yotsuheim并不想是说的那样完全是一片黑暗。天盖上覆盖的冰柱群发出灰白色的磷光，给雪原带来薄青色的光泽，这些都

和这个超危险区域不相符，反而让人觉得极其美丽。黑色的森林，陡峭的悬崖，以及建在上面的塔，远方那个的古城，在距离地面数十米的高度上，这一切都看得很清楚。

象水母虽然是用二十根触脚慢慢前行，背部却感觉不到一点摇晃，终于桐人呆呆地小声说道：

“这难道是... 某个冒险任务【QUEST】的开始吗...？”

“嗯.....”

点了点头，莉珐小声地回答道。

“我想这个任务，是在这一带附近某个时刻开始并进行的吧.....”

莉珐用左手，点了下出现在视野左上角附近的一闪一闪的图标。

“出现了这个图标，就是说这并不是确定了开始地点与终点的委托类任务，而是事件类【EVENT】的... 这类型的可有些棘手啊.....”

“怎么说呢？”

“如果是冒险任务【QUEST】，到了结束的时间一定给一些报酬的。但事件类【EVENT】的任务就像是需要玩家共同参与的话剧一样，结局不绝对都是HAPPY END哟。”

“.....就是说，也有可能碰到一些极为悲惨的结局，对吧？”

“嗯嗯。以前我曾经在一个恐怖系的事件任务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结果导致魔女掉到大锅里被煮死了。”

“好，好强的游戏啊。”

桐人露出了抽搐般的笑容，随后他抚摸着邪神身上的柔软体毛。

“...嘛，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坐着这船，不，是水母好了。反正从这个高度飞下去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伤害的，而且我们也只能陪着它到最后了...——嗯，这个，怎么说呢，现在说这个可能有些.....”

“什，什么啊？”

表情突变的スプリガン少年，望着莉珐一会儿，随后低下了头。

“... 刚才真是对不起，莉珐。我说了些没有考虑你心情的话。... 不，我，可能在某些方面轻视了这个世界说不定。反正只是

个游戏什么的...可能是真实，也可能是虚拟的，我明明就知道能够感受到的，能够考虑到的都是真实的，可是...”

低着头的桐人，脸上浮现出哀伤的表情，莉珐在一旁看着他的侧脸。

总感觉这个表情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为了消去脑中的既视感，她猛地摇了几次头。

“不，不是这样...我，我才要说抱歉呢。那个...那个啊，你是这么努力帮助我还有シルフ族，ALO并不单单是个游戏，自己明明是很清楚这些的...”

——包括ALfheim Online在内的VRMMO-RPG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游戏，无论是何种玩家都有着可以去挑战的东西存在。最近莉珐越发地体会到了这点。

挑战这个词，与其说是夸大，不如说是矜持的说法。玩游戏的话，肯定都是想获得胜利的。有时将敌对种族玩家逼到进退维谷的地步，有时又会在正面的对抗中被打得一败涂地。

这种时候，究竟会认真奋斗到何种地步，或者是失败了仍然不气馁。这些都是游戏的挑战。如果是以前的平面显示器，可以通过指令输入完成打击命令，但假想体的表情却不会有任何变化，失败后可以通过输入一些不甘心的颜文字进行交谈。而现在，FULL DIVE环境下的假想体，可以完全再现玩家的感情。懊悔的时候留下眼泪也是能实现的。

因为讨厌被别人看到自己的那种表情，有很多玩家会在状况稍微恶化的时候笑着投降，在败北的瞬间登出。对于莉珐来说，她也是尽可能地不想让他人见到自己哭泣的样子。

但眼前的这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のスプリガン少年，就好象完全没有以上思考回路一样。在鲁格路回廊遭到サラマンダー的袭击陷入危机关头时，和尤吉恩将军的魔剑战斗陷入僵局时，他总是毫不隐晦愤怒和懊悔，而是奋斗再奋斗，从而最终获得了胜利。如果认为这个世界单单只是游戏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到的。

“...我说，你.....”

——来这里之前，是在玩什么游戏？现实中是个怎样的人？

就在要问到这些的时候，莉珐突然停止了。VRMMO中要询问其他玩家现实中的情况，只是有在关系很好的人之间才能进行的。

莉珐对着歪着头的桐人，没什么事，并摇了摇头，微笑起来。

“...那就让我们和好吧。我玩到什么时候都没关系的。学校方面都是自由登校的。”

说完，莉珐伸出右手，“这样啊”桐人笑了起来，伸出了手握在一起。莉珐不断地摇着头以掩饰自己害羞的样子，桐人肩膀上的唯像是察觉到了似的笑了起来，这让莉珐的害羞感干脆变成了羞愧感。松开手之后，尖尖的耳朵早都变得通红，莉珐随即将脸偏到一旁。

两人乘坐的象头邪神，好像根本不在乎背上发生的事情一般，仍旧继续前行着。不经意间莉珐看了下前进的方向，一瞬间忘记了脸庞上的火热感，眉头紧锁。

“怎么了？”

莉珐向前伸出右手回答道。

“我们可是要以西边或者南边的楼梯作为目标的哟。但是这孩子，好像完全是朝的相反的方向前行...你看。”

顺着莉珐指的方向看去，昏暗中慢慢地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城堡的影子。圆弧的Yotsunheim天盖上倒挂着一个锥形的建筑物。复杂的分支组成一网状结构的东西，被巨大的冰柱包裹。

远近特效的雾气程度判断，大概距离还有十公里，那巨大规模完全打乱了人的距离感。冰柱中的几个光点周期性的变黑，再逐渐发光，开起来极其壮丽。

“...冰柱周围的那些蜿蜒起伏的东西是...”

“我只在照片中见过...那就是世界树的根...”

“诶...”

莉珐侧目看了下眯起眼睛放出锐利光芒的桐人，继续解说道：

“贯穿ALfheim地面的根，从Yostunheim的天顶处垂下。这也就是说，邪神所在的位置并不是Yostunheim的边缘地带而是在正中央。”

“这样啊...——世界树是这次我们履行的最终目的地...难道那里没有从树根部直接到地面的通道存在吗？”

“我也没有听说过啊。第一，你看，最长的根部也只垂到天井和地面的中间处。那里距离地面也至少有两百米的距离，而且这里不能飞，那个高度是绝对无法到达的。”

“这样啊……”

一声叹息后，桐人马上又笑了起来。

“嘛啊，如今也只能交给这个象鼻虫【ゾウムシ】，或者叫做大王具足虫【ダイオウグソクムシ】了啊。我们究竟是会被龙宫城热烈迎接呢，还是说会成为他们的早餐这些就都不清楚了。”

“等，等等啊。你说的大王什么的是什麼啊。刚才你不还是说大象，水母什么的吗？”

对于莉珐这刻薄的反击，桐人的眉毛意外的上扬了一些。

“诶，你不知道吗？别名叫做シャイアント-アインボッド…是生长在深海的底部，和团子虫【ダンゴムシ】比较类似…”

莉珐抱着身体，不断抖动着，并用很快的语速打断了桐人的话。

“我知道了，给它起个名字吧，名字！要可爱一点的！”

身体下方如同馒头一般，隐藏在身体前方圆圆的头部，大象一样的名字…桐人拼命思考着。ユウゾウ…不行…ゾーリングン…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想不出来…

“那就叫冬奇【トンキー】好了！”

桐人一下子说出这个名字，让莉珐当时愣了一下。确实这名字是很可爱，不过究竟是怎么想到的呢。——不对，大象冬奇，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

翻寻了一下记忆深处，答案顿时明了了。这个名字是小的时候，在家里读过的某本图画书中的大象的名字。那是在以前大战的末期，动物园下达了处分所有猛兽的命令，饲养员极度悲痛地将饲料中投放了毒药，但聪明的大象却根本不吃，最后就这样饿死了，当母亲读到这里的时候，自己早就泪流满面了。

“…我感觉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怎么吉利啊。”

莉珐小声地说，桐人尴尬似的低下了头。

“可能是这样吧。不知怎么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个名字。”

“诶，你也看过那本图画书啊。算了，就这个吧。就叫这个吧。”

莉珐拍了拍手，随后抚摸起邪神身上的短毛。

“喂，邪神先生，你从现在开始就叫做冬奇了。”

当然怪兽没有任何回应，没有拒绝就可以理解为接受了这个名字。假如用驯化技能将这个邪神变成宠物的话，系统上是可以进行命名的，即便是ケットシー族中的佼佼者，也没听过有哪个成功驯化了邪神。

坐在桐人肩膀上的唯，跟着莉珐，拍着手对着比自己大了几百倍的巨型邪神叫喊道。

“冬奇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哟！”

不知道是不是偶然，邪神头部两侧的耳朵或者说是鳃稍稍地晃动了一下。

命名为冬奇的象水母，沿着冻结的河流继续北上。

在此期间，不只一两次与徘徊在其它地区的邪神近距离接触。但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邪神有的如同木桩一般直立在原地，有的则只是在山丘上目送着冬奇，随后就这样离去了。

它们可能是将莉珐两人看作是冬奇的附属物了也说不定。那么三脸巨人又为什么要袭击冬奇呢，此疑问顿时出现在脑海中。原因什么的暂且不说，移动过程中擦肩而过的那些邪神，全部都和冬奇一样，外形与人类的形态相距甚远。

为了请教一旁的桐人的看法，莉珐转身过去，什么啊，スプリガン少年居然毫不理会周围的状况打起了瞌睡。莉珐再次握拳，想给予迎头一击，但最后却捧起了冬奇背上积攒的雪块。

趁雪球还没有融化消失，莉珐赶紧将其从桐人背后的领口处塞了进去。

“好冷！！”

突如其来的寒冷感，让桐人发出奇怪的叫声并跳了起来，莉珐对他道了声早安后便询问起刚才的问题。スプリガン挂着一副不甘心的表情一段时间后，思索般地说道：

“...也就是说，邪神之间也是这样，人形的家伙经常和兽形的同类发生争斗.....”

“可能是这样吧...有可能，那个人形的家伙只是袭击冬奇的伙伴也说不定...”

Yotsunheim地域是在一个月前的服务器升级中才加入的，因为其困难的难度几乎没有什么人踏入这片区域。刚才的状况居然会是某个事件开端，莉珐和桐人应该是所有的玩家中最先发现这个情况的。如果是普通的邪神狩猎团队发现冬奇和巨人相互争斗的话，一定会在一旁观望，待冬奇被干掉后再去挑战巨人——事件一定会朝着这样的剧情发展下去的。

“嘛啊，知道这些的也只有冬奇以及这个事件的设计者。我们只能顺其自然了。”

说完，桐人转过身躺了下来，双手作枕头，两腿翘起。从肩膀上飞起的唯也在桐人的胸口处躺了下来，摆出同样的姿势。看着这放松过了头的两人，莉珐不由得叹了一口气，如果再睡着的话这回就要让他尝尝冰冻系魔法的滋味，下了决心后，她看了看视野下方的时间。青白色的数字不知不觉中显示出了三点的字样。

至今为止，不管多么晚莉珐也会在两点的时候登出的，但现如今前方全部都是未探测领域。看来我也要通宵玩网游了啊，怀着复杂心情的莉珐，轻轻地抚摸起冬奇背上的短毛。

这个奇妙的邪神，像是完全不理睬背上的事情似的，仍按照一定的步伐前行——

就在其爬上冰雪覆盖的山丘后，却突然停了下来。

“呜啊.....”

莉珐来到冬奇的头部附近，朝前方看了看后，不由得地发出感慨。

洞穴。

而且规模非同一般。一个巨大的垂直洞穴出现在了前方，由于青色的雾气无法判断其直径的准确数值。陡峭的崖壁被厚厚的冰雪所覆盖，由外部通透的白色变成水蓝色，青色，蓝色最后过渡成漆黑色泽。不管怎么观察，底部都被浓厚的暗色所笼罩深不见底。

“...掉下去了，那该怎么办啊....”

桐人稍微有些紧张地说，回到肩膀上的唯，严肃地回答道：

“我有权限进入的地图数据库里，没有关于底部构造的信息。”

“呜啊，就是说这是个无底洞喽。”

聚在一起莉珐和桐人一同下滑，想到从冬奇的背部顶峰处回到原处。但在这之前，咔嗒，邪神的身体动了起来。

——难道，它想把我们扔到那个洞穴里去吗！

莉珐内心叫喊着，所幸邪神并不是那种恩将仇报的家伙。它将二十根触脚朝内部折叠，背部保持水平，慢慢降了下去。

数秒后，冬奇身体下部接触到了雪面。咻咻，它低声发出啼叫，将长长的鼻子也缩到身体内侧，蜷成一团——就这样完全不动了。

“.....”

莉珐与桐人面面相觑，小心翼翼地从它的背部滑了下来。

走出数步后，回头望去，趴在那里的并不像是大象也不像是水母。而是一个脚，头，都收纳到身体下方，静坐在那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馒头。

“...这家伙，究竟想做干什么啊...”

桐人发愣般地低声说道，身旁的莉珐则走上前去，敲了敲冬奇身上柔软的毛皮。

“喂，冬奇。你想把我们怎么样啊？”

没有回答。莉珐加了些许力道再次敲了敲，右手的敲击感发生了变化。两人乘坐时冬奇身上那种如同橡胶般弹力触感的身體，现在变得十分僵硬了。

难道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吗，想到这里莉珐匆忙将耳朵贴到冬奇的身体上。其身体略微有些深的地方，可以听到的咚，咚，的带有规律的重低音，随后莉珐将脸从冬奇的身上移开。

看来还活着。黄色的指示框上显示的HP也从之前与三脸巨人战斗的负伤状态，回复到了满血的状态。

“难道这家伙...只是睡着了吗？我们还在彻夜奋斗呢？”

就在莉珐发牢骚，轻轻地拽了拽冬奇腹部的皮毛的时候，身后的桐人高声呼喊道：

“喂，莉珐。看上方啊，很棒的哟！”

“诶...？”

莉珐抬起头，确实上方的风景可以用很棒来形容。

从远处就可以看见的呈倒锥形的世界树的根，现在正在头顶处。包裹着黑色的根部的巨大冰柱的直径，恐怕和眼下的垂直洞穴差不多。仔细观察的话，冰柱的内部像是有着什么构造似的。里面有着多重通路以及广阔的空间，点亮的火把透过冰层发出青绿色的光芒。

“真的是，很棒啊...如果那些都是属于某一处地下城【大概就是暗黑中的多层打怪点吧】的话，那毫无疑问就是ALO里最大的规模的哟.....”

莉珐发出惊叹，无意识地伸出双手。冰柱的最下方和地面之间有着两百米以上的距离。即使是可以在地下飞行的インプ族，也无法飞到那里。

“怎么样才能到达那里啊.....”

桐人低声问道，就当他要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

肩膀上的小妖精大声地叫道：

“爸爸，东边有其他的玩家正在靠近这里！一个人...不，后面还有....二十三人！”

“.....！！”

莉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二十四人。这明显就是狩猎邪神而集结的团队啊。

本来莉珐两人是希望遇见这种团队的。如果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成为伙伴的话，就能从地下城的阶梯那里重返地面，逃离此处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了。

但是，在如今这个状况下，这些玩家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说——

莉珐咬着嘴唇，盯着东侧方向，数秒后，听见了沙沙的脚踩雪地的声响。如果不是听觉灵敏的シルフ族的话，这种音量是根本无法听

见。但却无法看到他们的身影，大概是使用了隐形魔法。

莉珐将手高举，准备咏唱识破魔法。但在这之前，十米开外的空间如同水膜一般开始扭曲，一名玩家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是名男性玩家。白里透着点青色的皮肤，稀薄的水色长发。毫无疑问是水妖精。身体上穿着鱼鳞透雕模样的灰白色盔甲，肩上斜挎着一把小型弓。

这男子大概是负责侦查，索敌的职务，高等级的装备，优雅的举止，仿佛告诉别人该玩家不是一般的人。

一副尖锐相貌，眼神中透着犀利目光的这个侦查男子，向前踏出一步，用威吓的语气对着莉珐说：

“你们几个，那边的邪神，究竟是杀还是不杀？”

当然，他指的就是莉珐他们身旁的蜷缩成一团的冬奇。

犹豫的莉珐没有做出回答，那男子的表情变得更加危险，继续说道。

“如果要杀的话就赶紧攻击吧，如果不想的话就赶紧离开这里，不然可是会被我们的范围攻击波及到的。”

说完这话，男子身后，传来了许多脚步的声响。看来本队已经到达了这里。

如果他们是在中立区域由不同种族混编而成的团队的话，就还有希望.....

但事与愿违，越过雪地出现的二十多名玩家，全部都是白肤青发的人。也就是说，这个狩猎邪神的团队，是从遥远的东方“三日月湾”赶到这里的ウンディネー的精英部队。

如果是“脱领者”组成的混编部队的话，可能会放过身份相同的シルフ和スプリガン，也就是莉珐两人。但如果是ウンディネー单一编成的队伍的话，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杀掉其他种族的莉珐、桐人的话是能加算名誉点的。况且还只有两人，想当然的是会被当作猎物的，而像刚才那样说出这些警告的话语还真的是要谢谢他。

——但是，只有现在，是不能退缩的。不能让他们杀掉把自己当成伙伴的冬奇。

心中默念着的莉珐，站到了青发男子和冬奇的中间，护着冬奇，低声地说：

“...你们既然知道这样是不礼貌的行为。那就把这个邪神让给我们吧。”

听到这些话的男子，以及后面走来的大部队，都苦笑了起来。

“在下级猎场也就算了，在Yostunheim这个地方居然也能听到这种台词啊。‘这个地方是我的’什么的，‘这个怪兽是我的’这些不明道理的话语啊，既然你们能来到这个地方，那么多少也应该知道些规则吧。”

男子的这番话不如说才是正确的。反倒是，提出这种领地，怪物占有权的莉珐才是不对的行为。如果是与怪兽交战的话，优先权倒是存在的，但现在冬奇完全蜷缩在一旁，ウンディネー要攻击的话，莉珐是没有权利干涉的。

紧咬嘴唇，低着头的莉珐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此人便是桐人。

莉珐紧张地咽了咽口水。难道他会像和尤吉恩将军对峙的时候，做出一些蛮干的事情吗，或者是一一想和对方交战吗。想在这么多的对手面前，拔剑相向吗。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胡来的事情。眼前的这二十四名在Yotusnheim进行狩猎的玩家，全员都应该是极其老练的人。其实力应该比在鲁格路回廊里遇到的サラマンダー的部队要强不少。只要看到对方重战士的铠甲，魔法使的法杖上闪耀的华丽的光泽，很容易就能做出此推断。

但接下来桐人的行动，却完全出乎了意料。

黑衣のスプリガン没有将手放到大剑处，他深深的弯下腰，低着头。

“拜托了。”

话语中流露出的语气也是极为认真的。

“...虽然指示器是黄色的，但这个邪神真的是我们的伙伴...不，是朋友。我们就是不想让遭受这种待遇，才一直跟到这里的。我们会一直跟着它到最后的。”

说完这话，桐人对着男子深深的鞠了一躬，青发男子闭上了眼睛，随即又马上睁开。

接下来他的脸上出现了一一至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大的冷笑。他身后的团队想都没想也跟着笑了起来。

“喂...喂喂，你们，真的是玩家吗？不会是NPC吧？”

男子双手展开，将笑容收了回去，他摇了摇头，从肩膀上取下了那柄装饰华丽的弓。从箭筒里取出一支箭，架在弓上。

“...很抱歉，我们不是来这里玩的。刚才我们消灭了一只巨大的邪神。很辛苦的才将所有的REMAIN LIGHT全部回收了，才将部队重新恢复成这样。能够狩猎的猎物我们是不会放过的。我现在开始数十个数，请你们离开那家伙。时间到的那刻，我不想再看见你们。——法师队，准备支援魔法。”

男子手一挥，部队最后一排的法师陆续开始咏唱起咒文。各种各样的光效出现，战士们的身体被各式各样的状态增强魔法所包裹。

“十...九...八.....”

为了盖过多重效果音的声响，弓箭手大声开始倒数计时。

莉珐双拳紧握，骨头发出声响，全身强烈地战抖着，对着眼前的桐人大声叫道：

“...撤退吧，桐人。”

“....嗯。”

低声回答后，桐人就这样低着头，沿着无底洞的边缘朝着西侧跑去。莉珐也跟着他一同跑去。身后的倒数仍在继续。

“三...二...一...攻击，开始。”

并不亢奋，很冷静的指示传到耳中，随后。

猛烈的攻击魔法发射声，重装战士一起冲锋发出的金属音交错在了一起。

身后立即传来了连续的巨大爆炸声，脚下的地面也要是摇动。涌到身旁的热风，让莉珐绿色的马尾辫激烈的晃动起来。

在跑出了三十步之后，莉珐和桐人再度回望过去。

战士们的剑，斧，枪一个接一个的朝着冬奇的身上砍去。发出强烈的光效，冲击声响。邪神怪兽冬奇的防御被战士们的高级装备所贯穿，HP正不断地减少。

就这样持续了数秒的物理攻击后，八名战士和冬奇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紧接着是咏唱完毕的第二波攻击魔法齐射，还外加数名弓箭手的箭矢打击。

强烈的爆炸，将即使蜷缩着都有四米高的冬奇的身体完全覆盖。巨大的火柱从下方冒出，将冬奇华丽的毛皮烧焦。HP进一步削减，眼看着十分之一的量就要没有了。

轰鸣声的间隙中，可以听见咻，咻的笛声般的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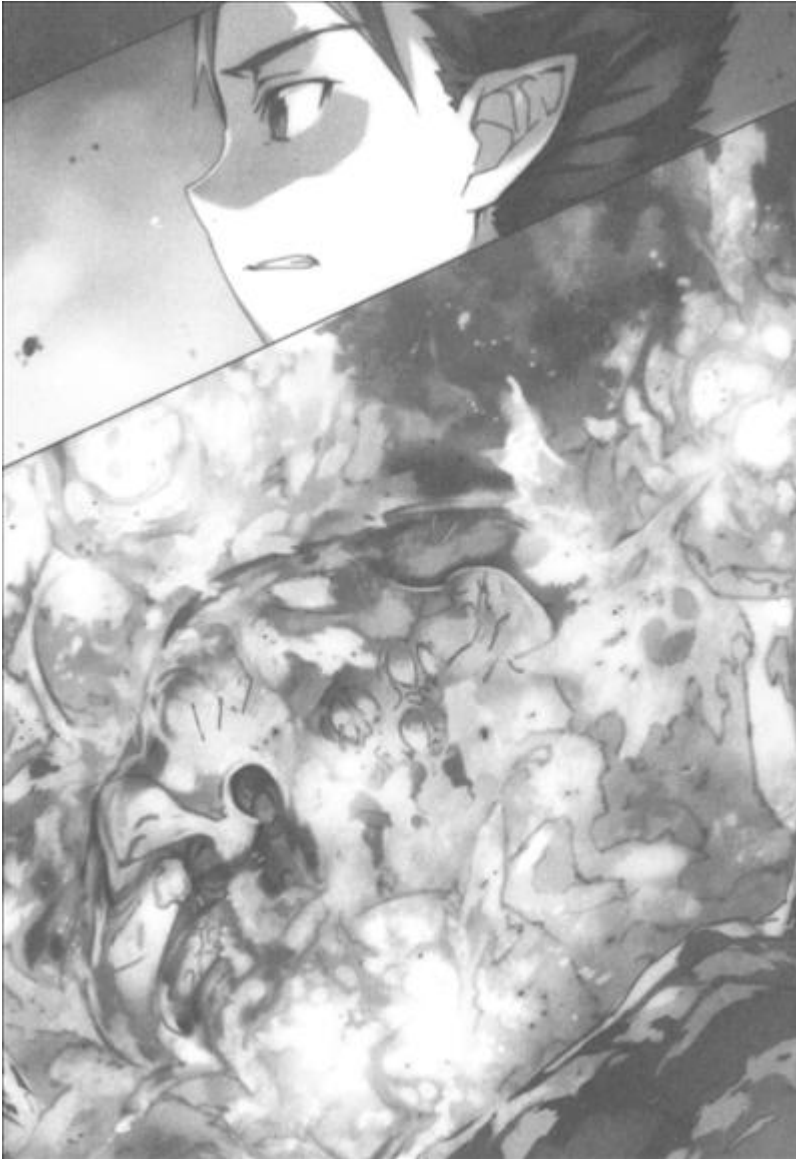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这是冬奇的啼叫声。如今的声音比起和三脸巨人作战时要更加细微，更加惨烈的叫声。

不能继续看下去了，莉珐将脸偏向左侧。

这种直击胸口的光景，还是浮现在她的眼前。

桐人握紧拳头一动不动，从口袋中探出脸的小妖精唯，也紧紧地抓着口袋的边缘。

她那可爱的脸庞也扭曲开来，黑色的眼睛里不断落下豆大的泪珠。看着拼命压低声音，肩膀不断颤抖，哭泣的妖精，莉珐的两眼也热泪盈眶了。



——哪怕那支ウンディネー的部队，是冷酷无情的PK集团也好！

这样的话，莉珐就有憎恨他们的理由了。也就能够和即将死去的冬奇许下这个一定要报仇的约定。

但是现在的他们，只是在行使MMO玩家的正当权利罢了。打倒怪兽获得金钱和经验值，这些都是从上世纪初期TRPG型游戏中得出的RPG的第一要务，经过了数十年的变迁进化成了FULL DIVE型，但这点却没有改变。支配这个ALfheim世界的规则和准则，让莉珐不能对ウンディネー的行为有任何的责难。

但，假如无法守护能与自己心意相通的怪兽一同旅行的约定，那么道德准则又为何物？假如因为这孩子是朋友所以不能杀，如此的话

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又有什么意义呢？

莉珐相信在这个世界里，是有着“灵魂自由”的。她相信在现实世界里很难表达出的感情，到了这里就能展露出来。但是，随着玩家的数值强化，穿上了稀有装备，排名不断的上升，自己的翅膀就越像是被锁链束缚一般。那些ウンディネー也是如此，左边和右边的那些妖精也有是新人的那段时间，当时的他们应该也会认为那些无法动弹的怪兽可爱，并无法痛下杀手的吧。

苦闷的莉珐如同灌铅似的抱着身体一动不动，持续走高的攻击音，相反的冬奇的啼叫声却逐渐变弱，这些声音都连续不断的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冬奇的HP大概已经削减到一半以下了吧。还有两分钟——不，六十秒。

“.... 桐人！”

“莉珐。”

两人几乎同时出声。

莉珐将视线抬起望着黑衣スプリガンの黑色眼瞳，说道：

“.... 我，要去帮忙。”

“我也一起去。”

为了前去阿伦，请你赶紧逃离此地吧，莉珐将这话咽了回去，点了点头。如果两人卷入纷争，可能十秒都坚持不下来。这次行动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如果只在一边旁观，这就违背了莉珐——还有桐人的信念。莉珐两人将冬奇从三脸巨人手上救了下来，之后冬奇又救了他们。即使那只邪神，是遵从服务器某处记载的单纯的代码程序而行动的存在，但只要结下了朋友之缘，连名字都给它起好了，就不能眼看着它被别人杀掉，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玩VRMMO游戏的意义也就失去了。

“... 那个，今天从苏伊露前往阿伦的旅途中又劳烦你帮忙了啊。”

莉珐用很快的速度说道，桐人则将手伸向剑柄，点头说：

“也请你多多关照..... 唯，要躲好哟。”

“是... 是，爸爸，莉珐。那个... 加油吧！”

小妖精留着泪痕的脸藏进了口袋中，莉珐和桐人拔剑出鞘冲了过去。锵！一阵尖锐的声音，ウンディネー部队末尾处，法师队的一人朝着他们投去了可疑的视线。

首先锁定的是防御力低下的法师队。确认了攻击意图后，两人全速前进。脚边的雪花高高飞散，空气也开始颤抖。

一口气将距离缩小的莉珐，在适当的间隔处，双手握着草色的长刀施以大上段攻击。

“呀啊啊啊！！”

猛烈的气势，喀嚓！与锐利的斩击音相重合。化作绿色雷光的刀刃，在后卫左侧的一名法师的肩部处爆炸开来。

斩击的手感却有些不一样，看来ウンディネー身上穿着的浅苍色披风果然是相当稀有的装备，HP只减少了三成左右。紧接着举起法杖的法师的身体处，又挨了一记闪耀着漆黑之光的一文字横斩。仅仅相差一点时间，咚咔！冲击音相互重叠。桐人大剑施展的神速一击让

HP又减少了将近四成。

还没来得及出声就被挑空的ウンディネー，莉珐对他没有手软，施展了连击。手肘，手肘，面部，每一次打击都夺去了其一成的HP，好不容易终于将其变成了零。

随后喷出了青色的水柱，法师的假想体消失了。只剩下了REMAIN LIGHT漂浮在那里，莉珐则调整态势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

此时，埋头一心对着冬奇释放远距离攻击的其他法师们终于意识到了异常。脸上浮现了吃惊的表情，其中一人叫道：

“你...你们是认真的吗？”

“嗯，那又怎么样....呢！！”

莉珐叫着回答道，并从雪地上跳了起来。

不愧是ウンディネー族的精英部队，反应速度也是相当的快。他们果断放弃大型咒文的咏唱，换成了近距离打击的高速咒文。但，莉珐和桐人的突进速度却更加快一些。他们站在可以将两名法师当作盾牌的位置上，交错着施展剑技。后排的法师强行释放几乎是直线轨道型的法术，擦着莉珐两人的衣服飞到了身后。

其中混杂着一二发导航型法术，被击中并皱着眉头的莉珐，借着体重使用突击技做掉了第二名敌人。桐人却早就奔向了下一个目标，他将与身同高的大剑举过肩膀，停留了一会儿，施展出可以切断大地的一击——

突然间，传来一阵声响，声源则是来自射中了桐人左肩的银色箭矢。

转头望去，处在中间距离位置上的领队侦查男，一脸严肃，并架上了第二支箭。他张开嘴，高声命令道：

“剑士队，回来！法师队遭到袭击了。”

之后射出的第二支箭，朝着莉珐胸口处飞了过来。流星一般的箭矢拖着银色的尾巴速度则是十分的快，莉珐根本来不及收回左臂躲闪。咚！伴随着沉闷的冲击音，HP减少了一成多。就在她踩空的时候，犹如激光一般的高压水流魔法又飞了过来，击中了莉珐的右脚。当然莉珐是感觉不到任何痛感的，她不爽地将脸歪了歪。

就在桐人将第三名敌人的HP削减了一半的时候，被不可回避的冰龙卷魔法打倒在地。莉珐靠近，准备使用回复魔法，却发现了法师队员聚集在了一起开始咏唱稍大型攻击魔法。而围攻冬奇的重战士们也一脸凶相的杀了过来。

——到此为止了吗。

攻击，也持续了五十秒了啊。要与这么多人战斗。这样的话，冬奇也一定会原谅自己的。

莉珐闭上眼睛蹲了下来，桐人也是将肩膀垂下，等待着魔法、剑、箭矢将HP扣光的那一刻。

但是，比起攻击音率先听见的却是比起笛声的音色要高数万倍的啼叫声。冰冷的空气带着强烈的震感，远处的雪山也震撼起来，这声音毫无疑问是冬奇发出的，与之前的弱小的悲鸣声有着明显不同。

难道说，它还是死了吗。这么想的莉珐，将苦痛的脸转向山丘上方。

看到的是椭圆型的身體上，刻着许多深深的痕迹。这些印记不断延长，并相互连接在了一起。

“啊……”

莉珐小声地说，她已经想到了黑色的鲜血从无数的龟裂中喷出的光景。

但是——

喷溅而出的，却是刺眼夺目的纯白色光芒。

KUWAAAN，伴随着尖锐的共鸣声，冬奇的身体开始放射出白色的环状光芒，将ウンディネー的剑士，弓箭手，法师全部笼罩。这时，覆盖在他们身上的支援魔法的能量，以及咏唱放出的攻击魔法的特效全部都化作烟尘蒸发了。

...范围解咒能力！

这是一部分高等级BOSS级怪兽才持有的特殊能力。就最下级的堕落邪神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也太强了。不管是莉珐，还是桐人，以及二十二名ウンディネー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时间都呆在了那里。

许多目光都集中到了一起，冬奇那充溢着白色光芒的身体，无声音的四散开来。不，不对。剥落下来的只是一层厚厚的外壳。留下的那发光的物体，犹如螺旋状的尖塔一般向上伸出。

这座需要抬头仰望的高高屹立着的光之螺旋塔，开始旋转脱落。

白色呈放射状的光芒范围变得更加宽广，从那里面出现了四对八枚翅膀。

“...冬奇...”

像是听到了莉珐的声音似的，从翅膀的根部，一张和之前一样的大象般的脸抬了起来。将长长的鼻子高举，大大的耳朵也在不断摇摆——

咻咻！再次发出高高的声响，已经不是水母般的邪神，摆动着那八枚巨大的翅膀垂直地飞了起来。

圆圆的身体也变成了细长的流线型。从腹部垂下的二十只下肢，也不是之前的钩爪般的触脚，而变成了如同植物蔓藤般的物体。莉珐注意到刚才还只剩余一成左右的HP槽也瞬间回复成了满血状态。

在十米左右的高度停止摆动的翅膀，毫无预兆的，充满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青色光泽。

“啊...糟了....”

发出声的正是桐人。他猛地抱住莉珐的身体，趴在了雪地上。

就在这之后，冬奇的所有下肢，对着地面持续射出猛烈的雷击。

连发出惨叫的时间的都没有，被雷电击中的ウンディネー们随着轰鸣声都被击飞了。虽然剑士们可以抗下这些攻击，但弓箭手，还有法师中有一些人只中了一击便被打得七零八落。

“退到山丘下方！用密集阵形回复，重新支援！”

侦查部队长重新站起来发号施令，残留下来的二十名队员一齐冲下山去。重战士再次化作墙壁，法师则在身后开始咏唱。

但是，在空中滑翔着追赶他们的冬奇的翅膀，这次则是充满了纯白的光泽。

咕啊啊！一阵声音闪过，可以将一切魔法无效化的光环开始慢慢下降。还未完成的那几个咒文都在空中化作了烟尘。

“可恶！！”

侦查男子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大声叫喊道。他抬起手朝着天空将箭矢连射而出。那些拖着黑色烟尘的箭矢，化作烟幕将遮盖了所有部队的身影。

“撤退，撤退！！”

声音发出的同时，ウンディネー部队排成一条直线逃走了，从莉珐所在的位置可以清楚的看到。那逃走的速度也是十分的迅速，不一会儿青色妖精的身影便消失在了山脊的远处。

当然，如果变化为飞行形态的冬奇的话，要捕捉这些在地面上逃走的玩家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但它却只是发出了胜利的呼喊，舞动着单侧四枚翅膀变更了方向。

就这样慢慢的飞了过来，在莉珐两人的头顶前停了下来。浅白色的象头上的六个玉石一般的眼睛正朝下望着两人。

“.....现在，该怎么办？”

桐人说出了这番在哪里听过的话语。

冬奇则毫无造作的伸长鼻子，回答了他。伸长的鼻子再度将莉珐和桐人缠住，不由分说地抬了起来。果然是这样啊！桐人想道，冬奇则将他们放在了自己的背上，两人又坐了下来。

目光相对的两人，同时将剑收了起来，莉珐又开始抚摸其冬奇的白色毛皮。不知是不是错觉，感觉那毛皮比之前要变得更加的长，更加的柔顺了。

“....不管怎么样，活着就好啊，冬奇！”

莉珐说道，从桐人的口袋中探出头的唯也是很高兴地拍了拍手，说：

“真的是太好了啊！活着就是很好的一件事啊！”

“真是这样就好了.....”

桐人跟着说道，并从上向下眺望。

冬奇在这之后会到哪里大概已经知道了。如果是前往前方中心处的无底大坑的话，事态就会变得更加捉摸不定。但幸运的是，在一声啼叫后冬奇选择的目标是，头顶上方威容的世界树的根部。

被平滑的毛覆盖的翅膀犹如波浪般的拍击着空气，邪神的巨大身体在暗色中缓缓上升。盘旋着向上飞去画出一条巨大的螺旋线，广阔的Yostunheim全境尽收莉珐眼底。

“哇啊.....”

莉珐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她开始环视着这个美丽而又冷酷的冰雪世界。

在这个区域无法飞行，因此从高空看到的这种景色的莉珐两人可能还是头一个。此时莉珐下意识地打开窗口取出拍摄道具，握在手中。视野中的景色能够通过截屏保存下来，但此时的心情却定是无法记录的。这种悲伤与欢喜，惆怅与解脱混杂在一起组成的复杂心情。

也不知道冬奇是否知道莉珐内心深处的感情，它一改稍微降低速度慢慢旋回上升的做法，再次加强了翅膀的力道。

莉珐他们与上空所见的物体之间的距离，一下子便缩短了。

晶莹剔透的青色倒锥形冰块，以及呈网状包裹着它类似于黑色筒状物的东西。就是世界树的根。

根据距离效果，大概这个巨大的冰柱全长应该有二百米以上。就和在地面上推测的一样，里面被划分成了好几个阶层区域，组成了一个冰的地下城。

莉珐一声不吭睁大眼睛仔细察看，忽然，冰柱的最下方——尖而锐利突出的一端，一瞬间发出了强烈的金色光芒，引起了她的注意。

不管怎样凝视也无法看清。莉珐下意识地抬起右手，咏唱了一个较短的咒文。

手掌前方出现的摇晃的水块，随即变成了一扁平的冰结晶。桐人见状立即将脸靠了过来。

“这是什么啊？”

“远见冰晶魔法。看啊，那个冰晶的尖端，像在发光对吧....”

听完这话，桐人将脸贴近仔细看着这个大大的透镜。视野中央的金色光芒在不断的摇晃，视距则在不断的拉近，终于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图像。

“呜叭！！”

看到这个光亮的真正面目，莉珐发出了不像是少女的声音。

封闭在冰柱前端的是，一把拥有通透的黄金刀身，壮丽豪华的单柄长剑。刀刃上包裹的磷光，微细的装饰，显而易见这把剑就是传说中的武器。不，在这之前，莉珐就已经知道了这把黄金剑的名字。

“圣...圣剑EXCALIBUR哟，这个是。以前曾经在ALO的官方网站上见过其照片...是唯一一把超越尤吉恩将军的‘魔剑格兰姆’的武器...至今为止都不知道其所在地的，最强之剑。”

“最，最强.....”

莉珐的这番惊人的解说，让桐人紧张地咽了咽口水。

封印的剑的上方，可以看到有一座旋转阶梯穿过冰层直通那里。阶梯好像是连接着巨大冰柱的内部的地下城似的。也就是说，如果通过那个地下城的话，就能够入手这把服务器里唯一的一把究级武器。

两名妖精乘坐的邪神冬奇，沿着青色的冰柱扶摇直上，继续上升。视线从圣剑上转移，莉珐抬头看了下前方的景色，一时间确认了两样物体。

首先就是从冰柱中突出的一个平坦的露台。冬奇的飞行轨道正是沿着冰柱的边缘上升。当然在飞行的过程中改变轨道也是极其可能的。

在那上方，被冰层覆盖的Yotsunheim的天盖垂下的是刻有阶梯的树根。阶梯贯穿天盖，延伸到上空。毫无疑问这就是通往地面——Alfheim的脱离道路。

从冰柱地下城伸出的露台，没有持续连接到地面上。如果能飞到露台上的话就有机会得到圣剑，之后只要再爬几层阶梯就好了。

像是得出同样的结论，桐人也想到达那里。他的视线不停地望着露台以及连接着的阶梯。在此期间，首先必须得靠近这个露台才行。还有二十...不十秒，不在此期间内做出决断的话...

两人闷不吭声地继续坐冬奇身上，冬奇则慢慢地抵达了宽广的露台旁，沿着其边缘平行飞行。出于VRMMO玩家本能的冲动，莉珐与桐人的身体同时抖动了起来。

——当然，那两人是不可能飞到那里的。

两人相互望着，都露出了些许害羞的笑容。

“...一定要再来这里哟。和很多伙伴一起。”

莉珐说道。

“是啊。大概这个地下城，是Yotsunheim里难度最高的地点。只凭我们两人是无法通过的...”

“是啊，你，还不够成熟呢！！”

在两人啊哈哈地开怀大笑期间，冬奇毫不理会地通过了露台，继续上升。向下看去，冰之地下城内的四角形的入口深处，有着一个极其恐怖的邪神身影。它和在地上袭击冬奇的那个三脸巨人很相似，是一个更为贴近人形的形态。

恐怕它和这个地下城最深处内Yotsunheim的最强邪神，大概是同一族的。然而冬奇这一部分异形邪神则和它们是处于敌对状态，专门担当运送玩家的职务。正因为这样，那个三脸巨人才要在冬奇羽化之前要将其杀死。

如果加入了那些只会机械性的狩猎邪神的团队的话，大概就不会想到只打倒巨人帮助象水母这个主意了吧。也正是因为只有桐人两人落到了这个地方，才遇到了这个事件，才萌生了这样的感情。

就在进行推测的时候，冬奇已经来到了天盖附近。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组成阶梯的树根的模样。

咻咻...一声啼叫后，冬奇展开翅膀将速度减了下来。漂浮在了空中，伸出长长的鼻子卷住了阶梯附近犹如网状一般的数根，停了下来。

看见眼前摇动着的木制阶梯，莉珐站起身。

很自然地握住桐人的手，来到了最下方的阶梯上。

冬奇在确认了背上的负重消失后，松开鼻子，慢慢向下回转。

此时的莉珐抓住了鼻子的尖端，紧紧握住。

“...我们还会来的，冬奇。在那之前你要好好保重。不要再被别的邪神欺负了哟。”

低声说完后，莉珐松开了手。接下来桐人也握住了象鼻，最后口袋中的唯也伸出那小小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象鼻上的体毛。

“我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哟，冬奇。”

妖精微笑着说出这番话，邪神则用PURURURU的喉声回答了她，随后将翅膀依顺排好。

就这样以很快的速度下降而去。身影逐渐变小。

在羽毛闪耀出最后一次光辉后，这头不可思议的邪神的身影融入了Yostunheim的昏暗夜色中。今后一定不会再有欺负它的家伙了，它一定能在天空中无忧无虑地度过。有朝一日，当莉珐再次在这个洞穴前呼喊它的名字的话，一定可以再次乘坐到它的背上的。

莉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望着桐人的脸，笑了。

“好了，出发吧！大概，前方就是阿伦了哟！”

听完这充满朝气的话语，桐人伸了个懒腰回答道：

“好，那我们就赶紧前进吧。...还有啊，莉珐，上去之后，圣剑的事情可要保密哟。”

“真是的，刚才的语气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大事呢....”

黑衣スプリガン轻轻地耸了下肩，握着莉珐的手，攀爬起这个巨大树根组成的螺旋阶梯来。

不到三分钟便从巨大的蚯蚓体内转移落到地底。靠自己找到回去的通路却用了很长的时间。两人顺着这个被发光蘑菇照亮的阶梯向上

前进，数楼梯的做法也早早放弃了，差不多经过了十分钟左右——终于，前方出现了一丝光线。

莉珐无言地与桐人的视线相交，这恐怕是最后一层了。两步当作一步走向前突进，将头率先冲进这个敞开着的木墙。

砰！木墙的前方是，一个长满苔藓的石制阳台。两人就这样向前摔去，屁股落在了石地板上。

瞬间闭上双眼的两人，抬起头慢慢睁开眼，出现在眼前的是——极为美丽，庄重的积层都市的夜景。

犹如古代遗迹一般的石头建造而成的建筑物，纵横相连。黄中的火光，青色的魔法光，桃色的矿物灯光排列在一起，就像是洒在夜色中的星辰一般。灯火下方车水马龙的玩家的外形也是大小胖瘦没有一点统一感。此处的妖精是由九个种族均等组成的。

望着这样的夜景一会儿后，将脸稍微抬起。

在浓郁的夜空中，可以确实看到枝叶的形状的身影。

“.....世界树.....”

桐人低声说道，听到这话的莉珐望着身旁的桐人，说：

“....没错。这里就是阿伦哟。是Alfheim的中心。世界最大的都市。”

“啊啊.....我们，终于来到这里了啊。”

桐人点了点头，唯也从口袋中探出了脸，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哇啊....我还是第一次到有这么多人的场所啊！”



莉珐也是这样。离开种族的领地，成为一个自由冒险的玩家，也是她之前从未想过的。

三人坐在阳台的边缘处，继续望着这个喧闹的巨大都市。

不一会儿，一个厚重的声音，将莉珐他们的思绪打断。紧接着一个女性的声音从天而降。这是每周一次早上四点的定期维护的通告，是告诫大家服务器即将关闭的通知。莉珐以前一直没有持续登录到现在的时间，所以这个声音她也是首次听见。

昨天开始这还是第一次啊，想到这里，莉珐两腿向前一蹬，站了起来。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们找个宿屋登出吧。”

桐人也站了起来，点了点头，问道：

“维护一直到什么时候？”

“到今天中午十二点。”

“这样啊……”

轻轻眨了眨眼，桐人下意识地望了望上空。

在那之上，遥远而高耸的世界树朝着四方伸展着其枝叶。

桐人的黑色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嘴巴也微微地动了动，莉珐此时才想起了这个少年来ALfheim的目的。

他是要与世界树上的某人相会才来到这里的。

究竟那人究竟是谁呢。是任务里中的NPC吗，还是运营方的职员，或者是……

就在莉珐继续思考前，桐人又恢复了以往的表情，说：

“去找宿屋吧。我现在已经很穷了，找那些不怎么豪华的地方就好。”

“…谁叫你装酷，把所有的财产都给朔夜了啊。至少要留住宿的钱啊！”

莉珐甩去刚才的思绪，笑了起来，对着桐人口袋里的唯问道：

“你爸爸就是那样子，附近有便宜的宿屋吗？”

导航妖精紧皱眉头，像是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似的凝视着世界树，随后又露出了笑容，回答道：

“有，那边好像有一个超级便宜的地方哟！”

“超，超级便宜……”

桐人毫不理会僵硬在一旁的莉珐，啪嗒啪嗒地跑动起来，见状的莉珐也只好紧跟其的身后。

明明夜已过三更，睡意强烈，但莉珐却感到有些心绪不宁，她再一次地抬头望向世界树。

想当然的，除了遥远的夜空中枝叶，其余什么也没有。

亚丝娜/结城明日奈，在二〇二五年一月的现在，正处于双重意义上的囚禁之中。

第一重监禁就是将其围困的黄金笼格。是一个放大到可以关进人的尺寸，极为优美与奢华的鸟笼，而且无论用怎么样的方法都无法破坏。

这些直径全部为一厘米的笼格，不是用金属而是用数据组建而成的假想3D物体。并且系统上赋予了“无法破坏”的属性，所以即使是用大锤来敲击，表面都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第二重监禁就是，亚丝娜的意识已经处于深睡眠，被囚禁在假想世界内。

这个名字叫做“ALfheim Online”，简称ALO。是由雷克特集团所运营的，大规模假想网络RPG——也就是常说的VRMMO游戏。

在这个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ALO网络游戏中，数万名普通玩家正花钱享受着游戏带来的乐趣。但此游戏背后，却因为一个男人的邪恶用心，正进行着一项大规模的非法，非人道的计划。

运转ALO的主干系统，就是二〇二二年到二四年震撼日本的“SWORD ART ONLINE”的系统副本。

开发、运营SAO的企业阿卡斯，让一万名老幼男女被囚困在假想世界中，并造成了百分之四十人员的死亡，因为这个恐怖事件的余波冲击，最终破产了。SAO服务器的管理与维护就委托给了实力雄厚的电子机械制造商雷克特旗下的FULL DIVE技术研究部门。身居要职的这个男子，利用主干系统的副本成功开发了ALO，并成立了子公司来运营，后在SAO这个死亡游戏通关的那一刻，将本应即时解放的SAO玩家的一部分，三百名玩家的意识绑架并监禁到了ALO的服务器中。

该男子的目的就是，利用三百名玩家的脑部作为实验台，使用FULL DIVE系统来研究操作人类记忆以及感情的技术。

亚丝娜的意识也因为这个原因被囚困在了ALO里。其假想体被囚禁在挂在世界树树枝下方的鸟笼中，而且此处的高度是其他玩家绝对无法到达的。男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现实世界中的亚丝娜继续昏睡，从而成为她的丈夫，进而成为亚丝娜父亲也就是雷克特最高经营责任人结城彰三的继承者。SAO事件解决过后两个月的今天，这些目的几乎都达成了。

这个男人叫做须乡伸之。

他的另一个名字，就是Alfheim的支配者，妖精王欧佩隆。

利用很辛苦才取得的开锁密码，亚丝娜终于来到鸟笼外，一边看着左侧现已沉入圆弧般的地平线的夕阳，一边慎重地前行。

由世界树的枝干刻画而成的通路十分的宽广，底部的墙壁以及地面上都雕刻着精致细腻的木纹样式，和左右侧伸出的幼芽做成的扶手配合得天衣无缝，完全给人一种幻想的氛围。即使在周围还配置了时而探出脸的小型野兽以及小鸟这些活动的物体，但还是让人确信这里就是游戏的内部。

难道会有怪兽出没吗，亚丝娜怀着充分的警惕心前行，终于在一个树叶组成的门帘处看到对面一个像是世界树本体的巨大墙壁。树枝与树干结合的部分处开着一个树洞一般的黑色洞穴入口，小路延续到其内部。下意识地减轻脚步声，小心翼翼地靠近洞穴。

来到树洞前，椭圆型入口本身虽然模仿成天然的树木形态，但其内部矩形大门却毋庸置疑很明显是由人工制造【译者注：就是没有模仿成树木，而是和现实的大门相同】的。上面没有类似于把手一样的东西，只有一个触摸屏样的金属板安放在一旁。亚丝娜祈祷着不要上锁，并用手指碰了碰金属板。

门无声地向右滑开了。在确认了内部没有人之后，亚丝娜用很快的速度溜了进去。

内部由一条纯白的直线通路直通深处。光线昏暗，只有些许橘红色的灯照着周围这些冰冷的墙壁。和外部完美的装饰成树木的样式不同，这里的物体像是没有时间去打理一样，所有的物体没有一丝装饰。

就好象是从游戏世界突然来到官方书库一样。白色的地板不断的将冷气从亚丝娜的脚底传遍全身。这种感觉，就如同攻入敌人的大本营一样，亚丝娜很快便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

须乡伸之，和茅场晶彦不同，是个被另一种狂气支配的男人。

明明是企业的一员，他却利用自己的这个立场，囚困三百人的脑部，进行危险的人体实验，这种精神状态非同寻常。他行动的动力，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想得到许许多多东西，这永无止境的欲望就是他行动的根源。从小时候就和他待在一起的亚丝娜很清楚这点。

须乡现在已经拥有了亚丝娜身心的一部分，他要得到对方的全部才能感到满足。要是让他知道亚丝娜已经凭借自己的力量逃脱鸟笼的话，一定会让他发狂的。他可能会给予亚丝娜最大限度的屈辱，并将其当作活祭品进行研究也说不定。想到这里亚丝娜的膝盖就像失去了力量一样。

但从这里折回，再回到鸟笼的话，就等于是亚丝娜真正的屈服了须乡。如果换作桐人的话，他一定不会停止不前的。即使手上没有任何武器。

亚丝娜很努力地挺直了背，望着道路的前方。拖动如同铅块一般的向前踏出一步。只要踏出这一步，就不能再停下来了。

可能前方的通路是没有尽头的吧亚丝娜想道。上下左右的金属板上也没有任何的划痕，根本无法弄清现在究竟是不是在前进。亚丝娜依靠着天井上时而出现的橙红色灯光继续朝前走，在看到正前方出现了两扇门后她下意识地舒了一口气。

这门和之前见过的几乎一模一样。再次用手指触碰了下金属板。门无声地滑开了。

此次通路朝左右方向延展，和之前的道路没什么不同。亚丝娜泄气地穿过那扇门。令人吃惊的是，数秒钟后自动关闭的那扇门瞬间便毫无痕迹的消失了，和周围的墙壁融为一体。亚丝娜慌忙地到处触摸，但却没一点开门的迹象。

亚丝娜耷拉下肩膀，只好忘记这扇门的事情了。反正自己也没打算回去。她抬起头，左右张望起来。

这回的通路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弧形。考虑一会儿之后，朝着右侧迈出脚步。

脚底发出细细的声响，亚丝娜继续前行着。推测感再次变得十分怪异，难道已经绕着圆形通路转了很多圈了吗，正当亚丝娜想着这些的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墙壁之外的东西。

弯形过道内侧，浅绿色的墙壁上，贴着一个像是海报一样的东西。走到跟前确认后，发现像是该场所的介绍图。亚丝娜目不转睛地看着图上的标示。

长方形的物体上侧，用枯燥的字体写着“实验室全图 楼层C”的字样。下面则是一个简单的绘图。看来真圆形通路三层阶梯相连接，而现在的位置是在最上层似的。

亚丝娜现在所处的楼层C，除了圆形通路之外没有别的。刚才通过的那段很长的直线通路这里没有任何标示。但在下方的楼层B，以及更下方的楼层A，在圆环通路的内侧表示着各种各样的设施——“数据阅览室”，“主监视室”，“假眠室”等等。

楼层间的移动，是通过地图上圆环顶部标示的那个电梯进行的。俯瞰图上这三个圆形的楼层是通过一条竖线连接的，而这个竖线还在继续向下延伸。

顺着电梯的竖线，向下看去，在最下方有一个宽广的房间。看着上面标示的文字，亚丝娜不寒而栗。上面写的文字是“实验体保存库”。

“实验体……”

亚丝娜低声念叨着这话，口中苦涩的余味全部消失殆尽。

毫无疑问这里就是须乡的非法研究设施。如果将研究全部都在假想世界中进行的话，确实是比在公司中进行要来得更为隐秘。如果秘密被发现的话，只需要用手指一按就能将所有的设施消除，连一张纸片也不会留下。

然而这个设施的用途，从实验体这个单词上就能知道其含义。就是将须乡绑架而来的那些SAO的老玩家，把他们的精神，通过某种形

式，囹圄并收容的地方。

亚丝娜默默的思考了一会儿，之后转过身继续沿着弯曲的道路前行。快步前行了数分钟后，终于在通路的左侧，伪装成外墙的滑门毫无声息地再次出现了。旁边的金属板上，浮现出了一个倒三角的按钮。

深吸一口气，用手指触碰了按钮。随即门向一侧滑开，出现了一个直方体的小房间。亚丝娜走到里面，转过身体，一个与现实相同的操作盘进入了眼帘。

查看了一会儿，亚丝娜按下了四个按钮中最下方的那个。门关上了，一种让人吃惊的轻微下落感传遍这个身体。亚丝娜乘坐的这个电梯，朝着假想大树的深处静静地落下，数秒后，伴随着假想的减速感，电梯停了下来。之前一直什么都没有的墙壁上纵向出现了裂缝，随即出现了一纯白的大门，向两侧打开。

亚丝娜用尽可能轻的动作，朝着门外迈出脚步。

眼前出现的是，和上层同样的枯燥构造，一条笔直的通路延续到前方。在确认了没人之后，亚丝娜又开始了前行。

欧佩隆给予自己的衣服只有薄薄的一件连衣裙，虽然有点不放心，但光脚的这点还谢谢他。如果穿着鞋子的话，应该会不可避免的发出一些音效。曾经在SAO的时候，为了让怪物不注意到自己，而从后方偷袭，就曾冒着防御力低下的风险，光脚作战。

除了实战，在阿鲁卡特的废墟地区，也和桐人，克莱因，利兹玩过许多次突然袭击游戏，本来亚丝娜就是轻装，因此在不发出声响接近对方这点十分拿手。但对桐人进行背后偷袭却一次都没有奏效过，有一次干脆光脚试着接近他，却在最后举起木剑准备进攻桐人后脑的一瞬间被他察觉并躲避了过去，之后自己的脚却被他抓住不停的搔痒，当时自己笑得都快断气了。

比起在现实世界毫无容身之处，自己真想回到那个时刻——这种念头不由得浮上心头，想到这里亚丝娜的眼泪就流了出来，随后她摇了摇头，将悲伤的情感拂去。

桐人还在现实中等着我。唯一能够容纳自己的地方就是他的怀中。为了达成这个心愿，现在就要继续向前。

通路并不那么长。步行期间就能因为道路平坦可以看见前方的大门。

如果上锁的话，就回到上层的实验室去找控制系统，想着这些亚丝娜来到门前，出乎意料的是门无声地朝着左右打开了。里面射出强烈的光芒，让亚丝娜不由得眯起眼睛。

“.....！？”

看着内部的构造，亚丝娜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个极为宽广的空间。

或者说是一个超大的，纯白的比赛场馆。左右以及深处垂直的墙面，极其得遥远，由于没有任何装饰因此无法通过距离感来判断。天井的一面发出白色的光芒，同样是白色的地板上——摆着一些密密麻麻，整齐排列的短柱子样的东西。

确认了视野中没有活动的物体，亚丝娜小心翼翼地朝着内部进发。

这些柱形的物体，亚丝娜从一旁望去，大概有十八列。如果这里的空间是正方形的话，那么全部的柱子数量应该有十八的平方，差不多三百左右。她强忍着内心的恐惧，慢慢靠近。

地板的高度大概与亚丝娜的胸部平齐，白色的柱子就立在上面。柱子很大，差不多需要两手环抱才能抱过来。平滑的表面，透过那细微的缝隙好像可以见到有什么东西漂浮在里面。那东西不管怎么看——都是人类的脑髓。

尺寸比实物要大一些，色泽也和实物不同。是由青紫色半透明的材料构建而成。作为建模来说是非常精致，与其说是全息摄影不如说是蓝宝石加工而成的雕像。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通透的脑部许多地方都有着周期性发出光芒的筋络般的东西在走动，消失地时候则散发出彩色的花火。就像是几根极细的线香花火组成的花火束发出的光芒一般。

亚丝娜皱着眉，继续在一旁观察着，发现呈放射状走动的光之网络的一部分，突然间跳动变得强了一些。末端的火花也由黄色变成了红色，不断地闪灭。脑髓下侧的半透明物体，则是将这个跳动不断

地记录下来。而横着飘过字幕的微小屏幕上，可以见到混杂着数字的PAIN、TERROR、等单词。

....好痛苦。

这是亚丝娜直接的感受。

这些脑部，现在就像是被一种巨大的苦痛，悲伤，或者说是恐怖所缠绕似的显得十分得苦闷。不断发出的火花就像是脑部发出的惨叫一样。亚丝娜的眼前，浮现出了脑髓持有者的脸庞。那脸正在极限地扭曲着，嘴巴就像要脱臼似的大大的张开，不断地散发出无声地惨叫。

就像无法忍受这恐怖的想象一般，亚丝娜退后了数步。在楼上指示板上见到的指示图——实验体收容库——以及欧佩隆的话——控制感情的技术——犹如幻灯片回放似的在脑海中闪过。把这些和眼前的景象结合起来，某种结论便浮上了水面。

也就是说，包括这个在内的周围数百个脑髓，都并不是基于电脑生成的假想物体而是真正的人类——是之前在SAO里的玩家们的模拟影像。游戏通关的时候本应解放的他们，却因为须乡而被囚禁在此处，被用作基于NERVGEAR操作思考，感情，记忆等这种恶魔的研究。

“这也...这也太残忍了吧....”

亚丝娜双手捂嘴，喉咙深处颤抖地说道。

现在进行的这种研究，就和克隆人技术一样，是人类绝对不能触及的禁忌。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犯罪行为了。该研究已经涉及了人类的思考，也就是灵魂这个最大，最后的尊严，并还要对其进行践踏，破坏。

亚丝娜痛苦地将脸转向右侧。两米开外的地方也有着同样的圆形柱子立在那里，上面也漂浮着一青色通透的脑髓。细节方面的造型和之前那个一模一样，这个脑部上的光之回路要跳动得缓慢一些。火光的色泽红中带着些许黄色，看起来就像是液体一般。

另一侧....以及更加远的一侧，在这个无限的空间内整齐排列着的囚困者们，其水晶般的脑部染上了多种多样的颜色，让人感觉他们就像是在发出绝望的哀号一般。

亚丝娜极力忍耐着自身的恐惧，擦了擦眼角边流出的泪水。

不能饶恕，绝对不能饶恕。自己和桐人赌上性命战斗的成果，却被须乡所利用，这点绝对不能饶恕。绝对要把这事公诸于世，让那个男人付出相应的代价，得到相应的惩罚。

“等着我...我马上，就能救你们的....”

说完，亚丝娜摸了摸那苦闷般的脑髓侧部。随后她又抬起脸，朝着立柱之间，内部深处的房间快步走去。

刚走过第十排立柱时，突然听见了人的说话声。亚丝娜发射地将身体压低，躲到了身旁的圆柱旁。

小心翼翼地扫视四周，探寻着声音的来源。说话声像是从右侧深处那边传来的。亚丝娜继续压低着身体，朝着声音的方向前进。

来到某根圆柱的背光处时，前方一怪异的东西进入了眼帘。

慌忙将身体躲好。啪嗒啪嗒地眨着眼睛，战战兢兢地再次探出脸去。

——现已不复存在的爱因格朗特的第六十一层，被通称为“虫虫大陆”。和名字一样，这层都被虫型怪兽所充斥，对于包含亚丝娜在内的大多数女性玩家来说，相当于地狱般的存在，那里还有着更难应付的，名叫ブルスラッグ的巨大鼻涕虫型的怪物。灰色黑斑纹的表皮上覆盖着粘稠的液体，大小共三对眼睛【译者注：眼睛长在触角上，如同蜗牛一般】怒视着玩家，用从口部伸出的触手进行攻击，那样子就像是噩梦一般——

如今，离亚丝娜数米远的距离，有着两只生物正背对着这边不断地交谈着，其外表怎么看都像是ブルスラッグ。

巨大的鼻涕虫们，像是在看着脑髓，并交换意见似的。右侧的鼻涕虫晃动着自己那长长的眼睛，叽叽的说道。

“我说，这家伙还在梦中与スピカ酱相见哟。B13和14则是超出了领域范围。16也差不多要成功了....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左侧的鼻涕虫把触手指向实验体周围虚拟屏幕上的数据，问道：

“不会是偶然的吧？这才是第三次实验不是吗？”

“不是的，这都是感情诱导回路形成的结果哟。スピカ酱是我将假想的数据进行组合创建出来的，并将它插入到了实验体的记忆领域中去了，如今其出现的频率已经超过了阈值了哟。”

“嗯，总之还是先把监视器的数据样本上报吧.....”

两只鼻涕虫的刺耳、尖锐的对话让亚丝娜产生了极度厌恶的感觉，她再次躲进了柱子的阴影中。

为什么要装扮成那种样子，这点还不清楚，但他们大概就是从事非人道实验的须乡的部下吧。他们言语中感受不到任何伦理道德。

亚丝娜右手紧紧握住，如果手中要是有剑的话.....一定要给予这两个家伙其外表相应的下场。

压低心中涌起的怒火带来的冲动，亚丝娜慢慢地向后退去。和鼻涕虫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继续朝着深处走去。

慎重地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一个又一个圆形柱列，亚丝娜终于抵达了房间的最深处。房间的尽头之处——远处白色的墙面上，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立方体浮在那里。

亚丝娜想起了以前在爱因格朗特基部楼层的地下迷宫处见过的系统控制器。如果使用那机器获得管理者权限的话，就有可能离开这个疯狂的世界也说不准。

但之前的空间，没有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亚丝娜深深吸了一口气后，下定决心从圆柱的阴影处冲了出去。

极力不发出声响，用很快的速度靠近目的地。十米左右的距离其实并不算很远。

但每迈出一步，那种被发现并被命令停下来的恐惧感传遍全身。亚丝娜奋力不让脚拌在一起，继续前跑，终于来到了控制器前。此时转身望去，数排圆柱的那头，鼻涕虫还在休闲地晃动着触角。看来他们仍没发现自己，还沉浸在讨论之中。

亚丝娜再次转向黑色的控制器。上方是一个如同被切割了的斜面，右侧有一个细细的插槽，插槽的上方一个银色的卡片钥匙还插在那里。亚丝娜祈祷着将手伸向卡片，并将其一口气向下刷去。

砰，响起了某种声响，亚丝娜把头缩了回来。只见在插槽的左侧，出现了一个淡青色的窗口，以及一个虚拟键盘。

窗口上显示有许多目录。亚丝娜强压着内心的焦虑，仔细确认这目录上方的英文字样。

左下又一个写着Transport【传送】的按钮，亚丝娜用颤抖的手指按了下去。BU，随着一声音效，又弹出了一个窗口。上面显示着整个实验室区域的地图。看来是可以通过这个系统直接跳跃到实验室的各个区域啊。

但现在这个功能却没什么用。亚丝娜拼命地寻找着，终于发现了右侧有一个标示着EXIT VIRTUAL LABO【离开假想实验室】的按钮。

“就是这个....！”

亚丝娜发出小小的欢呼声，并按了下去。上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窗口。长方形的窗口上出现了“Execute log-off sequeense?【确认要执行登出命令吗？】”的文字，以及OK，还有CANCEL的按钮。

神啊——

就当心中默念着这句话，准备按下OK的时候——

右手却被身后飞来的灰色触手缠住了。

“.....！！”

亚丝娜一方面忍着不发出叫声，另一方面强行想要让手指靠近按钮，但那细细的触手却如同金属钳一样让她的手根本无法动弹。这样的话就用左手好了，可刚准备伸出左手的时候，左手却被新伸过来的触手缠住了。亚丝娜的双手被高高提起，身体也离开了地面。

捕获者将亚丝娜的身体慢慢转了过来。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之前的那两只巨大的鼻涕虫。

四只发出橘红色的光芒，如同网球般大小的眼睛，随着细细的触须慢慢摇晃。毫无任何表情，那眼睛就像是在检查亚丝娜的身体与脸庞一样，终于，左边的鼻涕虫嘴巴动了起来，用咯吱作响的声音说：

“——你是谁？在这里究竟想干什么？”

亚丝娜强忍着恐惧，装作什么都没有似的回答道：

“该把我放下来了吧！我可是须乡的朋友哟。来这里只是参观学习罢了，现在要回去了。”

“诶？我们可没听说这些话啊？”

右边的鼻涕虫，歪了歪触须上的两只眼睛，将头偏了偏。

“你听说过吗？”

“没有。我说如果让无关的人见到这些话那就糟了啊！”

“啊...等等....”

突然鼻涕虫的眼睛变得溜圆，并伸了过来，盯着亚丝娜的脸。

“...你就是那人吧。须乡先生关在世界树上的....”

“啊啊。我也听说过这些。老板可真狡猾啊，还藏着这么可爱的女孩。”

“呜.....”

亚丝娜越过肩膀望着控制器，伸出左脚想要触碰前方的按钮。不过鼻涕虫的嘴巴又伸出了新的触手，将她的脚部缠绕住。亚丝娜拼命挣扎着，但这些努力都没有任何作用，由于超过了处理的时限，登出窗口又恢复了初期的画面。

“我说啊，不要挣扎比较好哟。”

鼻涕虫又伸出几根触手，裹住了亚丝娜的全身。小腹，大腿部都被触手毫不留情地紧紧缠住，并深深地陷入肉里。

“好疼....！不要....给我滚开，你这个怪物！”

“啊，真是残忍啊。这可是深部感觉的映射实验哟。”

“是啊是啊。将身体这样操作可都仅限于训练中哟。”

亚丝娜表情痛苦地忍受着假想世界特有的隐隐的苦痛，拼命地将说道：

“你们也应该是科学家不是吗...！？做这种...非法的，非人道的研究，难道就不觉得可耻吗！？”

“嗯，我觉得这比往实验动物的脑部插入电极可要人道多了。我们只是让这些家伙做梦罢了。”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还会让他们做很好的梦哟。他们还应该感谢我们呢！”

“...你们这群疯子....”

浑身被寒气所包裹的亚丝娜低声说道。他们的真实姿态就如同眼前的这些没有感情的鼻涕虫一样。

鼻涕虫们就像是不理会亚丝娜的话似的，开始交谈起来。

“老板出差去了对吧？你，不是接到了回到现实世界的指示了吗？”

“切，没法子。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不要一个人享乐哟。”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就赶紧走吧。”

鼻涕虫将一部分触手从亚丝娜身上移开，操作起控制器。几回啪嗒啪嗒的按钮声后，那巨大的身体，就这样消失掉了。

“.....！！”

看着眼前这景象，亚丝娜急躁地，拼命地晃动着被束缚的身体。马上——就在眼前，梦中见到的现实世界的出口就在眼前。出口的大门微微开着一小缝，外部明亮的光线不断地倾泻进来。

“放开我！！放开我！！让我回去！！”

亚丝娜近乎疯狂地叫道，但鼻涕虫的触手却没有一点放松的迹象。

“不行的哟，BOSS可会杀了我的。还有就是，你一个人一直待在这里也很无趣不是吗？要和我一起玩电子麻药的游戏吗？我玩那些人偶都有些厌烦了。”

说出这话的同时，冰冷潮湿的触手抚摸起了亚丝娜的脸庞。

“不...不要！！你想干什么....！？”

亚丝娜拼命抵抗，鼻涕虫紧接着又朝着这边伸来来信的触手。抚摸着亚丝娜的腿上的肌肤，并慢慢地伸进连衣裙中。

亚丝娜拼命忍受着这种不快的感觉，装作身体失去力量，无法继续抵抗的样子。鼻涕虫趁势将一根触手靠近她的嘴旁。正当要触碰嘴唇的时候——

亚丝娜抬起脸，立即咬住了那触手。

“呀，疼啊啊啊啊啊！！”

亚丝娜不管鼻涕虫的惨叫，毫无怜悯之心似的继续紧咬着。

“呀，住，住手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确认了鼻涕虫将所有的触手撤回之后，亚丝娜松开了口。鼻涕虫吓得赶紧将疼痛的触手收了回去。

“疼疼疼，我刚才忘记切断痛觉神经了....”

鼻涕虫呻吟着，身旁又出现了一光的立柱。随着效果音，另一只鼻涕虫出现了。

“.....？你在做什么啊？”

“什么都没做。老板怎么样了？”

“发怒了哟，要你赶紧将她带回鸟笼那里，更换门的密码并二十四小时监视她。”

“切。好不容易找到一好玩的....”

失望至极的亚丝娜感觉眼前变得昏暗起来。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至少应该用步行而不是传送这个方式把她送回去。我还想多体会一下那种滋味哟。”

“你还真是好这口啊。”

鼻涕虫再次将亚丝娜的身体缠住，移动着那没有脚的身体，朝着收容库的入口走去。就在那两只鼻涕虫大意的那一瞬间，亚丝娜用很快的速度伸出右脚。将插槽上的卡片钥匙用脚趾夹了过来。

窗口消失了，但鼻涕虫还是没有注意到这点。亚丝娜将身体后仰，把刚才取下的卡片，送到了被缠住的手中。

“我说，挣扎可是不行的哟。”

鼻涕虫再次将亚丝娜的身体抬起，朝着出口移动起来。

喀嚓，鸟笼的门再次被锁上了。鼻涕虫用触手操作起数字锁，随后又望向亚丝娜。

“再见，有机会的话请你继续来玩。”

“我可不想再次见到你们。”

说完，亚丝娜朝着笼子内部走去。两只鼻涕虫遗憾似的望着她，最后转过身去，朝着树枝远处走去。

不知何时世界再次被夜色所笼罩。看着遥远的下界那一闪一闪的街灯，亚丝娜低声自语道：

“我——不会认输的哟，桐人。我绝对不会放弃的。一定要从这里逃出去。”

望着手中银色的卡片钥匙。没有控制器的话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但这也是如今唯一的希望。

亚丝娜走到床边，横躺了上去，并将卡片藏到了大大的枕头下。

闭上眼睛，疲劳的脑部逐渐被睡意所笼罩。

早上薄雪残留的庭院，啪啦啪啦作响的冷空气将我的身体包裹，即便如此，盘踞在脑中的睡意并没有完全消散。

摇动了好几次头，下定决心朝向庭院角落处的洗手间走去。拧开古老的银色水龙头，双手捧起流出的清水。

用就算冻住水管也不奇怪的冷水噼地洗了下脸，被强行唤醒的神经发出了麻痹的痛楚来抗议。无视抗议再洗了二、三次，顺便在水龙头里直接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

用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擦脸，走廊的玻璃门喀拉一声打开了，身着运动服的直叶走了下来。一直以来早上都很精神的她，今天却很少见的一副半睡不醒的样子，呆呆地晃动着头。

“早上好，直叶。”

听到声音，晃晃悠悠地走到我跟前的直叶，眨巴着眼睛说：

“早上好，哥哥。”

“你好像没睡醒啊。昨天几点睡的？”

“诶，差不多四点左右。”

我惊讶地摇了摇头。

“这可不行啊，小孩子半夜三更还不睡。究竟在干些什么啊？”

“诶....玩网游....”

这个回答让我些许有些吃惊。如果是以往的直叶，我根本不敢想象她会玩网游到这么晚。我不在的这两年里，她也相应地有了些成长啊，我内心有感而发。

“要适可为止哟。——虽然我也没有资格说别人.....”

我用含糊不清的嗓音将后半句给糊弄了过去，突然想起了昨夜发生的一件事，于是乎对着直叶说：

“直叶，转过身去。”

“....？”

半睡不醒的直叶歪着头转过身。我把右手打湿，拉开直叶运动服的后领，将极低温度的水滴滴进了她毫无防备的背上。

“呀啊————！！”

直叶发出响亮的惨叫声，跳了起来。

接下来短跑，空振木刀练习期间她一直不高兴，鼓起脸，在答应她去附近的餐厅吃昂贵的宇治金时草莓奶油圣代后，心情才好转了些。

由于今天两人都稍微睡了下懒觉，所以晨练完毕按顺序洗完澡后时钟都已经指向了九点。母亲照样还在卧房酣睡，我和直叶只好两人共进早餐。

一旁的直叶将洗好的番茄切成六份，紧接着开始细切莴苣，望着我说：

“哥哥，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嗯，中午过后稍微有些事情...上午的时候我想去医院一下。”

“这样啊.....”

自从得知亚丝娜的情况后，去病房探望她已成为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

在现实世界中我只是个无力的十六岁小孩，能为亚丝娜做的事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不过——并不等于什么都做不到。我能做的就只有握住她的手，不断地祈祷。

脑海中浮现了从艾基尔那里得到的照片。

得到了这个线索后，我踏进了假想世界ALfheim，花了两天总算是来到了好像是照片中的少女所处位置的附近，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就是亚丝娜。有可能自己的推断完全错误也说不定。

但那个世界一定会发现些什么——我对此深信不疑。

希望亚丝娜永久沉睡的男子，须乡。以及他所在的企业经营的ALfheim Online。在那个世界残存的桐人的资料，还有SAO系统维护AI唯的存在....这些碎片究竟会拼出怎样的图画，现在仍然不清楚。

今天中午ALO的服务器定期维护完成后，我终于能去挑战妖精国度里的世界树了。一想到这些，激动心情便让浑身颤动起来。在自己的

房间里，我自问究竟前进的方向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在维护结束前只能等待，对此内心都有些不耐烦了。

在此之前，我想再次见见现实中的亚丝娜，感受她的体温。须乡以要维持亚丝娜的现状为由说过不让想让我再来此处，但那个男人应该不会做出那些对亚丝娜有益的事情的。

将切好的番茄，茼蒿和水芹一同装入盘中，加入调味汁，在此期间一旁的直叶一直沉默不语，不久她抬起头，说：

“我说，哥哥。我一起去医院，可以吗.....？”

“诶.....”

我稍微有些吃惊。至今为止直叶对与SAO相关的事情从没表现出这么积极的态度，并想要知道这方面的话题。亚丝娜的事也是不久之前才告诉她的，除此以外就连我的网络昵称什么的都没有告诉过她。

我想起来了昨天夜里，因为亚丝娜婚约的事情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并在直叶面前痛哭流涕，虽然内心还感到有些狼狈，但我终究还是用平静的表情点了点头。

“啊啊...好啊。亚丝娜也一定很高兴的。”

听完这话，直叶露出了笑容，点了下头，我望着她的眼睛，不知为何感到那笑脸里包含着些许忧伤的感觉。但直叶很快就转过身去，端着盘子并摆放在了餐桌上。

之后就没有表现出什么奇怪的样子，我也很快就忘记了直叶刚才的那种僵硬的笑容。

“哥哥，学校方面你打算怎么办？”

坐在我对面，咀嚼着生野菜发出咔嚓咔嚓清脆音色的直叶询问道。

这是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我十四也就是初中二年级秋季的时候被困在了SAO中，经过了两年时间才逃离了出来，现如今已经十六岁了。本来这个年纪到今年四月应该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但我没有参加入学考试，即使参加，脑内的记忆领域大部分也被与SAO相关的巨大数据所占据了。要把那些道具的价格，怪兽的攻击方式忘记，去记忆历史年份，英语单词什么的都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关于这点，总务省的眼镜公务员像是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但当时我的脑子全部都被亚丝娜的事情所占据，根本没怎么听，但现在好歹是想了起来。

“这个啊...好像是利用那些即将废弃或者要被吞并的都立高中内的闲置校舍，将其改造成临时学校，专门招收从SAO里归还的初中高中生。无需考试就能入学，毕业后还能获得大学考试资格似的。”

“诶，是这样啊。是件好事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只不过...”

直叶露出了笑脸，但随即又皱起了眉头，低沉地说：

“...感觉这种对策也太不分青红皂白了吧...”

“哦，说得太对了。”

听完直叶的话，我微笑地对她说：

“我认为政府也正是瞄准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毕竟是经历了两年的死亡游戏，最终活下来的人。心理方面多少受到了些影响，政府对此也有些不安。如果能把我们放在同一个场所进行管理的话，他们也会放心一些的。”

“这，这也太....”

看着直叶的表情变得很难看，我慌忙补充说道：

“但是，管理方面不用说，肯定是颇具安全性的哟。即使让我想去参加普通高校的入学测试，不上一年的预备学校的话恐怕也很难。当然，那所临时学校当然也不是强制收容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考试选择其他地方的.....”

“你这么说我有些放心了，哥哥的成绩本来就很好。”

“那是过去了。我已经两年没有学习了。”

“那我就当你的家庭教师好了！”

“这样啊，那数学和情报处理就交给你了。”

“呜....”

我望着说不出话的直叶笑了起来，把涂了黄油的吐司放进口中。

实际上这时，我根本没有心情考虑上学的事情。亚丝娜的事情还没结束，我对于自己是个学生的身份毫无现实感。

回到现实世界已经过去两个月了，即使如此对于背上两把爱剑的消失还是让我感到十分的没底。这里是现实，没有那些想夺去自己性命的怪兽存在，我虽然知道这些但还是感到不安。我的本质是“剑士桐人”，今后去学校，上课，做一些和年龄相仿的事情的“桐之谷和人”反而是假想的存在，这种想法一时间可能无法从头脑中抹除。

或者说，对于我来说SWORD ART ONLINE仍然没有迎来HAPPY END说不定。直到亚丝娜回到这个世界为止，我才能真正的放下心中的剑。把她夺回——，所有的一切就都会从那时开始的。

用手机终端支付了车票后，我和直叶一起从公共汽车上走了下来。以往一直都是骑自行车到这所医院，今天要稍微休息一下才选择了乘坐公车。

直叶抬头望着眼前的医院，睁大了眼睛。

“呜啊，好大的医院啊。”

“里面更加厉害哟，和宾馆一样。”

守卫放行之后，我和直叶通过了大门。徒步在长长的林荫道走了数分钟后，进入了一栋深褐色的建筑。对于身体健康的直叶来说医院本身就是个很少来的地方，她睁大眼睛四处张望，我只好抓住她的后领来到了申请处，得到了通行证后便上了电梯。到了最高层，走进很少有人来访的走廊。

“这里.....？”

“是的。”

我点了点头，将通行卡插入门上的插口。望着旁边的金属门板，直叶低声说道：

“结城....明日奈....既是角色名，也是本名。很少见啊，这样的人。”

“诶，记得很熟嘛。我记住的就只有亚丝娜而已，本名就....”

说话的同时我将卡片滑下，控制器传出一电子音，LED灯变成了青色，门打开了。

浓密的花香从里面飘散而出。我们很自然地压低呼吸的音量，迈进这静谧的公主卧房。直叶紧挨着我一同前行，紧张感从她的身上传

到了我的身上。

手伸向纯白的帘布，我像往常一样进行了一段简短的祈祷。

祈祷完毕后，拉开了帘布。

直叶就像忘记了呼吸一样，望着宽广的病床上躺着的少女。

瞬间，直叶认为这位少女并不是人类。而是妖精——，她和居住在世界树上，传说中的真正的妖精ALF无异。越看越觉得少女流露出超凡脱俗的气质。

和人静静的站在一旁，一会儿后他轻轻地呼出一口气，微微地说：

“我介绍一下。她就是亚丝娜.... ‘血盟骑士团’副团长，‘闪光’亚丝娜。剑的速度和精准度到最后我都没有达到....”

稍微中断了一下言语，和人的视线从少女身上转移开来，继续说：

“亚丝娜，这就是我的妹妹直叶。”

直叶吞吞吐吐地，紧张地说：

“.....初次见面，亚丝娜小姐。”

当然，沉睡的少女并没有回答。



直叶将视线移到戴在亚丝娜头上的那个深藏青色的头盔。以前直叶每天都能见到，随着时间流逝她越发地憎恨NERvGear。前缘部的三个亮着青色光泽的指示灯，代表着少女——亚丝娜的意识仍然存在。

哥哥被困在游戏的两年里，直叶一直沉浸在深深的痛苦之中，和这个相同，如今的和人应该也是同样的感觉吧。想到这些，直叶的心境如同树叶落在水面，荡起了波纹。

如同妖精一般美丽的少女，她的魂魄不知道被带到了哪个异世界，这对于牵挂她的人来说简直是太残酷了。要尽早地让她回到现实世界，回到和人的身旁，让和人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直叶想到。

同时，她也不想看到现在站在身旁，默默地望着少女，露出忧伤表情的和人，意识到这些的直叶低下了头。她有一点后悔了，后悔来到这个地方。

提出要与和人一同来这里时，直叶是想确认一下自己现在的心情。好疼。这究竟是自己对于兄长和人的亲情，还是对于表兄的爱慕之情呢。自己究竟想从和人那里得到些什么呢。

想和他一直在一起....作为关系很好的兄妹。真的只有这些吗？和兄长一同训练，一同吃放之外难道还有别的要求吗，自己的心中应该不会就只这些想法吧？

和人回来后的两个月，直叶不知多少次对着自己这样问过。

如果能够和占据和人心房深处的“她”直接见面的话，答案可能就会出来了吧。

现在，直叶站在静谧的金色病房里，心中却感到有些害怕。害怕知道答案。

不想见到和人的脸，不想打扰他，想到走廊外去，直叶正准备开口说的时候——

和人突然向前走去，直叶错失了说话的时机。和人走到床边，坐到了椅子上。很自然的，和人的身影进入了直叶的视野。

他用双手包裹住纯白被单内亚丝娜的手，默默地看着她沉睡的脸。看见和人表情的直叶——

“疼.....”

胸口深处被一阵刺痛所贯穿。

为什么是这样的眼神呢。就像是几年...不，是前世到今生，在到来世都不会改变的，寻求生命中的伴侣，那样的旅行者的眼神。温柔，安详的眼神深处，可以感受得到那几近疯狂的爱恋之情。眼瞳的颜色也和以往有些不同。

一瞬，直叶终于探求到了内心真正的想法，同时也知道了那是自己绝对无法到达的地方。

回家的路上，直叶不记得自己究竟和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回过神的时候，她已经躺到了自己房间的床铺上，望着被海报染成天蓝色的天花板。

连接在HEAD BOARD上的手机终端发出了轻快的响声。这不是来电，而是昨夜睡觉前设定的闹钟。下午三点，ALO定期的服务器维护完成，可以再次打开通往那个世界大门的时刻。

她在现实世界并没有流泪。流泪的话反倒会承认自己放弃了，直叶是这么认为的。

而到那个妖精的国度，就可以稍微哭一下。如果是一直都很富有朝气的莉珐的话，一定会很快取回笑容的。

直叶将闹钟停止，拿起一旁的Amuspere。戴在头上，躺了下来。闭上眼睛，让意识翱翔。

シルフ族少女醒来的地点，是建造在Alfheim央都阿伦外缘处的宿屋某间房内。

昨晚——正确说是今天早上，莉珐很艰苦的从地下世界Yotsuheim成功逃脱了出来。爬上由树根构建成的很长一段阶梯，终于到达了期待已久的阿伦街道外。莉珐站在入口处，闭上眼睛数秒，再次睁开，眼前的景色仍是那样。

之后，睡意强烈的两人入住了一家最近的宿屋，躺到床上后马上就登出了。因为金钱不充裕的缘故只开了一间房。

莉珐起身坐到了床边。街道的喧嚣，空气的味道，自己肌肤的色泽都发生了改变【译者注：和现实世界的自己比较】，但心中的刺痛感却没有消除。她低着头，疼痛变成了液体的形状，直叶任由其从眼角处流下。

数十秒后，随着一阵轻快的声响，另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她的身旁。莉珐缓缓抬起头。

黑衣少年吃惊地望着莉珐，温柔地说：

“怎么了啊...莉珐？”

安详，犹如夜间微风一样的笑容，与和人有些相似。看到这样的表情，两眼流出的泪滴变成了光之颗粒，飘舞在空中。莉珐好不容易才挤出笑容，说道：

“桐人...我...我，失恋了。”

桐人暗色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莉珐。直叶顿时有一种想要对这个外表看上去像是大人，充满谜题的少年，诉说一切的冲动，但考虑之后，还是咬牙忍住了。

“对...对不起，和刚见面不久的人说这种话。已经违反规则了，把现实中的问题带到这里...”

保持笑脸，莉珐用很快的语速说。依然泪流不止。

桐人伸出左臂，将戴着薄薄手套的手放在莉珐的头上。二次，三次轻轻地抚摸着。

“——不管是那边，还是这边，想哭的时候就哭吧。又没有谁说不准在游戏里表达自己的感情哟。”

在假想世界里活动，说话，一定在某些方面会有些僵硬，呆板。但桐人那充满韵律的软件音，抚摸莉珐的手的动作，却十分的流畅。这些信息，毫无阻碍地将莉珐的感觉神经慢慢包裹，传递了过来。

“桐人...”

说完，莉珐将头靠在了坐在身旁的少年的胸口。眼泪落到了桐人的外套上，发出了淡淡的光芒蒸发掉了。

——我，喜欢我的哥哥。

就像是确认一样，在胸口深处低声说道。但紧接的话语却是。

——但却不能将这种心情说出来。只能埋藏在内心深处。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会忘记这段感情。

即使真的是表兄妹，和人与直叶长时间也是被当作兄妹养大的。如果将感情表露的话，不但是和人，还有父母，都一定会很困惑，甚至烦恼吧。更重要的就是，和人的内心已经全部都给了那位美丽的人.....

不得不全部都忘记。

莉珐改变姿势，将脸庞贴着少年桐人的胸口，总有一天自己对他的这种心情会表露出来的，莉珐心想道。

很长一段时间，桐人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抚摸着莉珐的头。

直到窗外远处响起的钟声传来，莉珐才离开了桐人，望着他。露出了平时的笑脸。泪水不知何时止住了。

“...已经没关系了。谢谢你，桐人。你可真是体贴啊。”

桐人听到这话害羞似的挠了挠头。

“这种赞扬的话我很久都没有听过了啊。——今天你就登出吧。我想我一个人能行的....”

“不，都到了这里了，我就陪你到最后吧。”

莉珐顺势啪的从床上站了起来。原地转了一圈半，面对桐人，伸出右手。

“——出发吧！”

桐人的嘴角挂着平时的笑容，点了点头，握住了莉珐的手。站了起来，像想起了什么似的朝上空望去。

“唯，你在吗？”

话音刚落，两人之间的空间有光点开始凝聚，出现了一个小妖精的身影。右手擦着眼睛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呜啊啊~~~~~.....早上好，爸爸，莉珐酱。”

小妖精落在桐人的肩膀上，莉珐望着她，也打起了招呼。

“早上好，唯。——你昨天发现了什么啊...还有就是，导航妖精晚上也需要睡觉吗？”

“怎么会呢，不是这样的哟。只是爸爸不在的期间，输入信号通路被切断，积累的数据要进行整理和验证，要说这种行为可能和人类睡眠差不多吧。”

“但是，你刚才，打哈欠了啊...”

“人类的启动序列中不是也有那个动作不是吗。爸爸大概是，平均八秒左右.....”

“不要说这些奇怪的话。”

桐人用食指戳了戳唯的额头，随即调出窗口将大剑装备到了背上。

“走吧。”

“嗯！”

莉珐点了点头，同时将爱刀挂在腰上。

两人一同走出宿屋，现在已经是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刻了。NPC经营的大部分商店也已经开店了，反倒是那些夜间营业的酒馆，怪异道具屋等商店却拉下了铁叶门关店了。

现实时间是平日的午后三点，在每周一次的定期维护后，怪物，刷宝点什么的都会RESET，所以玩家的数量也意外的有很多。

今早因为睡意很浓根本没怎么参观周围的景色，现在再次环视四周宽广道路上的人，果然还是感到十分惊奇和新鲜。

矮小健壮，身着金属铠甲，背着巨大战斧のノーム；小小的身体身高只到一般人腰部那里，手握银色竖琴のプーカ；一身浅紫色肌肤，身着漆皮装备のインプ等，许许多多不同种族的玩家在一起边走边谈。周围放置的一些石凳上，红发的サラマンダー少女和ウンディネ一族的青年看起来十分得友好，ケットシー牵着一巨大的狼正通过他们的身旁。

这里和街道上人们一片绿色的苏伊露不一样，是一副极其灿烂多彩的风景，让莉珐的内心再次被活力所充斥。不知什么时候，她忘记了内心深处的苦痛，再次找回了笑容。

如果在这里的话，シルフ和スプリガン组成的情侣也应有的吧，想到这些的莉珐慌忙打消了该念头。视线再次转向前方——

“呜啊……”

突然，壮观的景色出现在前方。

Alfheim的央都阿伦，是一座向上延伸的超巨大积层构造组建而成圆锥形建筑。现在莉珐所在的位置，是离中心很远的外环地区，即使是站到积层建筑上也无法将阿伦街道的全景尽收眼底。

高高耸立的阿伦市街道的表面是用一种浅灰色岩石打造成的建材和一个明显不同质感的，数根蜿蜒起伏的苔藓绿巨大圆筒相连而成。每一根的直径都足以建造一座两层的建筑。

包围阿伦中央街道的这些圆筒，其实就是树木的根部。从遥远的Yostunheim下方，穿过厚厚的地层延伸而上的这些根，弯曲缠绕在一起，不断的变粗，在阿伦市街中心的顶点处靠拢集结。也就是说，阿

伦市街的建筑构造和Yostunheim天盖处倒垂而下的巨大冰柱正好是对称的。

视线不断上移。兴奋的感觉也在莉珐的背上不断游走。

从根部开始，一个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巨大枝干，笔直耸入云霄。被苔藓以及其他植物覆盖，发出金绿色光泽的树干，不断的升高并与天色相融合，慢慢渐变成浅蓝色。树干的周围则是被白色的物体笼罩。那并不是雾气，而是云朵。是标示飞行限度的云层，树干贯穿云层，高高地向上延伸。

在完全和天空混为一体之前，树干延伸出许多放射状的巨大枝叶。枝叶薄而宽广，覆盖了莉珐他们所在的外环部街区的上空。鉴于这巨大的枝叶，树木的顶点可能突破了ALfheim的大气层，直接延续到宇宙外——如果有宇宙的话——也不足为奇。

“那就是...世界树啊...”

旁边的桐人也不由自主地，用有如吟颂圣歌般的敬畏之声低语道。

“嗯...很厉害吧....”

“诶，确实在那上空有街道的存在....”

“那里居住着妖精王欧佩隆，以及光之妖精ALF，最先谒见妖精王的那个种族会转生成ALF....游戏就是这么说的。”

“.....”

桐人无言地望着巨树，用严肃的表情问道：

“那棵树可以从外面爬上去吗？”

“树干周围是禁止进入的区域，所以爬树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飞行，也是不可能的，翅膀可是有着限制时间存在的。”

“我听说许多人用叠罗汉的方法突破了界限的这件事....”

“啊，那件事啊。”

莉珐笑了起来，继续说：

“当时就差一点就可以到达枝叶了，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了。GM看到这个景象后像是有些慌了，马上就进行了修正。现在云层可是加上了障壁了哟。”

“...原来如此...总之，还是先走到根部那里吧。”

“嗯，明白了。”

点了示意后，两人顺着大道向前跑去。

两人不断地从来来往往的混成部队的空隙穿梭前行了数分钟，前方巨大石阶上一扇敞开着的的大门进入了眼帘。通过那扇门就到了世界的中心，阿伦的中央市区街道了。仰望天空，屹立的世界树看上去就和一堵巨大的墙壁一样。

登上庄严的阶梯，穿过大门——就在这时。

突然，躲在桐人胸口处的唯探出了头。不知何时表情变得极为严肃，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上空。

“嗯....怎么了啊？”

就像被他人发现似的，桐人小声地说。莉珐也转过脸望着妖精的脸。但是，唯依然沉默不语睁大眼睛望着世界树的上部。经过了数秒钟，小小的嘴唇动了起来。

“妈妈...妈妈在这里。”

“什.....”

这回桐人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真的吗！？ ”

“没错！这个玩家的ID，是妈妈的....坐标就在上空！”

听完这话的桐人，用燃烧般地视线望着天空。脸色变得苍白，发出感觉像是咬牙切齿般的嘎吱嘎吱声——

突然间，桐人展开翅膀。浅灰色的翅膀，瞬间变得白热并发出耀眼的光芒，啪！！随着一阵撕裂空气的声音，身影在地面上消失了。

“等...等等，桐人！！”

莉珐慌忙叫道，黑衣少年则是以猛烈的气势急速上升。虽然不清楚理由，但莉珐还是展开翅膀向上冲去。

垂直急速上升，急速下降这两样都是莉珐的拿手技，即使如此，还是无法追上犹如火箭一般加速上升的桐人。桐人那黑色的身影，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

穿过构成市区街道的无数尖塔群，到达街区上空也只用了几秒钟。塔上凉台处悠闲地休息的玩家，都是一副怎么回事情的表情望着这边，桐人擦着他们的鼻尖继续上升。

不一会儿，建筑消失在了视野中，金绿色壁垒般的树干出现在了眼前。和树干平行的桐人，像一枚黑色的炮弹一样继续向上。马上就要接近树干周围包裹的白色云层了。莉珐在后方拼命追赶，脸部忍耐着风压，大声叫道：

“冷静点，桐人！！马上就要到障壁了！！”

但莉珐的声音没有传到他的耳中。犹如贯穿天地般箭矢的他，上升的速度就像是要穿破假想世界一样。

究竟是什么能让他这样呢。世界树上的那人究竟是谁，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人吗。

唯称呼那个人为“妈妈”。是女性吗——？桐人至今为止找寻的人是——？

一想到这些，莉珐的胸口深处又开始疼痛起来。这与一想到和人的苦痛相似而又不同。

集中力开始混乱，速度也迟缓下来。莉珐摇晃着头摆脱杂念，集中全力到翅膀上。

数秒后，莉珐也冲进了白色的云海。视野立即被浓密的白色覆盖。以前确实是听到过，云海上方的位置是被设定为不能侵入的区域。莉珐将速度放缓了一点，慢慢穿过云层。

不经意间，眼前藏青色的世界变得宽广起来。和地面上看到的不同，没有一点杂色的蔚蓝天空向着四周无限延伸。支撑天顶犹如立柱一般，朝四周展开枝叶的巨大世界树就在头顶上。桐人朝着树枝的最上方加快了速度——

突然，他身体的中心，发出了彩虹色的光芒。

数秒后，犹如落雷般冲击音震撼大气。桐人和无形的障壁产生了冲撞，就像是被枪击中了的黑鸟一般，向后弹去，无力的飘在空中。

“桐人！！”

莉珐尖叫道，朝向他加速飞去。从这个高度坠落的话，HP减少这倒不说，登出后对现实世界的身体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的。

但在莉珐追上之前，桐人就恢复了意识。他摇了两三次头后，再次开始上升。与障壁再次发生碰撞，绽放出光芒。

终于和桐人飞到同一高度的莉珐，抓住桐人的手臂，拼命地叫道：

“不要这样，桐人！！不行的，不能再往上升了！！”

桐人就像是被附体了一般，双眼放出光芒，继续准备向上突进。

“我要去.... 不去不行！！”

桐人视线的前方，是横切天空的世界树伸展而出的巨大树枝。这里比从地面上看要更加清晰，但从细节清晰度来分析还有很远一段距离。

此时，唯从桐人的口袋中飞了出来。散发出光的颗粒，朝着树枝向上攀升。

对啊，如果是系统属性的导航妖精的话或许可以.... 莉珐突然间想到，但那看不见的障壁却很冷酷地将唯那小小的身体拒之在外。泛起波纹，向四周扩散，绽放出七彩的光芒将唯弹了回来。

但是，唯却挂着一副不像是由程序编辑而出的拼命的表情，将手伸向障壁，说道：

“用警告模式音的话能把话传到那边也说不定....！妈妈！！是我啊！！妈妈！！”

“.....！！”

突然，耳朵听到了微弱的呼喊声，趴在桌子上的亚丝娜抬起了脸。

急忙环顾四周，金色的牢笼中没有其他的身影。就连时常前来游玩的，琉璃色的小鸟也没来。只有阳光照射洒落在地面的牢笼格子状的影子。

是错觉吗，正当亚丝娜把双手重新放回桌子上的时候。

“...妈妈...！！”

这次确实是很清楚的听见了。亚丝娜从椅子上猛地站了起来。

是年幼少女的声音。犹如细银丝发出的声音，与亚丝娜遥远的记忆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唯...是唯酱吗...！？”

亚丝娜轻轻地说，来到牢笼笼格附近。双手握住金属栏杆，拼命地环视四周。

“妈妈...我在这里哟...！！”

声音像是在亚丝娜的脑海中回响一般，却无法知道方向。不过还是感觉到了。那是从下方传来的。因为巨树被白色的云海包裹，所以不管怎么仔细张望也看不见下方，但声音是毫无疑问是从那边传来的。

“我...我在这里哟...！！”

亚丝娜拼命地叫喊道。

“在这里哟...！！唯酱...！！”

如果说——能在这个世界和“女儿”唯相聚的话，那么“他”也一定在的——

“...桐人——！！”

也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不能传达到那边。亚丝娜焦急地环视着鸟笼。难道没有，除了声音之外的方法能让他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吗。

鸟笼的位置情报全部都被封锁了，也无法从笼格逃到外面，这点亚丝娜都确认过了。很久以前，她把茶杯，胶垫扔了下去，想把信息传达给下界的玩家们，但都失败了。亚丝娜焦急地用手紧紧握住金色的笼格。

没办法了吗——。

不。还有一个。以前不存在于这个地方的东西。一个非常规的物体。

亚丝娜跑到床边，把那东西从枕头下方拿了出来。一个小小的银色卡片钥匙。再次回到原处。右手握住卡片，战战兢兢地伸了出去。如果是以前的话，这里是有着无法看见的障壁，但——

“.....！！”

右手没有任何阻碍就伸到了牢笼外。表面光滑的银色卡片，反射着阳光发出光辉。

——桐人...要留意到啊...！！

祈祷着，亚丝娜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手。卡片悄无声息地在空中舞动起来，发出闪闪的光芒，笔直地朝着云海下方落下。

浑身就像被撕裂了一般，我再次向上飞去，右拳打在无形的障壁上。拳头被磁铁般的强烈斥力弹了回去，彩虹色的波纹在空中扩散开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东西...！”

我咬紧牙发出颤抖的声音。

都来到这里了——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囚困亚丝娜灵魂的监牢，马上就能触手可及了。却被“游戏系统”内部的这些无机的程序代码给挡住了去路。

强烈的破坏震动传遍全身，散发出白热的火光。

登录到Alfheim Online的两天里，我按照游戏的规则来到了这里，就像是在此期间内心深处持续蓄积的焦躁爆发了似的。咬着牙，将背上的大剑拔出，右手紧握剑柄。

——此时。

愤怒的火焰让视野变得晃荡摇摆，就在另一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闪着白光的物体。

“...那个是...？”

瞬间，我忘记了愤怒，凝视着光芒。闪闪的发出光辉的那个小东西，慢慢地，慢慢地向着这边落了下来。就像是真夏的空中飘落而下的雪花一样，又像是经过了长途跋涉的蒲公英一样，朝着我舞动而下。

保持悬停，我松开剑柄，双手捧起对着光芒伸去。经过了十分漫长的数秒钟，那白色的光芒慢慢地落到了手中，我将手合拢。感受到

了怀念般的温馨，并将胸前的手慢慢打开。

唯从左边，莉珐从右边看着这边。我也无言地盯着手中的那样东西。

“... 卡片... ? ”

莉珐嘟囔道。确实这东西是小小的长方形卡片状物体。通透的银色表面，没有一点文字和装饰。我望着莉珐，说：

“莉珐，这个，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 ”

“嗯... 这个道具，我也没见过。你点一下看看 ? ”

按照莉珐所说的，我用手指单击了一下卡片的表面。游戏内只要单击一下道具就会出现弹出的窗口，里面却没有任何文字介绍说明。

此刻，唯向前探出身子，触摸着卡片的边缘，说：

“这个... 这个是，系统管理用的ACCESS CODE!! ”

“! ? ”

我屏住呼吸，凝视着手中的卡片。

“... 也就是说，有这个东西的话就能使用GM的权限喽 ? ”

“不是的... 要从游戏内进入系统的话，必须得有对应的控制器才行。我也无法调出系统目录..... ”

“这样啊... 但这东西也不会无缘无故掉到这里来啊。可能这东西是..... ”

“嗯，我想是妈妈为了让我们注意到她才扔下来的。”

“..... ”

我紧紧的握着卡片。不久前，它还被亚丝娜触碰过。她的想法，我多少也感受到了。

亚丝娜也在战斗。也在拼命的对抗着，想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是，有着能够做到的事的。

我看着莉珐，说道：

“莉珐，告诉我。通往世界树当中的那个大门在哪里 ? ”

“诶... 那个啊，在树木根部的DOOM里...”

莉珐担心似的眉头紧锁。

“但，但那是不可行的。那里有守卫驻守，至今为止不管多大的军团都无法突破。”

“即使如此，我也不去不行。”

把卡片收进胸部的口袋中，我握住了莉珐的手。

想一想，这名シルフ族的少女也帮了自己很大的忙了。在这个搞不清左右的世界里，带着焦急的情绪居然能够来到这里，她的知识以及那充满精神的的笑容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总有一天自己要将现实世界的事情好好向她说明一下，并致谢……想到这些，我便张开口说道：

“至今为止谢谢你了，莉珐。接下来我就一个人行动了。”

“…桐人…”

莉珐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说不出话，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又放开了。唯坐到肩膀上，我向后退到一定距离后。

最后再一次看了看悬停在空中，摆动着长长的马尾辫的少女，我深深地低下了头。就这样转过身去。

将翅膀叠起，借助落下的加速度不断的加快速度，笔直地朝着世界树最下部飞去。

急速下降数十秒后，阿伦市街区复杂的构造又进入了眼帘，世界树的根部也展现在了前方。其上部，巨树根部与根部之间有一处巨大的凉台，我调整体势开始减速。

将翅膀尽量展开进行制动，并确定了着陆地点。我伸出双脚，接触石板地面进行刹车，即使这样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音并传到四周。在凉台上高兴得眺望远方的数组玩家，都很吃惊地望着这边。

远离他们的视线后，我对着肩膀上的唯低声说道：

“唯，去DOOM的路你清楚吗？”

“嗯，登上前方的阶梯很快就到了。但是——算了，爸爸？根据现有的情报，推测，要突破大门可是十分困难的。”

“也只有奋力一搏了。失败的话也不会死，不是吗！”

“那倒是…”

我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唯的头。

“而且啊，如果再继续耽误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发狂的。唯也是想尽快见到妈妈吧！”

“...是的！”

唯点头说道，我戳了戳她的脸，朝着眼前的巨大阶梯开始进发。

登上这个幅度较大的石阶梯后，来到了阿伦市街区的最上部。盘踞在阿伦表面的世界树的根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锥型，这些根部在眼前聚集成一根枝干。直径实在是太大了，从这里看去只能见到弯曲的墙壁。

墙壁的一处，并排摆放着两座高度大概相当于玩家身高十倍的妖精骑士的雕像。雕像之间是一扇带有豪华装饰的石制大门。这就是最终任务的开始点，此处看不到其他玩家的身影。大概，“无法突破”已经成为了共通的认识了。

但，我无论如何都要通过那扇门，突破守卫的防守，穿过该通道到达上方不可。

——等着我哟，亚丝娜。我马上就能到你那里的.....

就像要在自己的心中刻上这种想法一样，内心不断嘟囔着。

继续步行了数十米，来到大门前，突然右侧的石像发出了低音量的轰鸣声，其身体也动了起来。我仰望着眼前发生的这出人意料的场景，石像的那夸张的头盔深处双眼发出青白色的光芒俯视下方，张开大口。犹如巨大岩石滚落般低沉音色响彻整片区域。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哟，想要到王城去吗？”

同时间，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询问是否挑战最终任务的提示以及YES和NO两个按钮。我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按下了YES。

这回左侧的石像发出了巨大的声音。

“既然如此，则以汝背中双翼，宣示翱翔天际之力”

雷鸣般的残响消失的时候，大门的中央出现了一道细缝。地面响声扬起，慢慢的，大门朝着左右打开了。

这轰鸣声，无容置疑让我想起了爱因格朗特BOSS攻略战的情景。当时的那种忘记呼吸的紧张感再度复苏了，冰冷的战栗感在背部游走

起来。

在这里即使被打倒也不会死的，我对着自己说道，随后又把这种想法打消。这是赌上亚丝娜解放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起以往的战斗要更加沉重。

“我们走，唯，你可要好好的指引哟。”

“爸爸...加油！”

我摸了下躲回口袋中的唯，拔出了背后的剑。

厚重的石门完全打开时轰鸣声也停止了。内部完全是一片黑暗。刚踏进一步，我正考虑要使用夜视魔法，并准备抬起右手，突然一阵炫目的光芒从头上倾泻而下。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眼前出现的是一片宽广的圆形DOOM状的空间。让我想起了和希思克利夫战斗的爱因格朗特第七十五层BOSS房间的景象，这个空间的直径大概超过了那个的数倍吧。

和树的内部相符，地板是巨大的根如同常春藤一样密合而成。常春藤的外围部分垂直而上，形成墙壁并延续到天盖。

半球形的DOOM天盖，常春藤的密合程度比地面要稀疏一些，描绘出彩色玻璃上的纹路。白光就是从那里倾泻而下的。

然后——天盖的顶点，可以看见一圆形的门。这个被精致装饰的圆形大门，被一个十字分割成四枚的石盘所封闭。目标应该就是通往树顶的直到那扇门的道路。

我双手握剑，深呼吸。双脚倾注力道，张开翅膀。

“——走吧！！”

就像自我激励一般大声叫出，随即猛地向上纵身一跳。

就像一秒也无法等待似的，我猛地飞了上去，随即天盖的发光部出现了异变。射出白色光芒的一扇窗户像是沸腾了一般，里面像是生出了什么东西。光逐渐变成了人的形状，犹如滴水倾注到了DOOM内，那人形身影张开手脚，以及四枚耀眼的翅膀，咆哮着。

这些都是全身覆盖着白银铠甲的巨大骑士。戴着镜子一般的面具让人无法见到其面孔。右手拿着一柄比我的武器更加优越的大剑。毫无疑问，这就是莉珐所说的守卫。

守护骑士望着急速上升的我，再度发出了非人类语言的号叫，对着我正面俯冲而下。

“给我滚开开开开开！！”

我大声叫道并挥动大剑。两者的距离已经几乎为零了，脑袋里传来了一种冰冷火花爆裂的感觉，在那个世界的我多次体验的极限战斗的感觉又回来了。我对着映出自己面貌的守护骑士的面具，毫不犹豫的挥剑而下。

我和守护骑士的剑在空中相交，产生了落雷般的特效，切裂空间。骑士向后弹去并再次将剑高举过头顶，我则是随着剑的摆动，冲到他的胸前。用左手抓住身高相当自己两倍的骑士的脖颈，和他贴的很近。

在跟被CPU控制着的怪兽战斗的时候，看穿对方武器的伤害范围，并在其外侧采取行动是基本。但在对付这种巨大的敌人时，对方即使是最小的攻击动作也通常会产生死角。当然停在那也是很危险的，但这能争取到调整失去平衡的身体的一点时间。

我将右手的剑拉回，再将剑尖刺向守护骑士的颈部。

“呀啊！！”

翅膀全力拍打，借助全身的力道使出突刺攻击。哇！！伴随着硬质物体断裂的声音，剑深深的贯穿了骑士的脖颈。

“嗷啊啊啊啊啊啊！！”

和神一样的外表不同，守护骑士发出了野兽般的叫声同时浑身硬直。紧接着巨大的身躯被纯白色的END FRAME包围，四散开来。

——能行的！！

我内心愉悦地叫道。这些守护骑士的状态数值和SAO里每个楼层的BOSS相比还是差得很远的。如果是一对一，我是不会输的。

视线从被白色火焰包裹的骑士上移开，我抬头望着头顶的门扉。看到前方的光景，我感觉脸部僵硬了起来。

由彩色玻璃所围成的巨大天盖还有很远一段距离，上方几乎全部的窗口，再次出现了白色骑士的身影。数十只——不，是数百只。



“——呜哦哦哦哦！！”

就像斥责自己一瞬间出现的胆怯一样，叫喊道。不管来多少只，全部干掉就可以了。我摆动着翅膀，猛地冲了上去。

天盖上新出现了数名骑士，飞舞而下挡住了我的去路，我锁定了最前排的一名骑士，再度举剑。

为了避免拼剑时动作产生硬直，我将大剑倾斜向下架好，精神集中在敌方的刀剑尖端处，压低身体进行躲避。没有完全看穿对方的套路，敌人的剑擦到了我的肩膀，造成了一点轻微的伤害，但我无视伤害将全部神经倾注到了自己的攻击上。

我的大剑沿一条直线劈下，就像是被吸引一样，直接击中了守护骑士的面具，就这样一刀两断。白色的火焰喷涌而上，消灭的巨大身躯的方向又出现了下一名骑士的身影。

看见敌人的剑已进入了攻击轨道，我咬紧牙，现在已经没有躲避的时间了，如此判断的我只得用左手的护甲直接接下这一击。

冲击直达骨骼，视野左方的HP也减少了一成左右。但敌人的剑路却擦过我的身体，骑士的姿势便瓦解了。我则对着其头部，挥舞右手的剑砍下。

但这次我的速攻击速度减弱了一些，一击并没有直接解决掉它。右方又有新的守护骑士赶了过来。我弯下身体，并借势左脚朝着败将骑士的面具踢了过去。

所幸以往剑士桐人的数据资料中，我认为在这个世界毫无作用的体术技能熟练度也被继承了下来，刚才的踢打也成功的削减了对方的HP。向后仰倒的巨大身体被火焰包裹，发出了扭曲的惨叫，爆裂开来。

第三名骑士的剑，艰难地被我弹开了。

“呀啊啊啊！！”

与呐喊声一道，握紧的左拳对折那镜片般的面具打去。霹咔！！一声清脆的响声，表面上出现了放射状的裂纹，骑士也发出了苦闷的叫喊声。

“坠落吧！坠落吧！！”

我大声叫喊。这种感觉在今早与ウンディネー战士于Yotsunheim交战时都没有感受到，焦灼般的破坏冲动在我的身体内窜动。右手的剑刺向骑士的头，左拳一次又一次的施以猛击。

是啊——，我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独自彷徨在迷宫的最深处，连续的死线不断磨灭着我的灵魂，我就象是要用怪物的尸体筑就自己的墓碑一样不断地舞动着手中的剑。

拳头终于打穿了骑士的面具，黏液般的发光物体飞溅而出。但我就象顺从了内心渴求杀戮的欲望一样，左手继续伸进那光源深处。手腕贯穿头部的同时，骑士全身分崩离析开来，我的身体则被白色的火焰吞没。

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就如同石头一般坚硬。打穿该游戏，解放全部玩家的想法怎么样都无所谓了。陷入了一味地拒绝他人，寻求下一个战场的循环。

又有四、五只守护骑士，高举闪着光辉的剑，发出怪鸟般的奇特叫声落了下来。我一侧的脸庞浮现出了狰狞的笑容，张开翅膀切裂大气冲进骑士群内。强烈的加速感震撼身体全部的神经，联系脑部与肉体的电子脉冲也迸发出了青白色的火花，阻断了视野。

“呜哦哦哦啊啊啊啊！！”

吼叫着，我双手握剑横斩过去。弹开敌人手中的剑。紧接着像风车一样旋转身体，加速到最大速度猛攻守护骑士的头部。

咔，咔咔！持续发出钝重的音色，两个被镜面包裹的头部在空中舞动。如同绽放的白蔷薇般的终结火焰灼烧着我的神经，让我的战斗激情更加火热。

只有在这种死亡的境地，我才能确认自己生命的存在。投身到最大限度的战斗中，最后燃烧殆尽，倒在战场，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回报以前在自己的面前死去的人们。

停止了旋转攻击，我面向敌人，伸出右脚踏在先前如同锥型一样的守护骑士胸口。响起硬中带软的厌恶般的声音，我的身体穿过了骑士。左右各一把剑对着在END FRAME中心停下动作的我刺了过来。我用右手的剑扛下右边的攻击，左手接下左边的突击，连看HP都没来得及确认就开始了反击。

我迅速抓起右侧骑士的手腕，

“咕呜呜呜哦哦哦哦！！”

咆哮地将其高举过头回旋挥舞着，并撞到左边的骑士身上。我又抄起大剑刺穿了紧贴在在一起的骑士，给予它们致命一击。

不管何时，不管敌人来多少，我都会一直战斗下去的。和那时一样，杀戮的火焰已使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焦急，内心也变得越来越僵硬——

不——并不是这样...

——对着我日益僵硬的心，克莱因，艾基尔，西莉卡，利兹贝特，以及亚丝娜他们都在拼命的软化我的心房。

所以我...我要帮助亚丝娜，为了让这个世界真正的结束，我才来到这里。

抬起脸，望着天盖。石门看起来却意外的让人觉得很近。

就在我朝着石门上升的时候，随着逐渐变大的呼啸声一个不明物体刺穿了我的右脚。

是冒着冷光的光之箭。就像是锁定了动作瞬间停止的我一样，箭矢如雨一般落了下来。两根，三根连续命中，HP则咔嚓，咔嚓的减少。

巡视前方，不知何时远距离包围了我的守护骑士们，左手指向我，咏唱着咒文发出刺耳扭曲的声音。第二波光之箭矢发出高分贝的音量纷涌而至。

“呜哦哦哦哦哦哦！”

我抡起大剑弹落箭矢，但还是连中了数支，HP也已经进入了黄色区域了。我抬起脸，凝视着上空的大门。

单枪匹马想要击破远距离攻击的敌人是很困难的。我只得强行突破朝着石门前进。落下的光之箭不断贯穿我的身体，马上就要到达终点了。我咬牙坚挺着，伸出左手想要触碰石门——

——但是。

只过了数秒，我的背部就遭受了猛烈的袭击。回过头去，不知何时一只守护骑士来到了我的身旁，镜面透露出一种坏笑的感觉，朝着我的背部刺去。我的体势顿时瓦解了，加速度也停了下来。

数十只骑士就像是为了猎物聚集起来的白色尸鸟一般，从四面八方靠了过来。咚，咚的发出沉闷的声音，剑一把一把的刺穿我的身体。HP也没有剩余了。

我的视野顿时卷起散发出青色磷光的黑色火焰。一会儿之后我才发现这是自己的END FRAME。在火焰的背景上，出现了一行小小的紫色文字。“You are dead。”

下一个瞬间，我的身体四散开来。

就像切断了一个有一个开关，身体的感觉逐渐消失了。

在爱因格朗特七十五层与希思克利夫交战，并被打倒的记忆开始回放起来，瞬间，我被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

但肯定的是，意识没有被切断。只是处于半思考停止状态，在SAO公测以来我从未体验过“游戏中的死亡”。

这感觉真是不可思议啊。视界失去了彩色，被一片朦胧的紫色所充斥。中央同样是用一排小小的系统文字写着“苏生剩余时间”，右边则是一个逐渐减少的数字。视野深处干掉我的白银守护骑士们，发出满足般的呼喊回到了天盖的彩色玻璃处。

四肢的感觉已不复存在。就算想动也动不了，现在的我和在这个世界被砍倒的玩家们一样，只剩下了一片小小的REMAIN LIGHT。感觉有些没底，凄惨，悲伤。

是的一一很凄惨。我感觉内心某处可能还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是游戏，而这只是报应罢了。我的强势这种东西终究只是游戏数据里的数字而已。而我却想冲破游戏的框架，超越游戏的限界，想做任何事情。

想见到亚丝娜。想包容她的一切，拥抱她那拥有治愈般温度的臂膀，解放思考和感情。但现在我的手却无法触及到。

秒表在不断减少。变成零的话我会怎么样呢，想象不出。

但不管如何，我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一件。再回到这个地方，挑战守护骑士。不管倒下多少次，即使明知道无法取胜——即使我的存在会被磨损，消耗，我也要一直战斗到这个世界全部消失的那一个瞬间——.....

就在这时。下方的视线里，看到一身影横穿过来。

一个人闯入了敞开的大门，以很快的速度上升。

不要来啊，我虽想这么说，但却发不出声。抬头望去，天盖上并排的白色窗口，再次出现了守护骑士的身影。

白色巨人们大叫着，从我身旁通过，纷涌而至冲向侵入者。一个人是无法对抗它们的，我深有体会。我拼命念叨着赶紧逃吧，但人影却朝着我继续笔直上升。

最前列的数只守护骑士，右手握着长大的剑一个接一个挥舞过去。侵入者则用敏捷的机动性进行回避，由于时间差还是被剑擦过了身体。华丽的身影则进行跳跃飞行。

但侵入者还是利用这个势头继续加速，在骑士的队伍中迂回上升。快靠近我的时候，天盖上排出的进行阻止的骑士数量也上升了许多，进行着奇怪的合唱盘旋飞行。

侵入者利用右手的长刀进行防御，反而利用聚集在一起的骑士们当作障壁，利用完美的机动性持续缩短距离。这拼命的飞行令人十分心痛。

终于来到了我的面前，此玩家热泪盈眶的叫了一声：

“——桐人！！”

是莉珐。シルフ少女深处双手，将我抱住。

已经是十分接近大门了，骑士们不用说绝对是不允许这种上升的高度的，它们在上空密集，几排骑士作为肉盾。但莉珐确保了我的安全后随即急转而下，朝着出口直线飞去。

身后响起了诅咒般的咏唱。不一会儿，白色的光之箭呼啸而来。莉珐左右摇摆飞行，想躲避敌人的攻击，但倾注而下的剑雨十分密集，一根没回避开的箭矢命中了莉珐，其震感也传到了我身上。

“....！！”

莉珐屏住呼吸，下降的速度也迟缓了下来。咚，咚，持续的箭矢贯穿了莉珐的身体。我视野上方表示的她的HP瞬间就减少了一半。

追击并不只是光之箭。还有两名以猛烈的势头追击而下的轻装守护骑士，左右两柄长剑挥舞而下。

莉珐向右转身，用单手剑进行格挡，但另一方向的金属块却击中了她的背部。

“啊.....”

莉珐发出惨叫，像个皮球一样，以很快的速度撞到了地上。弹起了数次，擦着地面向前滑行，方才停止了下來。因为这一致命一击，数只守护骑士也跟着飞了下来。

莉珐颤抖的用单手支撑起身体，再度摆动背部的翅膀。利用其在地面上翻滚——突然我的视野被炫耀的日光所充斥。已经来到了DOOM外。

莉珐总算是从这个自己从未经历过的状况中生还了，因恐惧变得冰凉的身体躺在地面上，她屏住慌乱的呼吸，朝身后望去，可能是任务时间结束了，巨大的石门开始慢慢关闭，只见房间深处的白色巨人飞了回去。

手腕中抱得是，摇动着的细小残火。桐人——莉珐在心中呼喊道，不过现在没有时间沉浸在感伤之中了。她坐起上半身，靠在一旁的巨石像脚边，晃动右手打开道具窗口。

没有掌握水属性，圣属性大师技能的莉珐，是无法使用高位的苏生魔法的。所以她只得将道具“世界树之泪”实体化，并把出现的蓝色小瓶拿在手里。

窗口消失后，莉珐拨开瓶盖，把闪光的液体倒在桐人的REMAIN LIGHT上。瞬间，展开了一个类似于苏生魔法的立体魔法阵，数秒后，黑衣少年的身体实体化了。

“...桐人...”

莉珐正坐着，破涕而笑呼喊少年的名字。桐人则露出了伤感的笑容，单膝跪地，右手握起了莉珐的手。

“谢谢，莉珐。...但是，不要再乱来了。我没关系的...不想再麻烦你了。”

“麻烦什么的....我....”

根本没这回事，莉珐本想这么说，但桐人此时站了起来。转过身去——再度，朝着通往世界树的内部的大门走去。

“桐，桐人！！”

莉珐惊讶的说，将力道注入颤抖的双脚，总算是站了起来。

“等，等等...不要乱来啊。一个人是不行的！”

“可能是这样...但，我不去不行....”

看到桐人背向自己喃喃低语的样子，莉珐就像是快要被压垮的玻璃像一样绷直了身体，拼命地寻找着能对他说的话。但，喉咙却像烧了似的无法发声。她只得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桐人的身体。

桐人正吸引着自己，莉珐强烈的感受到。可能是为了放弃和人，才喜欢这个人也说不定，莉珐内心想到，但同时又认为这没什么不好。即使自己这种感情是真实的。

“不... 不要去... 不管桐人什么时候回来... 我... 我... 都会...”

右手轻轻摆放在桐人的手上。耳边传来的是安静而又紧张的声音。

“莉珐... 对不起... 我必须去那里，不然什么都不会结束的，什么也不会开始的。我必须去见她，再一次...”

“再一次... 与亚丝娜...”

究竟听到了什么，莉珐一瞬间没有弄懂。在她那空白的脑海中，桐人话语的残响正在慢慢消去。

“... 刚才... 刚才，你... 说什么...？”

桐人微微低下头，回答道：

“啊... 亚丝娜，就是我要寻找的人。”

“但是... 那个人...”

双手遮住嘴，莉珐向后退了半步。

空白的脑海中，一段记忆深刻的残留影像开始重现。

数日前，在道场和自己比试的和人。

初次见面时，在古森击退サラマンダー的桐人。

记忆中的两人，战斗结束后，都是将右手的剑快速挥动一下，收到了背后。动作完全一样。

完全重合的两人的身影，在放射的光线中逐渐溶解。莉珐睁大眼睛，用细微的声音颤抖勉强地说：

“... 是哥哥... 吗....？”

“诶.....？”

听到这话的桐人惊讶地眉毛动了一下。他漆黑的瞳孔直直地望着莉珐的眼睛。莉珐的眼瞳浮现出的光芒，犹如水面的月亮一样，摇动

着——

“——直...直叶...？”

黑衣スプリガン，用几乎不是声音的声音，念出了这个名字。

周围的石地板，阿伦街区巨大的世界树，以及包含在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崩坏了似的，莉珐/直叶踉跄地又向后退了数步。

和眼前这个少年旅行的这几天，莉珐感觉这个假想世界一切都是那么鲜艳美好。并排一起飞行也让她欢欣雀跃。

直叶倾慕和人，如果说作为莉珐而不被桐人吸引，不对他抱有罪恶感那都是骗人的。但是，对于莉珐来说也是桐人告诉她这个无法延长飞行距离的假想世界ALfheim是另一个真实世界。莉珐也知道了在这个世界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数据参数而是内心真实的想法。

将自己对和人的感情强行冻结，埋藏内心深处的这份苦痛，如果能待在桐人身旁的话，也一定会消去的，莉珐是这么认为的。——构成这个世界基础的“现实”，赋予妖精角色们生命的是处在“真实世界”的真正的人类，明明知道这些，但摆在了莉珐的面前的这个结果却完全出乎意料。

“...太过分啊...太残酷了吧，这也...”

莉珐左右晃动着头，如同在说梦话一样。一秒也不想多待在这里了。她背向桐人，晃动左手。

按下弹出窗口的左下端，几乎不看再次弹出的确认信息就按了确认。紧紧闭上的眼睑下方，七色光环逐渐展开，变得稀薄，最后变成了暗黑色。

在自己房间的床上醒来，最初进入眼帘的是，ALfheim的深蓝色天空。一直以来对这个记忆的色彩都是充满憧憬和哀愁的感情的，但现在却深感苦痛。

直叶缓慢地摘下头上的Amuspere，将其举到眼前。

“呜....呜...”

喉咙深处传出无法控制的哭泣声。两手握住双重细环组成的华丽的机械，因为内心的冲动逐渐施加了力道。圆环因力变得弯曲，直叶发出了微弱的叫喊声。

就这样破坏掉Amuspere，把去往那个世界的通路永久关闭，直叶是这么想的。但还是无法做到。如果这么做的话，圆环那边名叫莉珐的少女，未免也太可怜了。

把机器扔到床上，直叶坐了起来。双脚落到地板上，闭上眼睛，低着头。什么都不要再想了。

敲门声打破了沉寂。接下来，从门外，传来了和桐人音色不一样，但节奏却相同的声音。

“——直叶，我可以进来吗？”

“不要！！不要开门！”

反射地叫喊道。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究竟怎么回事啊，直叶。我也吓了一跳...”

困惑的桐人继续说道。

“...如果是我又使用了NERvGear让你生气的话，那我道歉。不过，这是无论如何都要用的。”

“不是的，不是因为这个。”

瞬间，感情传遍全身。直叶跳了起来，来到门前。

转动把手，拉开门，和人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他那充满担心色彩的眼瞳，正直直的望着直叶。

“我.....我.....”

感情擅自地从眼泪和话语中表达了出来。

“我——背叛了自己的内心。背叛了喜欢哥哥的感情。”

明明就是面对面说出喜欢，直叶的胸口，喉咙，嘴唇就像被刀刃切裂了一样。犹如灼烧一样疼痛，声音越来越激烈。

“全部忘记，放弃这些，去喜欢桐人。嗯嗯，这些都实现了。——但是...但是却....”

“诶.....”

和人瞬间说不出话，之后低声地说：

“喜....欢....但是，我们是...”

“我都知道。”

“...诶...?”

“我已经全部都，知道了哟。”

不能说下去了，直叶心想。但却无法停止了。倾注所有感情的视线望着桐人，嘴唇哆哆嗦嗦的说道：

“我和哥哥其实不是真正的兄妹。这些事我在两年前就知道了。”

不能说下去了。拜托了母亲，得到“等直叶自己告诉和人她已经知道了事实”的承诺，这番努力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感情像这样空挥而做的。通过时间的流逝，认真考虑这个想法的意思，自己明明是这么考虑的。

“哥哥放弃剑道，也是为了避开我吧。很久之前你就知道了吧？我不是真正的妹妹，所以要远离对吧？那又为什么，现在和我那么亲近呢！！”

虽然想着不能说，但话还是无法留住。直叶的话语在走廊寒冷的空气里发出回响，和人的黑色眼瞳也逐渐失去了表情。

“...哥哥从SAO回来我很高兴。又像小时候一样关系变得融洽了，我很高兴。你终于能够再次看着我了，我是这么想的。”

终于，两颗无法忍耐的眼泪顺着脸庞流了下来。直叶将其擦落，压住胸部用最大限度的声音说：

“...但...如果知道会这样的话，哥哥还不如一直对我冷漠就好。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发觉自己喜欢你的这份感情了...也不会因为亚丝娜的事情而感到悲伤了...也不会将桐人代替哥哥去喜欢了！！”

听到这些话的和人稍微睁大了眼睛，表情僵硬。数秒中，全部的一切就像停止了一样，和人的眼瞳晃动，低着头，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

“...抱歉...”

醒来的这两个月里，直叶看到和人的眼神里经常充满慈爱稳健的光芒。但现在，光芒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扩张开来的深暗，看到这些，直叶就像被悔恨的刀刃切裂胸口一样，感到十分疼痛。

“...不要管我了。”



再也不想看到和人这样的表情了。就像被罪恶感和自我厌恶弄垮了一样，直叶逃跑似的关上了门，退后数步。脚跟碰到床边，就这样横倒了下去。

用被单裹住身体，蜷缩起来，哽咽声不断上涌，震动肩膀。眼泪紧接着夺眶而出，白色被单虽吸收了泪水但还是留下了些许痕迹。

在紧闭的房门前，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

转过身去，背靠着门慢慢滑下，坐在地板上。

不是真正的妹妹所以保持距离，直叶指出的那些情况大体上都是正确的。我注意到住基网络的户籍上有抹消记录印的存在，去问我现在的父母，是在十岁的时候。而与直叶保持距离，也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那个时候，我，不懂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的含义。

我没有任何关于亲生父母的记忆，桐之谷峰嵩，翠夫妇在告诉真相后对我的爱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我没有受到外部的打击。但相对的，内心萌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并逐渐根深蒂固。

那就是，与自己相反的人一定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但那个人究竟会是谁呢？我产生了这种疑问。不知道经过了长时间的交往，那人的一切我都知晓了——除了他的家庭状况和我正好相反，就连我偶尔接触到的部分都会变得与想象的一样。这个人又究竟会是谁呢。我真的又会理解这个人吗。

这种违和感，可能是促使我进入网络世界的理由之一。人们通过网络连接到假想体，在这里用与现实不同的态度也是想当然的。这里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个愉快的场所。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非常沉溺于网络，不管旁人的看法一头扎了进去。也导致了自己在那个世界被囚禁了近两年的时间。

名叫SWORD ART ONLINE的世界，如果没有死亡规则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个理想乡。是个永久不会醒来的梦。是个没有终结的世界。

但无法登出的完全潜行型网络游戏的异常情况，终于将我引领到了真理的道路上。

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假想世界，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因为人类都是通过五感接受世界的情报送到脑部处理，从而认识世界。而网络世界不是真实世界的理由就是，可以通过机器开关离开那里。

脑可以识别电子脉冲信号，无法登出的世界。

这就是我对现实世界的认识。

认识到这些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从十岁开始困惑我的问题有多么的空虚。那人究竟是谁，烦恼这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要做的就是信任，接受。自己认识的那人，真的是那个人吗。

透过背靠的那扇门，传来了直叶微弱的哭泣声。

我回到这个世界，初次见到她的瞬间，我真的是感到十分高兴。因为那无意义的疑问造成我和她数年间都保持着距离，为了要取回这些情感，今后我要拆除所有的屏障，要做到想去接触而去接触。

但恐怕这两年，直叶用自己的方法对我有了新的认识。她知道了哥哥只是自己的表哥，为保持距离而困惑，一直都在寻找与我相处的方法吧。而仍然认为她不知道真相的我，同样也对这份感情没有丝毫注意。

我还在这样的直叶面前，多次的袒露自己对亚丝娜的情感。一想到亚丝娜便哭泣。这些伤害了直叶也不难想象。

不，还不止这些。

本是PC白痴讨厌游戏的直叶，开始玩VRMMO游戏的理由，可能也是为了我吧。为了知晓我的世界，直叶迈入了假想世界，长时间以来都是孤身一人。在ALfheim多次帮助我，名叫莉珐的少女——正是直叶。

登录后之所以第一个碰到的会是她，我推测唯是通过寻找附近接入ALO的路由来寻找目标的。而莉珐并不是通过附近的路由连入网络，而是从同一个家连入的，IP地址完全相同。所以说我和莉珐的相遇是必然的，但我作为桐人时脑子大部分也都被亚丝娜所占据，用伤害了直叶一样的方法伤害了莉珐。

我紧紧地闭上眼睛，如同要发出声响似的睁开了眼，站了起来。

现在为直叶做一些事情吧。言语不够还要付诸行动，在SAO的世界，很多人用切身经历向我诠释了这个道理。

有力的敲门声，唤起了茫然自失的直叶的意识。她的身体发射性的动了动。

不要开门，直叶本想这么说，嗓子眼却只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和人并没有扭动门把手，只在门的外侧用简短的话语说道。

“直叶……我在阿伦北部的凉台处等你。”

声音极为冷静，安详。随后和人离开了门前。走廊的另一侧传来了开关门声，寂静再次笼罩整个空间。

直叶紧紧地闭上眼睛，小小的身体再度蜷缩。夺眶而出的泪水，不断地落下。

和人的声音没有一丝动摇的感觉。明明听了妹妹那么多过分的话，却毫不慌乱。

——很坚强啊，哥哥。我也要坚强起来.....

心中默念着，直叶想起了数日前的夜晚发生的事。

那天夜里，和人与现在的直叶一样，躺在床上蜷缩着身子。同样也是想念那位无法触及的人而落泪。那样子，看起来就像是小孩一样。

与桐人相见是在第二天。就是和人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得知沉睡的人的意识在Alfheim——的世界树上，所以他再次进入假想世界。擦去泪水，握紧剑柄。

——那时，我还对他说了要加油、不要放弃之类的话。自己却在这里哭泣.....

莉珐将紧闭的眼睛睁开。眼前，闪耀着光芒的圆冠正横放在前面。

伸出手，拿起圆冠，紧紧地戴在头上。

透过空中薄薄的云彩倾注而下的淡淡阳光，轻柔的洒在阿伦古式街区上。

在登录的地点没有发现桐人的身影。通过地图确认后，现在正处在DOOM前广场世界树的南侧，北侧好像是有一个触发事件的巨大阶梯似的。大概桐人就是在那里等候莉珐的到来。

虽然来到了这里，但还是担心见面。到时候究竟该说什么好呢，莉珐还没考虑。她静静的向前走了数步，在广场角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低着头过了数分钟。突然意识到有人在眼前着陆了。莉珐发射性地身体僵硬起来，闭上眼睛。

但叫莉珐名字的却是个意料之外的人。

“真是的~~~~，我找了你好久啊，莉珐酱！”

一个熟悉的，但却不值得依靠的，精神饱满的声音传来过来。莉珐呆呆地抬起头望去，进入眼帘的是一位黄绿色头发的シルフ少年。

“...蕾、蕾鵒！？ ”

看到这意想不到的脸，瞬间莉珐忘记了苦痛，问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听到后，蕾鵒两手叉腰，自豪似的挺了挺胸，说：

“这个啊，地下水路西格鲁特不在之后，抓住机会解除麻痹，将那两名サラマンダー毒杀掉之后，逃脱了出来，想到也要让那家伙【西格鲁特】尝尝毒杀的滋味，可他却不在シルフ领了，没办法我也只好以阿伦为目标，通过不断地吸引怪物并转嫁给他人，总算是越过了山脉，到达这里是在今天午前哟。花了一晚的时间，真累啊！”

“...我说那可是MPK【大规模玩家PK】啊...”

“不要计较这么多啊！”

好像并不在乎莉珐的话似的，蕾鵒一副高兴的样子，紧挨着她坐了下来。对莉珐如今一人独处感到不解，他看了看周围的情况，说：

“那个スプリガン怎么了啊？你们解散了吗？”

“这个啊...”

莉珐不露痕迹地挪了挪腰空出一些距离，并拼命找寻着语言。但胸口深处被十分的疼痛的硬块所堵塞，没有找到有用的借口。意识到这些时，却将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

“...我，对那个人说了过分的话...明明喜欢，却说了一些伤害他的话...我，真是个笨蛋...”

眼眶再次被眼泪充溢，莉珐拼命忍耐着。蕾鵒/长田本来只是同学，后来又是假想世界里的伙伴，如果让他见到自己真实的感情可能会让他困惑的。莉珐捂着脸，用很快的语速继续说：

“抱歉，我说了奇怪的话。我不想再见那个人了...回去吧，回到苏伊露去...”

即使在这里逃离，现实中的两人之间的距离也只有数米。但还是不敢与桐人相见。不能去他等候的地点，就这样回到苏伊露，和为数

很少的朋友打过招呼后，永久的将“莉珐”沉睡，她内心想到。直到这份疼痛消失，到那时为止。

下定决心后，莉珐抬起头，望着蕾鵐。蕾鵐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下。

“什...什么！？”

蕾鵐如同泡澡一样涨红了脸，睁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一瞬间忘记了这里是街区，就在莉珐以为他中了水属性窒息魔法的时候，突然他抓住了莉珐的双手，放在胸前。

“什什什什么啊！？”

“莉珐酱！”

莉珐没来的及问对方，蕾鵐便大叫起来，声音大到可以让很远的玩家都能听见似的。他伸长脖子，尽可能的靠近向后退去的莉珐，并凝视着对方，继续说道：

“莉、莉珐酱不能哭哟！不时常保持笑容的莉珐酱就是莉珐酱！我，我会一直留在你身旁的...不管是真实世界，还是这里，我都不会让你独自一人的...我，我，喜欢莉欢酱...直叶酱！”

就像崩坏的水龙头一样，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没等莉珐回答他又将脸再度贴近莉珐。一直都很弱气的眼睛绽放出来异样的光芒，伸长的鼻子下方的嘴唇也朝着莉珐靠近过来。

“那，那个，等...”

虽然说做出奇怪的举动是蕾鵐得意的地方，但这样的展开也出乎莉珐的医疗意料，她身体僵硬起来。就像取得了许可一样，蕾鵐将脸贴近，像是要趴在莉珐身上似的不断将身体靠近。

“等.....等，等等...”

莉珐的脸感受到了蕾鵐近距离鼻子放出气息，终于是从麻痹状态回复了过来，并握紧左拳。

“等等....我不是说过了吗！！”

叫喊的同时，莉珐弯下身子，对着蕾鵐全力一击。

“呜啊！！”

由于在街区范围内，该打击没有造成数值伤害，但蕾鵐还是飞到一米高随即又落在了长椅上。他双手捂着肚子发出了苦闷的声音。

“呜呜呜呜呜呜呜...好，好过分哟莉珐酱.....”

“谁，谁才过分啊！！你，你一下子说出些什么话啊，你这个笨蛋！”

脸部终于感到发热的莉珐站了起来。一想起嘴唇差点就被吻上再加上怒火与羞愧的相乘效果，如同龙之吐息一般燃烧了起来，她抓起蕾鵐的衣领连续出右拳打去。

“呜啊！呜咕！抱，抱歉，抱歉！！”

蕾鵐从长椅上滚落，坐在地上右手托着头，并不断摇动。莉珐总算是解除了攻击，猛地坐了下来，又低下了头。

“诶....好奇怪啊...接下来应该就只剩鼓起勇气向我告白这个问题了啊.....”

“...你啊...”

莉珐实在无语，用亲切的口气说道：

“....真的是个，笨蛋。”

“呜咕.....”

一看到蕾鵐那如同被斥责的小狗样的脸，以及呆呆的样子就让人不得不发笑。叹气和笑声混合而出，同时，莉珐感到内心轻松了很多。

到现在为止我压抑的实在太多了啊，莉珐突然想到害怕伤害自己，一直都咬牙忍耐压抑着。因为这个，无法驾驭的情感才会想洪水一样汹涌而出，从而伤害了重要的人。

可能已经迟了——但至少，最后要变得坦率一些。想到这些，莉珐卸去了肩上的力道，仰望天空。就这样低声地说：

“——但我，并不讨厌，你这点哟。”

“诶！？真，真的吗！？”

蕾鵐再次跳到长椅上，像是没有受到惩罚似的抓起了莉珐的手。

“给你点颜色你就开染坊啊！”

甩开蕾鵐的手，莉珐朝着空中飞去。

“——我偶尔也要向你学习一下啊。在这里等着我。——还有就是刚才对不起了！”

对着呆呆表情的蕾鹄，莉珐将右拳张开，摇了摇，随后转过身去。加大翅膀摆动的力道，朝着世界树主干处高高飞去。

围着枝干粗大的世界树，飞了数分钟后，才看到下方宽广的凉台。这里时常被当作自由市场，以及商讨公会活动的地方，但今天却很荒凉。直到阿伦北侧巨大的建筑前都没看到任何观光客。

地面的中央站着一个小小个子黑影。锐利的外形灰色的翅膀，身后斜挂着一把巨大的剑。

莉珐深呼吸，下定决心后在他面前落了下来。

“...呀啊。”

桐人看到莉珐后，挂着平常的爽朗笑容并用简短的话打了个招呼。

“久等了。”

莉珐也笑着回答道。沉默了一会儿。两人之间只有风吹的声音。

“直叶....”

桐人终于开口说道。眼瞳中带着认真的色彩。但莉珐轻轻地抬起手，打断了他的话。翅膀再次震动，向后退去。

“哥哥，来比试一下吧。那天比试的后续。”

说话的同时莉珐将手放在腰间的长刀上，桐人稍微吃了一惊。嘴巴动了动，像要说什么似的，但紧接着还是打住了。

那黑色的眼瞳充溢的深邃的光芒和现实中的他一样，莉珐望着桐人一会儿，数秒后，他点了点头。摆动起翅膀，保持距离。

“——好吧。这次没有任何障碍了。”

桐人依然微笑着回答，手握住了背上的剑柄。

拔剑几乎是同一时间。两阵清脆的金属音，在空中交汇。莉珐手握熟悉的爱刀摆出中段架势，直直地望着桐人。桐人则是弯下腰，大剑几乎贴近地面。和那天完全一样。

“不要手下留情哟。——我上了！！”

说完两人同时跃起。

就在两人缩短距离的片刻，原来如此啊——莉珐想到。那一天，和人摆出的那种乱七八糟，不可思议的架势，就是在这个世界里磨练出来的啊。经过了两年的时间，赌上性命所换取的真正的剑。

想知道，初次考虑深刻的问题。在只有憎恶对象的杀人游戏世界里，和人究竟见到了什么，考虑着些什么，究竟如何生存的，这些都想知道。

莉珐将剑高举，笔直斩下。这在苏伊露来说是无法回避的斩击，桐人就像感受到了空气的流动似的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就躲了过去。之后，桐人呼喊将大剑挑起。莉珐将爱刀拉回格挡，猛烈的冲击让双手都出现了麻痹。

利用武器被弹开的势头，两人又同时从地上跳起。震动着背后的翅膀。描绘出两条螺旋状的轨迹急速上升，在交错点进行剑斗。爆炸般的光亮与声音特效在空中轰鸣，震动世界。

每次剑斗发生，妖精剑士，同时也是剑道选手的莉珐，都很佩服桐人的动作。那没有一丝多余动作，犹如舞蹈一般的优美，攻防一体的剑技一次又一次的施展而出。

在跟着他的节奏不停地挥舞着剑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莉珐发现自己正在逐步缩小差距，逼近这个自己未曾体会过的境界。曾经在这个世界经历了很多次决斗，但一次都没有让她满足。被击破也发生过很多次，但对手全部都是依靠武器的EXTRA攻击或者咒文，而真正在剑术上超过莉珐的几乎没有。

这次，终于可以和比自己厉害的剑士决斗，而且那还是自己最喜欢的人，莉珐感到十分高兴。即使两人不会再有第二次的内心交汇，只要有这一刻就足够了，莉珐这么想到。不知不觉中莉珐的眼眶早已被泪水所充溢。

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激烈的拼剑造成弹返时，莉珐总是向后跳去保持很大的距离。展开翅膀，将剑高高地，高高地举起，摆出大上段架势。

这是最后一击了，莉珐的意思传到了桐人处。他同样将身体压低，把巨大的剑向后举过头顶。

一瞬间，如同平静的水面一样静谧。

莉珐眼泪无声的顺着脸庞留下，泪珠滴落，在静寂的空间中激起波纹，并逐渐扩散。两人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

如同将大气烧焦一般的势头，莉珐向着空中奔去。长刀划出一道耀眼的光之弧。望向正面的桐人，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冲了过来。他的剑也放出纯白色的光芒，如同切裂大气一般飞来。

将爱刀略高举过头顶的这一刻——莉珐松开双手。

失去的主人的剑，变成了光之箭从高空飞落。但莉珐并没有理会，她将双手大大张开，如同迎接着桐人的剑的到来。

这样的话，桐人/和人应该不会满足的。但是，由于自己那些愚蠢的话语伤害他太深了，而莉珐/直叶又没有谢罪的话语。

至少，献出自己的分身的这个身体，死在他的剑下，莉珐这么想到。

两手张开，眼睛半闭，莉珐等待着这个瞬间的到来。

不过——逐渐被白色的光芒溶解的视野中，飞翔而来的桐人的手中，没有拿剑。

“.....！？”

莉珐吃惊地睁开眼睛。视野的一侧，和自己的剑一样，桐人的大剑也正在回旋逐渐掉落。看来是莉珐将剑从手中脱离的时候，他也将自己的武器扔掉了。

为什么——没来得及思考，两人在空中相遇了。同样张开双臂的桐人的身体和莉珐的身体正面撞在了一起，这让莉珐吃惊的忘记了呼吸，就像是在梦中拥抱着对方一样。

动能却没有消失，两人的身体如同化作一体一样在空中旋转飞行。蓝天以及巨大的世界树在旋转时不断的进入两人的眼帘。

“为什么——”

说出口的也只有这句话。近距离望着莉珐的桐人，同时说道：

“为什么——”

沉默着，两人的视线交错，两人接着惯性顺着ALfheim空气中的气流而游走。一会儿后，桐人展开翅膀，控制姿势停止回转，说道：

“我——想要跟直叶你道歉——但是...却无法说出口...至少也让我承受你一记剑击也好....”

莉珐的身后，突然感到环抱着自己的桐人的双臂，加大了力道。

“抱歉——直叶。我好不容易回来了...我，却都没有好好看过你。总是在考虑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好好听过你说的话。抱歉.....”

话语传到耳朵的同时，泪水从莉珐的双眼夺眶而出。

“我...我才是该道歉...”

无法在继续说下去了。莉珐的哭声传了出来，她深深的将自己的头埋进桐人的胸口。

就像是永恒持续般的时间，终于结束了，两人慢慢的在草地上着陆。在莉珐抽噎的期间，桐人一直抚摸着她的头，数分钟后，两人用平静的预期又开始了交谈。

“我...真正的意思就是，现在还不能从那个世界回来。还没有结束哟，没有。如果她不醒来，我的现实就无法开始...所以，现在我还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直叶你.....”

“.....嗯。”

莉珐轻轻地点了下头，低声地说：

“我，会等你的。等到哥哥回到我们的家，到那时....所以，我会帮助你的。请说明一下，那个人...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里来.....”

辛苦地将飞出的两把剑回收后，和桐人一起来到了守护像前的广场处，着陆后，出乎意料依旧在此老老实实等待的蕾鵠跑了过来。望着莉珐身旁站着的黑衣スプリガン，表情瞬息万变，最终他挠了挠头，说：

“诶... 究，究竟要做什么啊？”

莉珐笑着回答道：

“攻略世界树哟。这个人，你，还有我总共三人。”

“这，这样啊... 诶... 诶诶！？”

拍了下脸色苍白向后退去的蕾鵠的肩，加油吧，莉珐这么说道，随后又抬头再次望向眼前巨大的石门。被两座守护雕像夹在中间，就好象拒绝侵入者一样，站在门前就感觉全身被冷气所笼罩。

虽然说要攻略，但在看到桐人那样的剑士都被守护骑士无情打倒的画面之后，说实话只增加两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瞅了瞅身旁的桐人，他也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嘴唇紧闭。

随后，桐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抬起了头。

“唯，在吗？”

话音未落，光之颗粒在空中集结，可爱的小妖精的身姿出现了。两手叉腰，愤怒似的撅起了嘴巴。

“真是的，太晚了吧！爸爸不呼唤我的话我可是不会出来的！”

“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

苦笑着桐人伸出了左手，小妖精坐到了上面。蕾鵠见状以很快的速度伸长脖子，像是很感兴趣似的。

“呜啊，这，这就是私人妖精吧！？我可是第一次看到啊！！呜哦哦，好厉害啊，好可爱啊！！”

听到这话，唯立即睁大眼睛缩起身子。

“怎，怎么回事啊，这个人！？”

“我说，你吓到她了。”

莉珐不由分说地拉着蕾鵠的耳朵让他远离唯。

“不要在意他就可以了。”

“...啊，啊啊。”

桐人一副惊呆了的样子，眨了两三次眼睛后，重新望向唯。

“——从刚才那场战斗中你了解了些什么吗？”

“是的。”

唯那可爱的面孔浮现出严肃的表情，并点头说：

“那些守护怪兽，虽然状态数值上并不怎么强悍，但用处模式比较异常。与离门的距离成反比，不断增加刷新量，最接近门的时候可以达到每秒出现十二体。那些都是...按照不可能攻略的难易度设定的.....”

“嗯。”

桐人眉头紧锁，点头表示同意。

“因为能够击落一两只单独行动的守卫，所以很少有人能发觉这点，但守卫在总体上却和绝对无敌的巨大BOSS一样。单单为煽动玩家的挑战心而去煽动，和兴趣紧密相连，到了极近距离的时候解开锁定，大概一开始就是这样打算的。不过真是这样的话倒麻烦了.....”

“不过在异常方面爸爸的技能熟练度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只有瞬间的突破能力的话或许是不行的。”

“.....”

桐人稍微静默地思考了一会儿，抬起头，望着莉珐。

“....抱歉。能再一次原谅我的任性陪同我一起吗。比起现在眼前无解的情形，还不如多召集一些人，搜寻其他途径，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内心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已经，没有犹豫的时间了.....”

莉珐听到这席话，一瞬间，想到了给シルフ领首都苏伊露领主馆发信息的这个主意。想要领主朔夜，带着シルフ族高等级玩家前来救援。

但很快，莉珐就轻轻地咬了咬嘴唇放弃了这个想法。她的脑海中，想起了，今天早上，Yotsunheim遭遇的ウンディネー一族的情形。他们凡是都已效率与安全优先，无视莉珐等人的恳切要求，执意要狩猎毫无抵抗的邪神。

当然，不能够将朋友的朔夜，和那些ウンディネー们相提并论。但朔夜是一个背负着重大责任的领袖。比起个人的感情，不得不优先考虑种族全体的立场才是常识。总有一天会要挑战攻略世界树的，但必须的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行，听从莉珐一人的委托而冒险做出全灭的举动怎么想都不可能。

短时间的沉思之后，莉珐抬起脸，用明快的口吻说：

“我明白了。我们再努力一次看看吧。能做到的事我什么都会做.....还有，这家伙也是。”

“诶，诶诶～.....”

被莉珐手肘顶着的蕾鵒，那一直显得十分困扰的眉毛，角度下调到了最大，并且发出了不情愿的叫声，嘟囔着莉珐酱和我是一心同体等等话语，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

地底传出低沉的轰鸣声，莉珐感觉到浓密的妖气正不断地从敞开的石门内侧流出，她轻轻地抖动了一下翅膀。刚才为了救助桐人而闯进这里时精神高度集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但再度站到门前就感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压力。

但，内心却又不可思议地平稳下来。

如今，自己正处在暴风雨之中。不管是现实世界，还是幻想世界，都发出响亮的音符，正在发生着改变。虽然完全不知这股激流的去向，但现在，只能以远处见到的灯火作为目标，朝着它拼命飞去。

紧跟着桐人，莉珐与蕾鵒也拔剑出鞘。包括唯在内的四人视线交汇之后，都展开了翅膀。

“.....出发！！”

以桐人的呼声为信号，四人冲上天空，一口气突入D00M的内部。

就和事前的说明一样，桐人用猛烈的加速度朝着天盖中央的大门开始急速上升。莉珐与蕾鵒则留在地面附近，开始咏唱治疗咒文。

天盖的发光部分，如有粘液滴落一般，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白色的巨人不断刷出。桐人发出不爽的吼叫声并不断上升，冲了过去。与守护骑士相比较显得十分矮小的他与骑士先头部队相交的那一瞬间，雷鸣般的爆炸声与闪光让DOOM摇动起来。

复数的巨人一瞬间身体就被切断四散开来，看到这样的情景，身旁的蕾鵟发出了低低的惊叹声。

“.....好厉害啊。”

确实这剑的威力十分恐惧。但莉珐，看到如同鬼神般战斗的桐人的前方的景象，就感到冷气在身体上不断地游走。

再怎么说明，敌人的数量也太多了。网状般的天盖处刷出守护骑士的密度，都已超出游戏平衡的规模了。就连如今最难的地域地下世界Yotsunheim内部的迷宫的怪物涌出速度，和这个相比都显得要平稳多了。

守护骑士聚集形成群落，划出弯曲的曲线一个接一个朝桐人袭来。空间内持续闪现着炫目的光亮，被击飞的骑士们，身体犹如雪花一样飞舞逝去，但也就在一体被消灭的期间又能增加三体，就是这样的状况。

与大门的距离只剩下一半的路程了，桐人的HP也减少了一成左右。千钧一发之际，处于待机状态的莉珐与蕾鵟发动了治愈魔法。桐人的身体被青色的光泽包裹，血槽开始回复。

——但是。

也就在咒文传到桐人身上的同时，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

低空飞行的一群守护骑士，发出短暂的奇怪叫声聚集到了一起，将脸朝向莉珐两人的方向。

“呜啊.....”

蕾鵟发出了抽搐般的叫声。

莉珐感觉守护骑士们，镜面面具之后的视线正集中到了自己的身上。下意识地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为了避免被当作目标，莉珐和蕾鵟对桐人只释放治愈咒文，其余一概不使用。一般来说怪物都只是进攻那些侵入到反应圈内的玩家，而远距离使用弓或者咒文攻击的玩家几乎很少攻击。

但，看来守护骑士和外界的怪物不同，像是被赋予了更加恶意的算法程序似的。如果能对攻击范围内的玩家施加辅助咒文的玩家有反应的话，那么前卫主攻手，后卫治愈这样的队形配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到别的地方去！莉珐这样的愿望落空了，五六只骑士组成的群组，扇动着四枚翅膀发出声响，开始急速下降。他们的右手握的，比起莉珐的身高还要高出一点的巨大刀剑，闪闪发光就像是渴望鲜血一般。

莉珐突然对着蕾鵒呼喊道：

“我去引开他们，你继续在这里咏唱治愈咒文！”

随后莉珐立即上升。但，在至今为止的战斗中只听从莉珐指示的蕾鵒，握紧右手，“等等”说出了这番话。莉珐吃惊地转头回望，蕾鵒用紧张颤抖的声音，但脸上怪这衣服从未有过的严肃表情，说：

“莉珐酱...，我，虽然不明白，但，这个，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对吧？”

“——是的。大概，已经不是游戏了哟，只有现在。”

刚一说完，蕾鵒就握着摇杆飞了起来。就在莉珐愣住原地不动的期间眼看着他远去，正面冲进守护骑士的群落中。

“笨，笨蛋.....”

——明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这么想的时候蕾鵒已经飞到了莉珐无法立即追上的距离了。再将视线转到远处，刚才还满血的桐人，HP再度开始减少。莉珐马上又进入了回复咒文咏唱。用很快的速度组成咒文的期间，她不住地望着蕾鵒的背影。

蕾鵒将在飞行过程中完成了的风属性攻击魔法，对着正面而来的守护骑士释放而去。许多枚绿色的刀锋，如同扇状一般展开飞去，像是要纠缠住骑士们似的劈去。说句安慰的话，只能说骑士们的HP减少了一点，但他们的目标已经全部转移到了蕾鵒身上。

发出了扭曲般的怒号声，白色巨人的群落，朝着对峙而来的矮小绿色少年袭来。蕾鵒如同在风中飘舞的木叶一般摇摆不定地飞行，很危险地躲过巨人的剑击来到了敌群后方。

莉珐咏唱完毕，遥远的上空上战斗的桐人被治愈咒文之光覆盖。数只守护骑士再次作出了反应，开始下降。那一队骑士很快便与追赶蕾鵒的群落合流，白色势力顿时倍增。

空中战不怎么拿手的蕾鵒，还是用他那惊人的集中力躲避着杀来的剑击。有时HP还是会有些减少，但都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

“...蕾鵒...”

看着那样拼命的飞行，莉珐不由得胸口有种触动，她内心很清楚那种躲避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当莉珐的回复咒文再度施加到桐人身上的时候，落下的守护骑士数量明显增多了。

最后，围追蕾鵒的守护骑士分成了两股，看来是打算采取从左右夹击的行动。如同落雨般的剑尖中的一根，击中了蕾鵒的背部，将他的身体猛烈地击飞。

“蕾鵒，够了！赶紧逃到外面去！！”

再也看不下去了，莉珐叫了起来。一度退出的玩家，在内部的战斗仍旧持续的期间是不能够再次通过大门进来的。之后就只能靠自己发挥极限了，莉珐做好了觉悟，咏唱这回复咒文准备起飞。

但，就在这时，蕾鵒转头望向了莉珐。望着他脸上浮现出的充溢着某种决心的笑容，莉珐停止了翅膀的展开。

身体不断遭受剑击，蕾鵒开始咏唱新的咒文。身体，被深紫色的光泽包裹。

“.....！？”

意识到这是暗属性魔法的光辉，莉珐屏住了呼吸。同时，展开了一个复杂的立方体魔方阵。这极大的级别让人联想到相当高级的咒文。シルフ领是很难有机会见到暗魔法的，所以一时间也无法判断其效果。

魔方阵以一根轴不断旋转，眼看着不断地变大，全方位地将接近的骑士群全部包裹。复杂的光纹闪现，凝缩变小——接下来释放出了强烈的闪光。

“啊.....！！”

莉珐，对着这过于炫目的光泽下意识地遮住了脸。放出如同粉碎天地的爆炸声，使得整个DOOM都强烈晃动起来。

白色的视界回复到往常只有一秒。莉珐用手遮住脸拼命凝视着爆炸中心点，接下来吃惊地说不出话。那么密集的守护骑士，很漂亮地全部被消灭了。只有紫色的残光在空中飘舞。

真是恐怖的威力啊。范围攻击魔法中如此强大威力的咒文，风魔法以及火魔法是没有的。蕾鵠这家伙，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样的隐藏技能啊，莉珐惊叹的同时感到十分愉悦。如果多几次这样的攻击的话，打开通往大门的突破口也是将是可能的。总之还是先给蕾鵠施加治愈魔法吧，就当莉珐抬起手——紧接着她惊呆了。

爆炸余光残留的地方，蕾鵠那矮小的身影已不复存在了。取代的是，只见一小小的绿色REMAIN LIGHT孤单地飘舞在空中。

“——自爆魔法.....？”

莉珐惊愕地说道。照这么说——记忆中暗魔法是有这样的魔法存在。但在死亡的同时负担的惩罚数额是普通情况的数倍，可以说是一种禁忌的咒文。

一段时间莉珐说不出话，只得紧紧地闭上眼睛。这顶多是游戏，顶多就是些经验值，但为了这些蕾鵠耗费了许多努力和热忱，如今都牺牲掉了。从这里撤退是不允许的，她下定决心后睁开双眼，凝视着上空。随后——

看到这个景象，莉珐感到两腿都失去了力量。

不知不觉间，DOOM的天盖，已经被许多白色的怪物所填的密不透风。

变成小黑点的桐人，仍在一点一点地，逼近天盖。他的剑每次晃动之后，被切断的骑士的身体都会啪啦啪啦地不断掉落。但这仍像是在广阔的沙丘上用针打洞的行为。守护骑士的身体组成的白色肉壁，虽然出现了些凹陷但在下一个瞬间就被填了回去，用厚实的障壁阻碍着桐人的行进。

“呜哦哦哦噢噢！！”

如同鬼神一般战斗的桐人，吐血般的叫喊声传到了莉珐的耳朵里。莉珐反射性地高举双手对着桐人施展回复咒文，却又将手慢慢落了下来，小声地说：

“...没用的，哥哥....这样下去，这样下去...”

说实话，桐人所说的，这个世界囚困了那人的灵魂，这个话题一开始莉珐还有些不相信。这里说到底只是个享受游戏的假想世界，对她来说那件事就和噩梦一般的被“SAO世界”侵蚀的话题一样，让她产生了抵触情绪。

但，莉珐如今第一次感受到了至今为止都没有接触过的“恶意系统”。本应在这个被公正的平衡性所驱动的世界是无法见到的，却在对玩家充满着杀意，就像挥舞着沾满鲜血的镰刀一样的这个空间里——感受到了这些。这是神的杀意。任谁都无法反抗的。

突然，犹如诅咒一般扭曲的低沉声音，在DOOM内部响起。

一部分守护骑士停止了移动，左手前伸咏唱起咒文。这就是封锁了桐人第一次挑战此处，被封锁了行动的，光之箭矢咒文。被那个射中后短时间会处于麻痹状态，接下来就要吃下所有的剑击。

预想到桐人再次被无数的刀刃刺中，莉珐不寒而栗。

就在这时。

突然，从身后传来的海啸般的声波敲击在了莉珐发软的翅膀上。

“.....！？”

莉珐慌忙转头过去，进入眼帘的是一一以密集队形通过敞开的大门，身着新绿色光泽铠甲のシルフ族战士的身影。

手握一眼就能知晓的精英级别武器，身着绽放光泽的成套装备，这玩家的大集团，犹如春之暴风一样从莉珐身旁通过，朝着天盖处笔直上升而去。数量，不下五十个。

哑然的莉珐集中视线，他们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指示器。戴在眼眉上的帽檐挡住了颜面让人无从得知他们都是谁，但看出现的名字却都是シルフ领的强有力的玩家。听到他们的吼叫声，守护骑士群中断了针对桐人的咒文咏唱，再次移动起来。

莉珐的背部因战栗和感动抖动起来。但，参加DOOM攻略战的并不只是他们。

シルフ的精锐部队最后一排通过大门的数秒后，再度传来了声响。还有和那声响混在在一起的如同远处落雷般的巨兽的吼叫。

突入进来的这群新军团的人数，比起シルフ部队要少很多。差不多有十名。但每一名骑士的坐骑却十分巨大。

“飞龙……！”

莉珐惊讶地叫了出来。从头到尾差不多有玩家数倍大小，覆盖着铁灰色鳞片的飞龙集团。龙的额头与胸部，以及长又大的两翼前缘都装备着闪着光辉的金属装甲，都证明它们不是野生的怪兽。

额头装甲的两侧，伸出一条用银色锁链制作而成的缰绳，跨坐在背部的玩家用手紧握。骑手也身着崭新的铠甲，可以见到头部两侧突出的三角形耳朵，以及腰部铠甲下部伸出的长尾巴。

他们应该就是ケットシー族最终战力，龙骑士队。被当作底牌秘藏的，只出现在截图上的传说中的战士，如今正飞翔在莉珐的眼前。

浑身血液如同沸腾一般情绪高昂，猛地张开翅膀，站了起来，突然间身后有人对莉珐说道：

“抱歉，来晚了。”



转过头去，站在那里的正是身着高齿木屐，和服上衣のシルフ领主-朔夜。站在她身旁的ケットシー领主艾丽莎-露，耳朵啪嗒啪嗒晃动着，说：

“抱歉啊，总动员龙骑士锻冶工匠锻造这么多人数的装备和龙铠直到刚才不久才完成哟。把从スプリガン少年那里得到的钱与自己的钱凑起来，我们和シルフ一样金库都已经完全空了哟！”

“也就是说这里全灭的话，两种族就都破产了。”

朔夜抄起双手，清爽地笑道。

——来了啊。两人一起，不顾领主地位丢失的风险，这么快就赶来了啊。跨越了抢夺资源这种MMORPG的游戏本质，将风险计算弃之不顾的两族同盟部队，一定会发挥出GM设想之外的强大力量。

“...谢谢...谢谢...你们。”

莉珐只能用颤抖的音色说出这番话。果然在这个世界，还有比规则与规矩这些常识更加重要的东西存在啊，这样的思绪充满了莉珐整个胸膛，除此之外再也说不出任何话。

但两位领主在听到莉珐的致谢后，异口同声地回答了她，之后认真地望向天盖处。朔夜将右手握的扇子啪地打出声响，用很高的嗓音说：

“那——我们也行动吧！”

坚决地点了下头，三人离地飞行的前方，已有几个守护骑士从白色障壁群落中俯冲而下，迎击冲击而上的シルフ部队。中央处桐人依旧在进行着激战，也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了援军的到来，不顾一切阻挡着突击而下的骑士群，与障壁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朝着DOOM中央部急速上升的艾丽莎-露高举右手，用可爱而又响亮的声音叫道：

“龙骑士队！火焰吐息【BRAZE】准——备！”

十骑龙骑士，将莉珐三人包围组成宽广的圆形阵列悬停在空中。双翼全力展开的飞龙将长长的脖子弯成S型，牙齿内部微微透漏出橘红色的光芒。

接下来，朔夜将红色扇子唰地高举起来。

“シルフ队，ExtraAttack准备！”

排成密集方阵的シルフ部队，突进的同时将右手长剑举过头顶。祖母绿色电光如同织网一般包裹在刀身上。

看起来就像是白色虫群一般，集结了大量人数的守护骑士群，发出刺耳的怪叫声蜂拥而至。艾丽莎-露紧咬嘴唇，要求守护骑士忍耐，直到对方到达极限距离后，猛地挥下右手，大声喊道：

“火焰吐息【FIRE BRAZE】，攻击——！”

紧接着，十头飞龙，将积攒的红莲劫火一同喷射而出。深红色的火线，脱出一条长长的尾巴在空中疾驰。耸立着的十条火焰柱，直接

突入进包围着シルフ队以及前方桐人的守护骑士群中。

啪，炫目的光辉照亮整个D00M。瞬间过后，膨胀了的火球立即炸裂开来，化作巨大的爆炸炎壁。强烈的轰鸣声摇动世界。炸得七零八落的守护骑士遗骸呈放射状扩散开去，引出白色的火焰燃烧殆尽。

但是，给人以无限数量感觉的守卫，白色的肉壁中又刷出了新的骑士群，就像是要强行突破燃烧的业火似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要吞噬最前线的桐人，膨胀的液体上张开了巨大的口。

就在白色骑士到来的瞬间，朔夜快速将扇子挥落，喊道：

“Fenrir Storm，放！！”

シルフ部队没有一丝慌乱的动作，将手中长剑向前猛刺过去。五十把剑，每一把剑身上都迸发出Fenrir雷光，深深贯穿空中的守护骑士，将其劈开。

再度出现的纯白色闪光将世界染白。这次没有发生任何爆炸，取代的是纵横无尽四处游走的巨大雷光，在此期间被击中的守护骑士全都化成粉末四散开来。

粉碎了第二次进攻而下的大集团，守护骑士壁的中央部分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但也就像液体表面回复原状一样，周围不断地填充缺失的部分。

只有趁现在，莉珐确信道。她瞬时将长刀出鞘，朝着天空开始突进。领主们也做出同样判断。朔夜那犹如鞭笞一般锐利的声音响彻开来：

“全员，突击！！”

这毫无疑问是在此幻想世界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战斗。后方持续不断释放的火焰吐息，守护骑士一个接一个地被烧死，坠落。采用了犹如弹头一般密集阵形的シルフ部队，朝着肉壁的更深处穿去，用持有超强威力的长剑不断砍倒蜂拥而至的巨人们。

处在弹头尖端位置的是，矮小的黑衣スプリガン身影。装备等级明显要比シルフ族战士差，但他却用近乎神速的速度挥舞着巨剑，所有接触到剑身的东西都会瞬间破坏，化作尘埃。

莉珐从シルフ队中央开出的间隙不停向上飞去，来到了桐人的身后。将从桐人身后袭来的守护骑士的大剑用长刀弹返，再将刀身深深砍进镜面具之下的白色发光体。随后用尽全身之力挥舞着剑横砍过去，斩掉骑士的脑袋，骑士的身体便被喷出的白色火焰所吞噬了。

桐人不时转过头望着莉珐，说：

“直叶——身后就拜托你了！”

“就交给我吧！！”

两人用相同的视线回应了对方，莉珐和桐人的背紧紧贴在一起。就这样盘旋上升，将眼前出现的守护骑士一个接一个的击倒。

一对一的话，要将巨人其实击落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与桐人紧紧贴在一起的莉珐在速度几乎相同情况下总能感觉骑士的动作变得迟缓了一些。不——大概自己的神经加速了吧。以前在剑道的比赛中曾出现过很多次，所有的一切都能直接反映在脑海中并充分理解，这种感觉传遍莉珐全身。

莉珐感觉自己就像和桐人融为一体了一样。直接相连的神经上，带着青白色尾巴的电子脉冲信号传导着信息。即使不看他，也能知道身后桐人的动作。被桐人用剑击打过的守护骑士的头，转过身来的莉珐直接将其削掉，高高抛起。被莉珐破坏了面具，并击伤了的骑士，紧接着又被桐人的大剑深深插入了近乎同一个部位。

桐人，莉珐，シルフ队，龙骑兵团，在白热化的战斗中组成了一个能量整体，侵入无限刷出守护骑士的障壁，不断地剜掘，深深的向里突入。骑士的数量虽然是无限的，但DOOM的空间是有限的。持续前进也是有限的，突破障壁的那个瞬间总会到来的。

“呀啊啊啊啊！！”

随着吼叫声，被莉珐纵向劈开的守护骑士的身体，瓦解，四散开来。

对面，只有一瞬间，看见了DOOM的天顶。

“哦哦哦！”

大声叫喊的桐人，从莉珐的背后离开，化作黑色闪电朝着肉壁的间隙突入。像是要阻止他似的，发出怨恨的叫声，最后的守护骑士群分别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逼近。数量近乎三十。

“桐人！！”

莉珐本能的将自己的剑举过头顶，毅然决然地对着桐人的左手扔了过去。

旋转上升的浅绿色的长刀，就像被吸引似的落到了桐人的手中。

“呜.....哦哦哦哦哦哦——！！”



发出如同震撼整个DOOM的咆哮声，桐人将右手的大剑，左手的长刀，用极快的速度做出交叉攻击。

右上向下砍落，左下往上挑起。闪耀的光辉的两把剑，随着角度的变化描绘出一条纯白色的圆形。就像是日全食之际太阳外部迸发的

日冕一般。被卷入到数十连超高速斩击中的骑士们，身体就像是纸片一般被切得粉碎，全部向四周散去。

望向白色END FRAME四起的方向，这次看得十分清楚。树枝如同网格一般络合而成的DOOM天盖中央的那十字形分割的圆形大门。这就是贯通世界树的枝干，直接通往树顶之城的Alfheim的最后一扇门。

黑色身影划出一条光之尾，朝着门的飞翔而去。通过了大门。终于。

莉珐眼前的守护骑士聚集了许多，一瞬间就将间隙给填充掉了。看见桐人突破了防卫线后，朔夜对着后方叫喊道：

“全员掉头，后退！！”

与シルフ队一同掉转方向，在火焰吐息的援护下急速下降的莉珐，一瞬，转头望了下天盖的方向。因守卫屏障的阻挡，桐人的身影早已看不见了。但莉珐的心之眼却看见了，不断向着高处，高处，朝着之前谁都没有到达过的领域奋力向前的他的身影。

飞吧——上吧——前进吧，不论是何处！穿过巨树，翱翔蓝天，直到世界的核心——！

速度快得像要灼烧脑神经一般，我就这样奋力飞过了最后的距离。

眼前出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大门。分成四份的石板被十字组合到了一起，在中央处紧缩着。在门的那一侧，她——亚丝娜就在那里。连同我的另一半魂魄，继续被遗留在那个世界。

身后，传来守护骑士们发出的类似于哀怨的轰鸣声。它们转过身，像是要朝我追来一样。而且，大门周围天盖发光部分也再次刷出了骑士，朝着我涌了过来。

但，我的速度更快一些。大门早已在我伸手能够触碰的范围了。

但是——却。

“...打不开...！？”

预想之外的事态让我不由得发出了声。

大门无法打开。之前不久都还认为只要接近的话这个令人厌恶的沉重大门就会打开，但紧密闭锁的十字沟槽，连打开的痕迹都没有，阻挡着我行进的方向。

现在没有时间减速了。我把右手的剑架在腰部，向前突进想要打碎前方的石壁。

之后，十分猛烈的攻击打在了门上。剑尖与石板擦出的火花四溅开来。但——门的表面，连一点伤痕都看不到。

“唯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混乱之中，我大声叫道。难道是，哪里还不够吗？不仅要冲破守护骑士的防守，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道具以及什么FLAG吗？

唯发出铃音般的声响从冲动并再度挥剑的我的胸部口袋中飞了出来。用她那小小的双手抚摸着挡在前方的石板。

“爸爸。”

她转过头，用很快的语速说：

“这个门，并不是需要什么任务FLAG而锁住的！是需要系统管理员权限的。”

“怎——怎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这个门，是玩家绝对无法打开的！”

“什.....”

我说不出话来。

也就是说，这个最终任务——到达世界树上的空中都市的人，能够转生成真正的妖精，这些都是眼看就能到手，却又永远无法摸到的胡萝卜吗？难易度上升到了极限不留任何机会，以及绝对无法打开的大门，除非有系统权限的钥匙才能打开，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感到全身力气尽失。身后，传来以我为目标如同波浪一般蜂拥而至的守护骑士的叫喊声。但是，我却已没有握紧剑的气力了。

——亚丝娜，都到这里了，明明都来到这里了...再过一会儿，就能见到你了...。充满着你手心上温度的那张卡片，难道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接触了吗.....？

——不。等等。那个，那个确实是.....

我睁开眼睛。左手伸进腰部的口袋寻找。有了。那一片小小的卡片。唯说过的。那个具有系统权限代码【SystemAccess-Code】的东西.....

“唯一——用这个！”

我将拿出的银色卡片伸到了唯的眼前。唯一瞬间睁大了眼睛，随后点了点头。

小小的手抚摸着卡片的表面。几束光之纹络，从卡片上直通到唯的体内。

“正在改写代码！”

说完，唯将双手手掌触碰了大门的表面。

我眯着眼睛看着这过于华丽的动作。唯的手触碰到的地方，青色的闪光线条呈放射状向四周散去，随后，门本身也开始发光了。

“——准备传送！！爸爸，抓紧了！！”

我用左手手指紧紧抓住唯伸出的小小右手。光之线从唯的身上流入了我的体内。

突然，脑后不远处传出了守护骑士的怪叫声。在身体无法动弹的期间，不知多少把大剑从落了下来。不过——，那些剑就好象失去了实体一般，什么感觉都没有便擦过了我的身体。不，开始变得通透并失去实体的其实是我。我的身体变得稀薄，融入了光芒之中。

“——！！”

不经意间，我被吸向了前方。化作数据流的我和唯，冲进了早已转变成玻璃体并闪着白色光芒的大门内。

意识的空白只持续了一瞬间。

摇了几下头，眨了眨眼睛的我将传送过后的余味给抖落。这和在爱因格朗特内使用转移水晶之后的感觉很类似，但和总被传送到大门处的喧嚣广场不同，此处四周充满了沉寂。

我从单膝跪地的姿势，慢慢地站起身。眼前的是一副担心表情的唯。现在的她并不是以妖精的姿态，而是以本来的，十岁左右少女的

形态。

“没事吧，爸爸？”

“——嗯，这里是……？”

我点头回应，同时环视四周。

这是一个极其——奇妙的地方。就像是最新的游戏一样，和进行了过量精致装饰的苏伊露以及阿伦街道有显著的不同，进入眼帘的是一幅单调的景象，只有一些毫无细节处理以及技术处理的白色板块。

像是通往哪里的道路一样。不是直路，而是向右弯曲的道路。向后望去，那边也是同样的曲线道路。看来是一条长长的弯道，又或者像是环形的道路。

“...我也不清楚啊，导航用的地图情报，并没有关于此处的信息……”

唯困惑地说。

“知道亚丝娜所在的地点吗？”

听完，唯闭上了眼睛一会儿，随后大大地点了下头。

“嗯，很近——很近。在上面……这边来。”

从白色连衣裙内伸出的素足踩踏着地板，不出声响地跑动起来。我将右手的剑收到背上，慌忙追了过去。左手上原有的长刀消失掉了。恐怕是，刚才传送的时候，刀可能被传送到了系统上原有的所有者莉珐身边去了。如果她没有将剑扔过来的话，自己也不会突破那最后的障壁的。我闭上了眼睛一会儿，对着左手那残留的触感默念着道谢的话语。

跟着唯跑了数十秒，左侧，外围方向的墙壁上一个四方形的门进入了眼帘。同样也是毫无装饰。

“从这里好像能通往上部。”

唯停下脚步说道，我对着她点了点头，将视线移到门旁——一瞬间，我惊呆了。

出现在那里的是，上下并排两个三角形按钮。在这个世界是第一次见到，但在现实世界是经常见到的形状。只能让人想到是电梯的控制钮。

总觉得，忽然间，身穿战斗服、背着剑的自己跟这个地方是如此的格格不入，这种感觉让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不一——奇怪的是这个地点。如果按钮和以前见到的东西功能一样的话，那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那么.....这又是哪里呢？

但是，这个疑问只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了一会儿。不管是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亚丝娜在这里的话。

我毫不犹豫的，伸手按下了朝上方向的三角形按键。很快的，砰的一声，门滑开了，里面出现了一个长方体的小房间。我和唯一同走了进去，转过身来，果然门的旁边上有一系列并排的按键操作板存在。如果闪着光芒的按钮标示了现在的位置的话，那上方就还有两层。我犹豫了一会儿，按下了最上方的按钮。

又是一声效果音。门关上了，缓缓上升的感觉传遍我的全身。

电梯很快便停了下来。敞开的电梯门的外侧，是和刚才的地方一模一样的弯道通路。我握紧右手，朝向唯，说：

“高度是这里没错吧？”

“嗯。——很近了....这里已经很近了。”

刚一说完，唯便拉着我的手跑了出去。

又经过了数十秒，我一边拼命地抑制体内高昂的情绪一边在奔跑在通路中。不知跑过了多少个内侧并排着的大门，但唯连看都不看就继续朝前跑去。

终于，来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唯停了下来。

“.....怎么了吗？”

“墙的那边有.....通路....”

说话的同时，唯用手抚摸外侧光滑的墙壁。手突然停了下来，墙壁上出现了和石门处一样的青色线条，游走着并相交成直角。

突然，粗犷的线条将墙壁划出了一个四角区域，BUN，的一声内壁消失了。里面出现的是果然是一条光滑平坦的极其枯燥的通路，并笔直延伸向前。

唯什么话都不说，踏进了这条通路，并提高了在一楼时的速度，开始奔跑起来。从那稚嫩的脸上，像是一秒都不愿多等似的，浮现出一种迫切的情绪，看着唯的这种表情，我确信了亚丝娜就在附近。

快点，快点，心中专心地念着，并一个劲的向前进。很快，前方的通路到了尽头，一个四方形的门挡在了前方那个。她没有停下脚步，她伸出左手，顺势将门推开。

“——！！”

前方见到的是，正在缓缓落下的太阳。

无边无际的夕阳之空覆盖着整个世界。我略微感觉到视点的位置有些违和，之后注意到了。此处被设定成相当高的地点。可以看见圆弧形的地平线。听见强风的呼啸声。

不知不觉，我回忆起了那个瞬间。

亚丝娜和我依偎在一起，望着浮游城的终结，看着那个永远处于夕阳之下的世界。她说的话，也浮现在我的耳边。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啊啊——是啊。我，又回来了哟。”

说着这话，我将视线转向脚边。

地面上并不再是水晶的地板，而是粗壮的树枝。

朝向深红色夕阳的狭窄视野，重新变得宽广起来。头顶上的是，如同支撑天空的树枝朝向四周延伸，树叶也十分繁茂。眼下也扩展这几根树枝，树枝的那头则是稀薄的云海，以及遥远地面上的蜿蜒流淌在绿色草原上的河流都依稀可见。

这里是世界树之上。莉珐....直叶在做梦都想见到的，世界之巅。

不过——

我慢慢转过头。如同墙壁一般屹立着的世界树枝干不断向上延伸，分叉开来。

“根本没有啊...空中都市什么的.....”

我呆然地说。有的只是那条枯燥的白色通路。那种东西根本就算不上是传说中的都市。本来，要和最终任务中所宣扬的内容一样的话，应该就会在突破DOOM大门的那一刻触发什么事件的。但我却没有听到任何通关的吹奏乐曲声。

也即是说，这一切都是空无一物的礼品盒。用包装纸以及缎带装饰着外表，但宽广的内部却是架空的谎言。对于在梦中都想要转生成上位妖精的莉珐，究竟要怎么告诉她才好呢。

“....不能原谅....”

我下意识念叨道。运转这个世界的究竟是谁，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经意间，我的手被轻轻地拉起了。唯担心似的抬头望着我。

“啊啊，是啊。出发吧。”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将亚丝娜救出。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到这里的。

眼前的是延伸向夕阳的巨大树枝。树枝的中央有着一人工打造而出的小路。道路的前方，被茂密的树叶所遮挡——树梢的那头，有着一个被夕阳反射出金色光芒的东西。我和唯，朝着光芒跑去。

我拼命压抑着如同起火般的焦躁与迫切念头，顺着树枝上的道路进发。又过了数分钟——数十秒，这样每一个瞬间在我那加速的知觉中，都像是被延长到了无穷一样。

通过了浓郁繁茂的不可思议形状的树叶群，继续穿越，在道路上前行。和蜿蜒的树枝相适应，短短的阶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出现在前方，我摆动着翅膀飞越过去。

那绽放出金色光芒的正体，终于明晰了。那是金属框架纵横交错的格子——不，是鸟笼。

与我们奔跑着的这跟粗壮树枝相平行，处于上空不远处的另外一根延伸而出的树枝上，挂着一个圆筒上部逐渐变小的传统形鸟笼。但，这个鸟笼的体积十分巨大。恐怕不只是小鸟，就连猛禽都能关进去。是的——这可能是用于其他用途的——

从感觉像是很遥远的记忆中，我想起了在艾基尔的店铺内听到的那番话。五个玩家用铁罗汉飞行到达了限界高度，并拍摄的一张截图。在那照片中，一个少女被关在一个不可思议的鸟笼中。是的，没错。是亚丝娜——亚丝娜在那里面。

拉着我右手的唯的小手，也很确信的加强了力道。我们用几乎滑行的速度疾驰，飞过了最后的阶梯。

雕琢成小道的树枝，变得十分细小并直接通往鸟笼的下部，道路到这里就没有了。

已经能够看清金色的鸟笼内部了。一个巨大的盆栽植物，各种各样的花盆将铺满白色瓷砖的地板变得绚丽多彩。中央的是一个带有豪华顶盖的巨大床铺。旁边的是一个纯白的圆桌，靠背很高的椅子。一个少女坐在椅子上，双手合在一起放在桌子上，低着头，像在祈祷着什么。

直直披下的章法。和唯类似的薄薄的连衣裙。以及背部伸出的优美的细细的翅膀。所有的一切，都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出红色的光辉。

少女的脸虽然无法看清。但，我还是知道的。没有不清楚的道理。就像是相互吸引的魂魄磁场一般，只要一看见她我的眼睛便放出光芒，在两人之间迸发出了火花。

此时，少女——亚丝娜，抬起了头。

不知是不是因为非常强烈的思念，在我的内心中那思念的身影早已被升华成了满溢着光辉的形象。脑海中浮现出了时而如同锐利刀刃般伶俐的美丽，时而又令人感到亲切而又顽皮的温馨，在短暂而又怀念的日子里，总是伴随我身旁的她，脸上先是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之后双手合在一起遮住了嘴。榛色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湿润的光泽，不一会儿睫毛的形状又被渗出眼泪所改变。

最后的几步路，我一口气飞了过去，用不成声的嗓音低声说道。

“——亚丝娜。”

同一时间，唯叫了起来。

“妈妈……妈妈！！”

小路的尽头，与鸟笼相交的部分，有一扇用比牢笼外壁要稍密一些的笼格制成的四方形牢门，旁边有一个类似于门锁机关的金属板。门虽然是关着的，但唯还是拉着我的手丝毫没有减缓前行的速度，直到门前她抬起右手朝着左侧伸去。手被青色的光泽所包裹。

紧接着，手向右侧一挥，门上的金属板就飞了出去。不一会儿就化作光之颗粒消失掉了。

唯松开我的手，双臂使劲向前伸去，再度呼喊起来。

“妈妈——！！”

就这样，一口气冲进了入口敞开的鸟笼中。

亚丝娜，也很快地从椅子上站起。放在嘴边的双手大大的张开，之后嘴唇颤抖着，却用很清晰的嗓音，说：

“——唯酱！！”

随后，唯那跳起来的幼小身体，直接投入了亚丝娜的怀中。两人的栗色与黑色长发在空中摇摆，夕阳色的光芒也随之舞动。

紧紧拥抱着的唯和亚丝娜，相互靠着对方的脸颊，如同确认般的再一次呼喊起对方的名字。

“妈妈……”

“唯……酱……”

两人的泪水不断地落下，在夕阳的照耀下放出火焰一般的光辉，并消失掉了。

我放慢了前行的速度，一步一步慢慢走近亚丝娜，来到她跟前数步处停了下来。抬起头的亚丝娜，眨了眨眼睛，将泪水拭去，正面望着我。

就和那时一样，我移动不懂。就像是继续靠近，用手接触的话，全部都会消失一样——而且现在的我，样子也和当时不一样。スプリガンの浅黑色肤色，向后梳理发型，与之前的桐人相同的部分一处都没有。我只得强忍着泪水，一直凝视着她。

但，就和那时一样，亚丝娜嘴唇动了起来，然后呼喊起了我的名字。

“——桐人。”

经过短时的静寂，我的嘴也动了起来，也呼喊起她的名字。

“……亚丝娜。”

我向前迈出最后两步，双手张开。将被怀抱着的唯的身体，以及亚丝娜那优雅的身体一同抱住，紧紧地抱住。怀念般的想起飘散了过来，怀念的体温也透过我的身体传了过来。

“……抱歉，来晚了。”



我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亚丝娜在如此之近的距离望着我的眼睛，回答道。

“不，我相信你。一定——回来帮助我的……”

不需要更多的言语。我和亚丝娜不知不觉都闭上眼睛，将脸埋在对方的肩膀上。亚丝娜的双手紧紧地环抱着我。夹在二人之间的唯也发出了幸福的呼吸声。

——这样就行了。我这样想到。

如果说这个瞬间变成末日，就算是要燃尽生命我都不会后悔。在那个世界应该终结的生命，在此处完结，就这样化作永恒……

——不，并不是这样。好不容易终于要从这里开始了。这个剑与战斗的世界终于要迎来结束了，我们要在名为现实的崭新世界开始新的旅程。

我抬起头，说：

“我们走吧。回到现实世界去。”

拥抱后，我和亚丝娜的手仍紧紧握在一起，唯还是像刚才一样抱住亚丝娜的一只胳膊。我望着唯，问：

“唯，亚丝娜能从这里登出吗？”

问完，唯稍微皱了下眉毛，很快摇了摇头。

“妈妈的状态被一串复杂的程序代码给锁住了。需要系统控制器才能解除。”

“控制器.....”

偏着头，亚丝娜用紧张的语气说。

“我，在实验室的最下层好像见过类似的机器。...啊，在实验室还有一些.....”

“那个，就是那条白色的什么都没有的通路吗？”

“嗯.....你们是从那里来的？”

“是的。”

我点了点头，亚丝娜则对着我像是有什么事一样，眉头紧锁。

“难道....没碰到什么，奇怪的事吗？”

“不，谁都没碰到。”

“.....可能，须乡的手下到哪里闲逛去了。你就算用剑砍了他们也无所谓！”

“诶....须乡！？ ”

对于亚丝娜说出的这个名字，我感到惊愕同时也完全理解了。

“是那个男人....须乡做的吗？把亚丝娜你关在这里。”

“嗯。——不只这些，须乡还在这里进行着一样恐怖的.....”

亚丝娜的语气中透漏着很深的怨恨，像要述说些什么，但随后她还是摇了摇头。

“接下来的事，还是等到回到现实世界后再说吧。须乡如今像是不在公司。趁现在去操控服务器，把大家一起解放....。走吧！”

虽然有许多想要知道的事，但让亚丝娜回到现实这是最优先的。我点了点头，转过身去。

拉起被唯抱住的亚丝娜的手，我朝着早已消失的大门处飞奔而去。两步，三步，正准备低下身钻过笼门时。

——像是有谁，正看着我们。

突然间，我感到附近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氛围。这种感觉就和在SAO世界中，不是被怪物，而是被躲藏在阴影中的橘红杀人者盯上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突然间我松开亚丝娜的手，握住背上的剑柄。准备拔出剑，当手稍微动了下，就在这时。

鸟笼一下子被水淹没了一样。噗通，我们的身体好象被一种粘性极高，浓稠色的液体包裹住了一样。

不，并不是这样。呼吸还能进行，但空气却异常沉重。身体虽然想行动，但就像是在粘液中一样，感到一种强大的阻力。身体很重。连站立着都感到很难受。

同时，世界的光亮也逐渐远去。夕阳色笼罩的鸟笼，被深色的黑暗逐步吞噬。

“——怎，怎么回事！？”

亚丝娜叫了起来。那声音也像是从深深的水底发出的一样，发生了扭曲。

我的身体被一股从未有过的令人厌恶的战栗感所侵蚀，转过身去想要抱住亚丝娜与唯。但身体却无法动弹。粘稠的空气，像是有思考一样阻挡着我的行进。

终于，世界全被黑暗笼罩。不，多少还是有些不同。身穿白色连衣裙的亚丝娜与唯还是能够看见。其他的背景都像是被浓密的黑色所涂抹了一般。

我咬紧嘴唇移动着右手。鸟笼的笼格应该就在附近。只要抓住它，就能将身体从这个空间中拔出来——但，伸出去的手却什么都没摸到。

并不只是眼睛所见的。我们完全掉入了某个不知何处的黑暗世界中。

“唯——”

知道现在的状况吗，我刚想这么问。但在亚丝娜的手臂中，唯突然身体向后仰去，发出惨叫声。

“呀！爸爸...妈妈...请小心！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话还没说完。唯那幼小的身体就布满了紫色的电光。瞬间发出炫目的光亮——回过神来，亚丝娜的手腕中已空无一物了。

“唯！？ ”

“唯酱——！？ ”

我和亚丝娜同时叫道。但却没有回答声。

在这粘稠而浓密，真实黑暗的暗色里，只留下了我和亚丝娜。我拼命的伸出手，想要靠近亚丝娜的身体。眼睛里充满了不安情绪的亚丝娜也对着这边伸出了手。

但，就在两人的手指触碰到之前，一股强烈的重力朝我们袭来。

就像是被放置在深深的粘液沼泽的底部一样。我忍耐着压在身上的压力，单膝跪地。同时亚丝娜也倒了下来，双手撑着那看不见的地板。

亚丝娜看着我，嘴巴微微动了起来。

“桐人.....”

没关系，我会守护你的——我刚想这么回答，就在这时。一阵带着粘稠感的笑声的高音声响响彻在黑暗之中。

“呀啊，怎么样啊，这个魔法？我准备在下一次更新时导入到这个游戏中的哟，看来效果太强了，不觉得吗？”

这种带有毫不遮掩嘲讽意图的声音，一听就能知道是谁。这声音就是在沉睡着的亚丝娜面前，嘲笑我是英雄的那个男人发出的。

“——须乡！！”

我拼命地支起身子站起来，大声叫道。

“切切切，在这个世界请不要这么称呼我。你们称呼我必须冠以王的名字哟。妖精王，欧佩隆陛下——请这么称呼我！！”

话语的结尾，突然变成了高音的绝叫声，同时我的头部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猛地打了一下。

我的头无法动弹，不知什么时候一名男子出现在了不远处。穿着杂乱无章刺绣图案的靴子，白色紧身裤所包裹的一条腿，正踩在我的头上，左右摇晃着。

我将视线上移，男子身体被刺眼的绿色长衣包裹，在那之上，是一副犹如手工艺品的秀丽面容。不——那些都是假的。用毫无棱角多边形建模构筑而成的美丽面孔，缺乏常有的生气，倒不如说是十分丑陋。红红的嘴唇咧开，歪向一侧，就和之前见过的坏笑一样。

即使外表换了，我也很清楚。这个男子就是须乡。是抢夺了亚丝娜的灵魂，并把她关在这里，我无论怎么憎恨都不为过的男个男人。

“欧佩隆——不，须乡！”

几乎趴在地上的亚丝娜，抬起脸，一副刚毅的神情，高声叫道。

“你做的那些勾当，我全都看到了！！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我是不会允许的，绝对！！”

“诶？是谁说过不能允许的啊？是你，还是他呢？难道说是神明吗？很抱歉，这个世界没有神哟。除了我之外，哈，哈！”

话语混杂着刺耳的笑声，须乡更加猛烈地踩踏我的头，无法忍受重力的我，只得趴在了地板上。

“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听到亚丝娜的话，须乡弯下身子，从我的背上拔出剑。把巨大的剑笔直立在他那伸出的食指上，咕噜咕噜的不断垂直旋转着。

“——话说回来啊，桐之谷君，不...还是称呼你为桐人比较好。我没想到你居然会来到这里啊。究竟是勇敢呢，还是愚蠢呢。嘛啊，如今打倒你很容易，所以还是过后再做吧，呵呵。我听说我的小鸟从牢笼中逃出来了，想着要好好教训你一下就急忙赶回了，这一看可真让我吃惊啊！牢笼里居然有蟑螂进来了！——这么一说，我还有一个奇妙的程序运行一下啊...”

须乡停止了说话，摇动左手调出窗口菜单。歪着嘴看着发出青色光芒的屏幕，一会儿之后哼的发出一阵鼻音，关闭了窗口。

“...不知道你是怎么逃脱的。那究竟怎么一回事啊？还有就是你究竟是如何登上这里的啊？”

看来他还是不知道唯被消去的事情啊，我稍微放心了一些，说：

“飞到这里来的，用这双翅膀。”

“——哼，算了。直接问你的脑袋就明白了。”

“.....什么？”

“你难道，认为我是异想天开才做这些事情的吗？”

须乡不时地用手指将剑身抛起，脸上浮出了如同毒液般的狰狞笑容。

“由于原本是SAO玩家的献身协助，我关于思考记忆操作技术的基础研究也已经完成了近八成了。以往谁都没驾驭的，直接控制人类灵魂的神之技能，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成为我的东西了！而且，在今天我又得到了新的实验体。哎呀，这可真是高兴啊！！窥视你的记忆，更改你的感情！！光是想想就激动不已啊！！”

“这种事...你认为我会让你得逞吗.....”

对于须乡说出的这些骇人听闻的话，我惊愕地说道，他再次将右脚踩到我的头上，跟之前一样不断的摇动着。

“你啊，还真是不接受教训还用NERvGear上网啊？那我就让你和其他的实验体一样吧。你果真是个笨蛋，是个小鬼啊。就连狗，被人踢飞一次后都会留下深刻记忆的。”

“这种...这种事，我是决不能允许的，须乡！！”

亚丝娜，脸色发青大声叫道。

“如果你对桐人下手的话，我是绝不会原谅你的！！”

“小鸟哟，你的那些憎恶之心，只要我按下开关你就会绝对服从我的那天马上就要到来了。”

用一副陶醉的表情说道，须乡一只手握着我的剑，左手手指抚摸着光滑的刀身。

“好了！在你们的灵魂被篡改之前，让我们来点欢乐的派对吧！啊啊...终于，迎来了这个让大家久等的时刻了。最棒的客人也到来了，不枉我一直忍耐到现在啊！！”

须乡转身过去，双手大大张开。

“现在，这个空间发生的事都会被录下来！请尽情给一些漂亮的面孔哟！！”

“.....”

亚丝娜紧咬嘴唇，盯着我，用很快的语速说：

“....桐人，请快点登出吧。在现实世界揭露须乡的阴谋。我没关系的。”

“亚丝娜.....！”

那一瞬间，我的身体就像被蔓藤撕裂一般。但我还是立即点了点头，摆动左手。只有现在这些情报的话，确实能够作为物证请救援部队出动。只要能够停止雷克特制造的ALO服务器的话，全部事情就会公诸于世的。

——但。窗口却没有出现。

“啊哈哈哈哈哈哈！！”

须乡弯曲身体，捧腹大笑。

“我不是说过了吗，这是我的世界！谁也没法从这里跳脱的！！”

呵，呵，须乡的身体如同跳舞一般舞动着四处徘徊，突然将左手举起。手指一打响，从无限的黑暗上空，发出喀拉喀拉的声音，同时落下两根锁链。

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响落下的锁链的前端，一副宽幅金属手铐闪耀着暗淡光泽。须乡拿起一端，来到我眼前咔嚓一声将倒在地上的亚丝娜的右手铐了起来。接着，她轻轻的拉了拉延伸至黑暗之中的锁链。

“呀啊！”

突然间锁链卷了上去，亚丝娜的右手被吊了起来。直到脚尖刚刚离开地面才停了下来。

“你这家伙...在做什么.....！”

我叫喊着，但须乡根本无视我，只是哼着歌单手握着手铐环。

“我可是准备了许多小道具哟。嘛，先用这个东西吧。”

说话的同时，手铐铐上了亚丝娜的左手，锁住了。随后也卷了上去，亚丝娜双手被强行拉扯着吊在了空中。因为强烈的重力影响，秀丽的眉毛也出现了弯曲。

须乡在亚丝娜面前抄起双手，吹起了下流的口哨声。

“不错啊。果然不像是NPC女的面容啊。”

“.....！”

亚丝娜盯着须乡，随后低下头闭上眼睛。须乡的喉咙深处发出呵呵的笑声，他慢慢走到亚丝娜的身后。手捧起长长的一绺长发，用鼻子进行了一次深呼吸。

“嗯，好香啊。要再现现实世界中亚丝娜的香气还真是不容易啊。我也想评价一下放在病房里的那台分析机所作的努力啊。”

“住手...须乡！！”

无法忍耐的怒火传遍我的全身。红色的火焰在神经上奔腾，瞬间，我将压迫在身上的重力给弹飞了。

“呜....哦....”

用右手支撑身体，我慢慢从地上爬起。单膝跪地，将所有力量灌注到膝盖上，慢慢起身。

须乡用演戏一样的动作，左手叉腰，头左右晃动。走到我的面前，歪着嘴巴。

“哎呀哎呀，观众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趴在那里！！”

突然间双腿被横扫了一下，失去支撑的我又倒在了地上。

“呜啊！！”

肺部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内部的空气就像被压空了一样，我不由得叫出了声。再次两手伏地，抬起头，须乡则是嘴唇两端上扬露出恶毒的笑容——右手将剑，朝着我的背部刺去。

“啊.....！”

厚实的金属贯穿身体的感觉，将我体内四处游走的怒火吹灭掉了。剑贯穿我的胸口中央，深深地插入地板之中。虽然没有痛感，但

还是有一种强烈的不快感袭来。

“桐.....桐人！！”

我望着发出惨叫的亚丝娜，正想说没关系的时候。

须乡比这更快一步的抬头仰望着黑暗的上空，说：

“系统指令！疼痛吸收机能，变更为LV8。”

刚说完，一阵刺入脊椎的纯粹痛感，以很快的速度传遍我的整个背部。

“.....咕.....”

我发出呻吟声，须乡则是愉快的笑了起来。

“咕咕咕，我还有两碟下酒菜哟。随着等级增高痛觉也会提升，所以请尽情让我高兴些吧。如果是LV3以下的话，就算是登出后恐怕这惊人的症状也会有所残留哟。”

随后，他拍了拍手，又回到了亚丝娜身后。

“现...现在立即放了桐人，须乡！”

亚丝娜叫道，当然须乡是没有听见的样子。

“我啊，最讨厌这种小孩子了。明明什么能力，背景都没有，就如同只有嘴吧胜人一筹的虫子。呵呵，把他像标本箱的虫子一样钉在那里让他无法动弹。还有就是，你现在的处境还有办法担心他啊，我的小鸟？”

须乡从身后伸出右手，用食指抚摸着亚丝娜的脸颊。亚丝娜扭着头，想要躲避，但由于强烈的重力根本无法动弹。

须乡的手指在亚丝娜的脸上不断地摸来摸去，突然落到了脖子上。亚丝娜因厌恶，表情扭曲起来。

“住手.....须乡！”

拼命地支撑起身体的我叫道。亚丝娜却浮露出了刚毅的笑容，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没事哟，桐人。这种事情伤害不了我的。”

说完，须乡呵呵的发出刺耳的笑声。

“这样不会伤害我啊。你不管什么时候都保有那份自尊啊——三十分钟？一小时？还是说整整一天？请尽可能多持续一些时间吧，让

我高兴一些吧！！”

大叫的同时，须乡的右手抓住了亚丝娜连衣裙胸口处的红色领结。连同布料，一同拉扯下来。血红色的领结缎带无声的在空中飘舞，在我的眼前无力的飘落。

从破损，大大裂开的连衣裙的胸口处，可以看到白皙的肌肤。亚丝娜因为屈辱歪着脸，禁闭的眼角处也稍稍震动了一下。

须乡歪着脑袋，将右手伸到亚丝娜的肌肤处，坏笑起来。嘴唇犹如新月一般咧开，伸出血红色的舌头。发出粘液滴落的声音，舔上了亚丝娜的脸颊。

“咕，咕，想让我告诉你，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舌头伸出，须乡用狂热般的声音在亚丝娜的耳边私语道。

“等在这里玩乐之后，我再去你的病房。锁上门，关闭摄像头，那个房间就成了密室了哟。就只有你和我两人。在那里设置一个巨大的显示器，播放今天的录像，然后再和你快乐一次。和你真正的身体。——首先夺取你心灵的纯洁，随后在玷污你的贞操！！真是有趣啊，你不觉得这是很独特的体验吗！！”

完全暴露出本性的须乡发出刺耳的大笑声，充斥着整个黑暗，并消失在暗色中。

亚丝娜一瞬间睁开双眼，依然很刚强的紧紧闭着嘴唇。

但，无法抑制的恐惧化作两颗透明的泪珠，顺着长长的睫毛流了出来。须乡则用舌头舔食了那滴下的眼泪。

“啊啊....真是甜啊，甜啊！我说，继续哭给我看吧！！”

就像燃尽全身一样的白热化的怒火，如同一道闪电穿过我的脑中，眼睛里布满了激烈的火花。

“须乡....你这家伙....你这家伙！！”

我大叫着，不顾一切地晃动着四肢，想要站起来。但刺穿我身体的剑，却纹丝不动。

我感到双眼被泪水说充溢。就像个虫子一样笨拙的蠕动着，挣扎着，我咆哮道：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绝对要杀了你！！”

我的叫喊声让须乡，发出疯狂般的大笑声，传遍整个黑暗空间。

如果现在，能有力量借给我的话——

双手的手指不断抓着地板，就算是一厘米也要向前移动的我，默念着。

如果现在，能够给我站起来的力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性命，魂魄全部拿走都无所谓。变成鬼甚至恶魔都可以，只要能砍到那家伙，让亚丝娜回到她应该回到的地方的话。

亚丝娜的样子映射在我的眼中，我感觉思考已变得灰白，就像被烧尽一样。怒火与绝望的火焰将我吞噬。思考的回路一点不剩的都化作了灰烬。变成如同骨头一样干涸的固体，已经什么都无法想，无法思考了。

只要有一把剑，什么事都能做到。因为我是站在一万名剑士的顶点的英雄。是打倒魔王，拯救世界的勇者。

幻想世界只不过是企业根据市场调查的结果而建立的，只是个游戏罢了，但我却把它当作是一个现实，并有一种在那里变强，真正的自己也能变强的错觉。从SAO世界那里解放——或者被那里流放，回到现实世界之后，我不是也为自己的贫弱的肉体而失望过吗？内心的某处，不还是希望继续留在那个世界，去做最强的勇者，不是吗？

所以在知道亚丝娜被囚禁在某个游戏世界的时候，就想着自己的力量终于能够发挥用场了，又能成真了，而不去求助拥有力量的现实中的大人们，满不在乎的来到了这里。再次取回那压倒其他玩家的幻想力量，这不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那丑陋的自尊吗？

如此一来现在的结果——想当然的都是报应。对吧，你【这里是主角自己骂自己】就是个满足于自身那不知被谁给予的力量，不过是个天真孩子罢了。单单一个拥有系统权限的ID就能将你击败。如今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悔恨。如果觉得讨厌，干脆就放弃思考吧。

“想逃离这里吗？”

——不，我只是认清现实了。

“不肯屈服吗？屈服于自己曾经否定的系统之力？”

——这不是没办法吗。我是玩家，对方可是GM。

“这些都是侮辱那场战斗的话。通过我俩的战斗，我领悟了人类的意志力要比系统力量更加厉害，并且充满了未来的可能性。”

——战斗？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数字的增加减少，不是吗？

“并不是这样的，你应该很清楚的。站起来。站起来，握紧剑。”

“——站起来，桐人！！”

声音如同雷鸣，闪电一样切裂了我的意识。

很久远的感觉，就像一瞬间全部接通了一样。我睁大了眼睛。

“呜....哦....”

喉咙深处发出嘶哑的声音。

“哦....哦哦哦.....”

牙齿紧咬着嘴唇，发出类似濒死野兽的吼声，我用右手撑在地板上，让手臂立起来。

我想站起来，但插穿背部中央的剑，却牢牢的重重的压迫着自己。

——不能因为这个东西露出在地上挣扎的丑样。我是绝对不会屈服这并未伤及灵魂的攻击的。在那个世界受到的这样那样的攻击要比这个猛烈得多。痛得多。

“呜....咕，哦哦！！”

发出简短的咆哮，同时我将全身的力量注入里内。咔嚓，剑发出沉重的声音同时离开了地面，从我的背部脱落并滚落到了地上。

我晃动着身子站了起来，须乡则很惊讶的看着我。眉毛立即揪到一起，并将手从亚丝娜的身上拿了下来，像是演戏的动作一样耸了耸肩。

“哎呀哎呀，我明明将物体的坐标给固定了啊，看来还是有奇妙的BUG残存啊。运营小组还真是无能啊……”

他嘟囔着来到我面前，挥舞着右拳朝着我的脸颊打来。

我伸出左手，在空中接住了对方的拳头。

“哦……？”

我看着再次露出惊讶面孔的须乡的眼睛，张开口。将脑海深处想起的那一连串的话语，原封不动地重复一遍。

“系统登录。ID‘希思克利夫’。密码……”

复杂的英文数字串咏唱完毕，随即笼罩在我身上的重力消失了。

“什……什么！？那是什么ID啊！？”

须乡露出犬齿惊愕的叫道，甩开我的手向后退去，左手左手朝下晃动。青色的系统目录窗口出现了。

但，比那家伙的手指更快一步，我的口中发出了声音命令。

“系统命令，超级管理员【スーパーバイザ】权限变更。ID‘欧佩隆’等级变更为LV1。”

刹那间，须乡手下方的窗口消失了。他瞪大眼睛，望着什么都没有的空间又望向我，如此往复好几次之后，愤怒般地再次摆动起左手。

“比…比我还要高的ID…？不可能…不可能有的…我是支配者…创造者啊…是这个世界的帝王…是神啊…”

如同将抽样的声音加速播放一样，须乡用尖叫的声音喋喋不休地说。望着他那崩坏而变得丑陋的面孔，我说：

“并不是这样，不是吗？这都是你盗窃来的吧。不论是世界。还是这里的居民。你只不过是坐在盗窃而来的王座上，独自高兴的小偷帝王罢了。”

“你...你这个小鬼...居然...敢对我这么说...我会让你后悔的...我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作装饰品的.....”

须乡将如同钩子一样弯曲着的食指对着我，扯着嗓子叫喊道。

“系统命令！！物体ID‘Excalibur【誓约胜利之剑】’实体化！！”

不过，系统没有回应须乡的声音。

“系统命令！！听到了吗这个废物！！这是神的...神的命令啊！！”

我将视线从怒号着的须乡身上，转到了仍被吊在那里的亚丝娜处。

被用力拉扯变得破烂不堪的连衣裙，只有几块破烂布料还包在她的身体上。头发凌乱，脸颊上闪着泪光。但眼瞳却没有失去光泽。她那坚韧的灵魂并没有受到伤害。

——马上就会结束的。请再等一会儿。

我望着亚丝娜榛色的眼眸，心中默念道。亚丝娜则微微地，像是确认般的点了点头。

望着被虐待过的亚丝娜的身影，我的心中再度燃烧起了新的怒火。我将稍微抬起头，说道：

“系统命令。物体ID‘Excalibur’实体化。”

说完，我面前的空间开始歪曲，一串细微的数字列以很快的速度流动着，形成了一把剑的形状。剑尖开始逐渐被色泽与质感所充溢。这是把带着金色光泽，美丽装饰的长剑。毫无疑问，和在Yostunheim中心部地下城的顶端封印的那把武器一模一样。这把许多玩家做梦都想得到的最强之剑，只用一句命令便让其出现了，对此我有一种难以言语的不快感。

我握着剑柄，把它扔到眼睛瞪得溜圆的须乡那里。看着他用笨拙的手势拿起剑，我轻轻地迈出左脚。

用力踩了下依旧躺在地上的大剑剑柄，剑发出咔嚓的声响，旋转着垂直飞起。对着在黑暗中放出钢铁色光芒，并开始落下的剑柄，我将右手横向挥去。随着沉重的声响，剑被我握住。

我将这把朴素的黑色大剑对着须乡，说：

“该是了断的时候了。小偷帝王与镀金的勇者.... 系统命令，疼痛吸收机能置为LV0.”

“什... 什么...”

听到将假想的痛觉调到了无限制级别的这个命令，手握黄金剑的妖精王，脸颊上出现了动摇的表情。一步，两步，向后退去。

“不准逃走。是那个男人的话，不管什么场面都绝不会退缩的。那位——茅场晶彦。”

“茅... 茅场...”

听到这个名字，须乡的表情便强烈的扭曲起来。



“茅场.....希思克利夫....是你啊。你又想来妨碍我吗！！”
右手将剑高举过头顶，须乡发出了切断金属般的嚎叫。

“你不是死了吗！该死的家伙！！为什么到死都要妨碍我啊！！
你一直就是这样子...一直一直都是！！不要总摆着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啊....不要总是把我想要的东西全部夺走啊！！”

突然，须乡将剑对着我，大声叫道。

“像你这样的小鬼...又懂些什么！！位居他之下是怎么回事.....
被逼着要跟他竞争又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可能懂啊！？”

“我明白。我也曾经输给他而成为他的家臣。——但是我没想过要成为他那种人。跟你不一样。”

“小鬼....你这个小鬼....小鬼啊啊啊啊啊！！”

须乡在发出惨叫般的回应的同时跳了起来，全力地把剑劈下来。
没理会他有没有露出空隙，我只是用右手剑轻轻挥了一下。剑尖擦着妖精王那光滑的脸掠过。

“好疼！！”

须乡大声叫起，用左手捂住脸颊，向后退去。

“咿...啊啊啊....！”

那眼睛瞪的溜圆，发出惨叫的样子，让我更加怒火中烧。一想到这个男人囚禁了亚丝娜两个月之久，并在此期间不断地进行欺辱，我就再也忍耐不住了。

向前迈出一大步，从正面将剑砍下。下意识抬起的须乡的右手，
被一击斩断，握着黄金剑的整个一只手高高飞入浓密的黑暗中，消失掉了。只听见远处清脆的落下声响。

“啊啊啊啊啊啊啊！！手....我的手啊....”

就像模拟电器信号，或者是纯粹的痛感传遍须乡全身吧。但这些还不够。还远远不够。

我对着抱着消失的右手的须乡，那身着绿色长衣的身体，使出全力横砍过去。

“咕啊啊啊啊！！”

匀称的修长身体，从腹部开始被切成了两段，随着沉闷的声响，滚到了地上。紧接着，只有下本身被白色火焰包裹燃烧殆尽了。

我用左手抓着须乡波浪般的金色长发，把他拉了起来。他那睁大到极限的双眼处不断的流出眼泪，嘴巴也不断地张开闭上，金属质感的惨叫仍在持续地放出。

这样的姿态，已经无法让我在产生愤怒了。我松开左手，须乡的身体直直地落了下去。

双手握住大剑，压低身体向前摆好架势。对着那不断发出刺耳惨叫声并渐渐落下的东西——

“.....呜哦哦！！”

我使出全力一击。咔的一声，刀身从须乡的右眼刺入后脑部穿出，深深地插了进去。

“咿呀啊啊啊啊啊！！”

就像数千个破损的齿轮同时旋转一样，令人不快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黑暗世界。被剑刺中左右分割开来的右眼，喷出了粘稠的白色火焰，很快从脑部传到了上半身。

融解，燃烧殆尽只有数秒，在此期间须乡的叫声一直没有中断。很快那声音逐渐消逝，身影也消散开来。世界回到了静寂，我将剑左右挥舞把白色的残火吹散。

轻轻将剑横砍，就把束缚着亚丝娜的两根锁链给切断，并让其消失了。完成任务的剑落在了地上，我抱起了失去力气而倒下的亚丝娜的身体。

同时支撑我身体的力量也消失了，我跪坐在地上。看着怀中的亚丝娜。

“...呜....”

无法忍耐的感情，化作眼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抱着亚丝娜柔弱的身体，将脸埋进她的秀发中，我哭了起来。说不出话。只能，继续哭泣。

“——我相信你。”

亚丝娜的通透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 嗯，相信你... 一直到现在，将来也是。你是我的英雄.... 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来帮助我的.....”

说完，亚丝娜的手抚摸起我的头发。

——不是的。我... 其实我，什么力量都没有...

不过，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用颤抖的声音说：

“... 我会像你所说的那样，继续努力的。走吧... 回去吧...”

摆动左手，出现了一个和通常情况不同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窗口。我凭直感打开每一个选项，移动，手指在传送相关的目录处停了下来。

我望着亚丝娜的眼睛，说：

“现实世界大概已经是晚上。但我很快就会去你的病房找你的！”

“嗯，我等你。我最想第一个见到就是桐人你。”

亚丝娜微笑道。用清水一样透彻的视线，望着远方，低声地说：

“啊啊... 终于，结束了啊。可以回去了... 回到那个世界。”

“是啊... 发生了许多事，还真是让我吃惊啊。”

“呵呵。还有很多要去的地方，很多要做的事哟。”

“是啊——一定会的。”

我点点头，加大力度紧紧抱着亚丝娜，右手动了动。按下登出的按钮，用被目标待机状态的青色光芒照着的手指，擦去了亚丝娜眼角流出的泪水。

之后，亚丝娜白色的身体，被鲜艳的蓝色光芒包围。慢慢的，慢慢的，犹如水晶一般变得通透。化作光之颗粒，从脚尖，指尖开始逐渐消失。

一直到她完全从这个世界消失，我都紧紧地抱着她。终于手腕中的重力消失了，在黑暗之中，只剩下了我一人。

一会儿之后，我也会离开的。

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了，但我仍然觉得就像是巨大洪流中的过程一样。因茅场的梦想与须乡的欲望所引发的这些事件——真的都结

束了吗？或者说，这些都只是巨大变革的一部分？

我鼓励着自己，终于让力量尽失的身体站了起来。我望着头顶上，被黑暗笼罩的世界深处，说了一句：

“——你在那里对吧，希思克利夫。”

一段静寂之后，和刚才在意识中响起的声音一样，出现了一沙哑的回应声。

“很久不见了啊，桐人。对我来说——那天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这个声音，和之前的有所不同，感觉像是从远处传来的。

“——你还活着吗？”

我问完这个问题，持续了一段沉寂之后，听到了回答。

“可以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茅场晶彦意识的共鸣，是残像。”

“你还是一样说一些让人难理解的话啊。总之我还是谢谢你——既然如此，你更早一点帮助我不是更好么。”

“.....”

传出一阵苦笑声。

“这真是对不住了。我是由系统分散保存的程序进行结合，才苏醒的，就在刚才——听到你的声音的时候。所以你不需要感谢我。”

“...为何？”

“无偿的善意原则在你我之间是不通用的吧。当然回报是必要的，一般来说。”

这回轮到我苦笑了。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呢。”

说完，从遥远的黑暗中，一个——闪着银色光泽的东西落了下来。我伸出手，发出细微的声响将其拿在手中。这是个小小的，蛋形结晶。内部发出微弱的光芒，不断闪耀。

“这个是？”

“这是，世界的种子。”

“——什么？”

“等它发芽，你就会知道了。之后的判断就交给你了。消去它，忘记它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存在憎恨之外的感情的话.....”

话说到此就停止了。持续了短暂的沉默之后，传来的是一毫无生气的寒暄声。

“——那么，我就走了。还会再见的，桐人。”

然后对方的气息，就突然间消失了。

我低着头，闪着光辉的蛋落入了我的口袋中。思考一会儿后，我抬起了头。

“——唯，在吗？没事吧！？”

刚呼喊完，黑暗的世界便出现了一道直线裂痕。

橙色的光芒将黑暗撕裂，同时风吹了过来，黑暗逐渐消散开来。炫目的光芒让我一时间闭上了眼，之后慢慢睁开眼，自己已身处鸟笼之中了。

正面的，正在缓缓落下的巨大夕阳绽放出的最后光芒。只有风在吹拂，没有人的身影。

“——唯？”

再一次呼喊，眼前的空间光的可以开始凝聚，砰的一声黑发少女的身影出现了。

“爸爸！！”

唯大叫一声后投入我的怀抱，将头紧紧地靠着我。

“没事啊。——太好了.....”

“是....由于突然间地址拒绝访问，NERvGear局部存储器也被排除在外。但再次连接上后，爸爸妈妈已经不在....我很担心。——妈妈呢.....？”

“嗯，回去了...回到现实世界去了。”

“真的吗....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唯闭上眼睛，用脸颊蹭着我的胸口。从她的表情中，我略微感到一丝寂寞，只能抚摸着她的长发。

“——很快就会，再次见面的哟。但... 究竟会怎么样啊，这个世界....”

“我核心程序并不存储于这个世界，而是储存在爸爸的NERvGear中。所以不管到哪里都会在一起的。——不过，真奇怪啊...”

“怎么了吗？”

“有些大型文件，已经传到NERvGear的存储器中了。... 好像是些没有激活的东西...”

“诶.....”

我歪着头，将这些疑问暂时搁置起来。比起思考这些疑问，现在还有件必须去做的事。

“——你我就先走了。去迎接妈妈。”

“嗯。爸爸——最喜欢你了。”

我用力抱了下眼角早已流出眼泪的唯，并抚摸着她的头，同时晃动右手。

按下按键前我稍微停了一下，眺望着这个被夕阳色染红的世界。这个被假帝王所统治的世界，它究竟会怎样呢。一想到深爱着这个世界的莉珐以及其他的玩家，我的胸口便十分疼痛。

我轻轻地亲了下唯的脸，深深地用手指按下按键。放射状的光芒在视野中扩散开来，将意识笼罩，向着高处，更高处飞去。

头部感到一股深深的疲劳感，我睁开眼，直叶出现在眼前。担心似的一直望着我，看到她的视线后我慌忙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抱，抱歉，擅自进了你的房间。看到你很长时间没有回来，我很担心...”

坐在床边缘处脸颊微红的直叶说道。短时延迟后连接感恢复完毕，四肢终于有了力气，随后我跳下床。

“有些晚了，抱歉。”

“....全部，都结束了么？”

“——嗯。结束了....全部都....”

我望着虚空回答。差点再次被幻想世界所困困，而且那里是个没有通关这个概念，只是囚禁他人的牢狱之所，这些我无论如何不想对直叶说起。总有一天会把这些说给她听的，但现在我不想让她再担心了。作为妹妹，她已给了我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帮助了。

深夜的森林，从与绿色头发的女子相遇那时开始，我便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冒险——在长长的旅途中，她一直在身旁陪伴着我。指引前方的道路，述说当地的风情，并用剑守护我。在她的带领下我遇到了两位领主，如果没有结交这些朋友的话，毫无疑问我根本无法突破守护骑士的屏障。

回想起来，我也受过许多人的帮助。但给予我最大助力的毫无疑问便是眼前这位少女。我作为桐人时受到莉珐的关照，作为和人时又被直叶关怀，支持，但在此期间，她那弱小的肩膀上明明还背负着沉重的烦恼——

我再次望着直叶那张，有着男孩子般活泼，有着刚萌芽的幻想，和我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脸。直叶害羞似的微笑起来，我伸出手，抚摸着她的头，说：

“真的——真的很感谢你，直叶。如果没你的话，我什么都办不到。”

直叶低下了那变得通红的脸，扭扭捏捏一段时间后，像是下定决心一般，身体向前把脸靠到我的胸口上。

“不...我，也很高兴的。在哥哥所在的世界里，我也派上用场了。”

直叶闭上眼睛轻声地说，我用右手抚摸着她的背，并略微地加上些力量。

手离开后，直叶抬起头望着我，说：

“那么...你把那个人拯救回来了吧——把亚丝娜....”

“啊。终于——终于回来了。.....直叶，我...”

“嗯。去吧，她一定在等着哥哥哟。”

我将手轻轻的放在直叶的头上，站了起来。

很很快的速度穿上衣服，抓起外套，跑到走廊处，外面已经完全暗了下来。起居室的时代久远的摆钟标示着差不多九点了。面会时间

早就结束了，但如今是特殊情况。只要说明情况的话应该是会被允许的。

直叶跑到我身旁，“这个，是我做的”递出一很厚的三明治。我谢过后，把三明治叼在嘴里，打开纱门，来到庭院中。

“好，冷....”

“啊.....下雪了。”

“诶.....”

确实是，大片的雪花，两片，三片的闪着白光飘舞而下。我一瞬间犹豫是否要叫计程车，但如果要叫的话，比起跑步到干线道路，还是使用自行车要来的更快。

“小心一点。....替我向，亚丝娜问好。”

“嗯。这回，我一定会好好向你介绍的。”

我对着直叶挥了挥手，跨上山地车，踩下脚踏板。

脑中空无一物，我骑着自行车快速奔走，穿过琦玉县南部。雪下得更大了，但路面上并未积攒多少雪，交通量的减少反过来还真帮了我一大忙。

想要更快一秒到达亚丝娜的病房——但相反的，自己也很担心拜访那里。两个月间，我每天都去那个房间，持续体会着深深的失望。我就像个冰冷的雕像一样，握着安静地因脑部囚禁而沉睡在那的她的手，虽然知道无法传达，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呼喊。

就这样，我就在这条颠簸的路面继续急行，在那个妖精的国度见到她，打到虚伪的国王，解放了她，这些都让人觉得像是幻想一样。

如果，数分钟后我到达病房，亚丝娜还没有醒来的话。

她的灵魂已不在Alfheim，但仍没有回到现实——再次被带到某个未知的场所的话。

并不是出于在夜色中飞舞的雪花打在脸上，而是这种恐惧的想法让我背上寒气直冒。不，这种事不会发生的。这个名为现实世界的系统，是不会如此冷酷的。

被思绪的漩涡所困扰的我，继续蹬踏着脚踏板。在宽广的干线道路上右转，进入丘陵地带。轮胎深深的纹路紧紧压在冰糕状的薄雪所覆盖的柏油路上，就像飞起来一样车体加速起来。

不一会儿，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个黑色巨大建筑物的身影。灯火几乎都熄灭了，屋顶上设置的诱导直升机降落的青色灯光，就像黑暗之城里出现的鬼火一般不停地闪灭着。

登上最后一座坡道，出现了高高的铁栅栏。沿着栅栏又走前行了数十秒。一座由高出周围栅栏的门柱所组成的，守卫着整个医院的正门出现在了眼前。

这里并不接受急诊，换句话说是一个高级医疗专门机关，这个时间大门早已牢牢关闭，守卫的房间也已没人了。我从对职员开放的小门通过正门，进入医院地界，以很快的速度来到停车区域。

在停车场的一头把自行车停下，锁上车后我跑了起来。被钠灯放出昏暗的橘红色光芒照耀着的夜晚的停车场，几乎没有一个人。只有大片的雪花悄无声息地从天而降，将世界变成白色。呼吸慌乱的我一边不断呼出水蒸气，一边继续跑动着。

我用半分钟通过了广阔的停车场，准备通过车身很高深色的大货车与白色的小轿车之间的道路时。

从大卡车后方嗖地窜出的人影，眼看就要和我撞到一起了。

“啊……”

对不起，说着这话同时躲闪身体的我，看到的是——
一个明显带有金属光泽的东西横砍了过来。

“——！？”

紧接着，我的右臂，手肘下部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感。同时大量白色的东西散落下来。这不是雪，而是细细的羽毛。是我的羽绒服里的隔热材料。

我摇摇晃晃地撞在了白色轿车后方，总算是站稳了。

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只是吃惊地凝视着两米开外处站着的黑色人影。是个男性。身着贴近黑色的西装。右手上握着一个白色的，细长的东西。在橘红色光芒的照射下，发出暗色的光泽。

小刀。而且是把大尺寸的野生生存用刀。但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惊呆了，脸上感受到了站在大货车阴影中的男子同样也在凝视着自己的视线。男子张开嘴，用近乎悄悄话的音量，嘶哑地说：

“好迟啊，桐人。让我感冒了你该如何是好啊。”

这种声音。音调很高，充满粘稠的感觉，这个声音是。

“须...须乡...”

我呆然的叫出那个名字，同时男子也向前踏出了一步。钠灯放出的光亮，照亮了他的面容。

与数天前相对，梳理地十分整齐的头发，已经凌乱不堪了。尖尖的下颚处有些许胡渣，领带也解开并拉了些。

金属框眼镜下方向我投来的是，异样的视线。这个理由已经让我充分理解了状况。小小的眼睛睁大到极限，在夜色中散大的左瞳孔细微的颤抖着，不知为何右侧的瞳孔却仍是收缩着显得很很小。难道说，在世界树上，我的剑刺穿的就是这个部位吗。

“你可真是残忍啊，桐人。”

须乡用刺耳的声音说。

“痛觉还没有消失哟。算了，反正有许多好药呢，没关系。”

右手伸进西服口袋中，掏出几颗药片放入口中。咔嚓咔嚓发出咀嚼声，同时须乡向前又迈出了一步。我也好不容易从冲击中恢复了过来，干干的嘴唇总算能动了。

“——须乡，你已经完蛋了。别想将那么大的事瞒混过去，老老实实的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完蛋了？什么啊？什么都没有结束呢。嘛，雷克特是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我要前往美国。想要我的企业可是有很多呢。我可是有着至今为止得到的大量实验数据呢。如果使用它们完成研究的话，我就会成为真正的王——神——会成为这个现实世界的神。”

——发狂了。不，或许从很久开始，这个男人就已经坏掉了。

“在此之前，还有几件事要去做。总之我要杀了你，桐人。”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须乡喋喋不休的说完后，匆忙地朝着我跑了过来。右手的小刀毫无造作的对着我的腹部刺来。

“.....！！”

我好不容易躲闪了过去，右脚踏在了柏油路上。但不知道是不是由于鞋底积雪的缘故，我失去了平衡大大地跌了一跤。身体的左侧受到了强烈的撞击，瞬时，我屏住了呼吸。

须乡用失去焦点的眼瞳向下望着我。

“喂，站起来。”

之后，他用那看似昂贵的皮鞋的尖端，对着我的大腿踹去，发出沉闷的声响。两下。三下。充满着热度的痛觉顺着骨髓传播，在脑海深处产生回音。冲击感也从右臂传了上来，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我才意识到并不只是划破了羽绒服，就连手臂也被划伤了。

我无法动弹。也无法发出声音。须乡手握的野生生存小刀——刀身大概超过二十厘米，那中杀伤用道具放出的沉重的压力，让我无法动弹。

杀了——我——用那把刀——？

片段的思考流动着，并消失了。刀刃划开厚实的肌肉，无声响的刺入身体，造成致命伤——就像文字说的一样，绝对能够给我致命的损伤，这个瞬间我几次，几次的不断想象着。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到。

右臂的疼痛，转变成了麻痹般的热感。外衣的袖口，手套的缝隙间，流出了数滴黑色的液体。我的脑海中产生了身体内血液无限流出的画面。虽然没有HP槽显示也没有数值，但很明确我想象的就是，在现实中“死亡”的情景。

“站起来啊，站起来给我看啊。”

须乡机械般的重复着动作，一次又一次的踢着，踩踏着我的腿。

“你，在那边的世界对我说了什么。想逃吗？胆小了吗？决一胜负？这些看似伟大的话啊。”

须乡的细语声，就和在那个黑暗中听见话语一样，开始充斥了狂气的色彩。

“你明白吗？我最讨厌像你这种只能在游戏中很有能力的小鬼，其实你什么力量都没有。是个不管什么都很低劣的渣滓。明明这样，却扯我的后腿……这种罪行当然要接受死的惩罚。除了死没有别的。”

须乡用毫无音调的声音说，随后用左脚踩在我的腹部上。重心转移。物理上的压力与那家伙的狂气释放而出的精神压力，让我无法呼吸。

我重复着，速度很快，不规则的浅呼吸。如此之近的距离望着须乡的脸。身体弯曲的他，将右手握得凶器高高举过头顶。

眼睛眨也不眨，挥落下来。

“——”

我的喉咙深处发出了痉挛般的声音——

发出沉闷的金属音，小刀的尖端划过我的脸颊，插进了柏油马路中。

“阿勒.....右眼迟钝地让我无法瞄准啊。”

须乡喋喋不休地低声说道，再次将右手举过头顶。

刀身在钠灯的照耀中划过，在昏暗的夜色中描绘出一条橘红色的轨迹。

不知是不是与硬实的路面发生碰撞的缘故，刀刃处，出现了微小的破损。这个瑕疵，更给小刀赋予了物理凶器的现实存在感。并不是由多边形构成的武器，而是用金属分子密集而成的，具有重量，冷酷，以及真正的杀伤力。

不管怎么说，我的身体稍微能动了些。暗空中飘舞的雪花。以及从扭曲的须乡口中释放出的呼吸气息。对我舞落的小刀，其刀背处的锯齿上反射着的橘红色光芒不断晃动着并闪灭着。

话说回来，有那样呈锯齿状的武器吗....

停止了思考的大脑表层，出现了许多无意义的记忆片段。

那究竟是什么啊。在爱因格朗特中层街道处出售的短剑【ダガー】道具。叫做“剑之破坏者”这个名字。用背部那锯齿状的部分攻击敌方的剑时，有一定概率能够成功破坏对方武器，并且同时还能得到些细微的奖赏，好像就是这种道具。因为很有趣，所以就将该短剑技能放在技能槽中使用一阵子看看，但由于基本攻击力很低并没有达到让人满足的效果。

如今，须乡手握的武器，比起那个更小一些。连短剑都达不到。不——那种东西根本就不属于武器的范畴。只能被当作日常作业刀具

使用。剑士在战斗中根本不会用到。

须乡数秒前的话语又在我耳内响起。

真正的力量，其实什么都没有——

是啊.....就是这样子。现在无需再提了。不过，想要把我杀掉的你又如何呢，须乡，你是小刀术的达人吗？有武道的心得吗？

须乡的眼镜里侧，见到的是充满血色的细小眼睛。兴奋，狂气。除此之外就是逃跑者的眼神。是在迷宫内被大群怪兽包围，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时，为了逃避这些从而暴躁地来回挥舞着剑的玩家的的眼神。

这家伙也和我一样。想要持续的力量，但却没能实现，只是一个劲的做些丑陋的挣扎罢了。

“....去死吧，小鬼！！”

须乡的大叫声，把我的意识从减速的世界中唤回了。

像是被吸附一般我将左手上举，抓住了须乡挥下的右手。同时伸出右手，大拇指朝着须乡的领带上方，喉咙的低洼处顶去。

“咕哦！！”

发出被压瘪的声音，须乡向后倒去。我弯着身子，双手抓住须乡的右臂，果断地将其对着冻结的柏油地面蹭去。须乡发出惨叫声同时松开了手，小刀滚落到了地面上。

发出笛音般高声尖叫，须乡的小刀飞了出去。我弯曲右腿，用鞋底踢向他的下颚。拿起小刀，利用反作用力站了起来。

“须乡....”

喉咙内，传出了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沙哑的声音。

透过右手手套，我还是感到了小刀那硬质而又冰冷的存在。作为武器是有些贫弱。很轻，并且攻击距离也很短。

“但足够杀死你了。”

我低声说道，朝着瘫坐在柏油路上，用一脸惊讶的表情望着我的须乡，猛扑过去。

连同头发一起，我用左手抓起须乡的头，朝着大货车的门撞去。随着一阵沉闷的声音，铝制车身被撞凹了，须乡的眼镜也飞了出去。

他大大的张开嘴。我对着他的喉咙，毫不犹豫地将右手的小刀举起——

“咕鸣.... 呜呜....！”

瞬间，我的手臂停了下来，咬紧嘴唇。

“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

就像数十分钟前在那个世界发出的声音一样，须乡发出了尖锐的惨叫声。

让这个男人去死是当然的。让他接受审判也是当然的。现在，只要我将右手挥下的话，就能将全部事情解决了。已经决出胜负了。完胜者与完败者都已分出了。

不过——

我已经不再是剑士了。那个剑技决定一切的世界，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了。

“啾啾啾啾啾啾啾.....”

突然间，须乡的眼球不断翻滚着。惨叫声也停止了，他全身如同被切断了电源的机械一样，失去了力气。

如果再多看这个男人一秒的话，内心杀意的冲动可能会再度燃起的，那时我恐怕会忍不住的。

我扯着须乡的领带，把他的身体扔到路面上。将其双手背到身后绑了起来。把刀放在货车顶。我激励着蹒跚的身体，转过身去，一步，一步，迈出脚步在停车场跑动起来。

登上宽广的楼梯来到正面的入口处，只需要五分钟。我停了下来张大口深呼吸，像是有事一样低头望了望全身。

身体被雪与砂弄得样子有够惨的。被刀所伤的右臂与左脸虽然还在疼，但血像是止住了似的。

来到自动门前。但门却没有打开。我透过玻璃向内张望，主大厅的灯光早就关闭了，但内部接待室还有灯光。我左右望了望。在左边深处，发现了一个玻璃拉门，推了一下发现没有上锁。

建筑物内充满了静寂。广大的大厅被整齐摆放着的长椅列划分开来。

接待室内没有人，但内部与其相邻的护士站有谈笑声传出。我祈祷着自己能发出认真般的声音，开口说：

“那个....对不起！”

我的声音响起数秒后，门打了，两名身着浅绿色制服的女护士走了出来。两人都挂着一副疑惑的表情，在看到我的样子后马上变成了吃惊的神色。

“——发生什么了吗！？ ”

身高一些，头发向后梳理显得很认真的年轻护士说道。看来，我脸颊上的出血量超乎了想象。我用手指向入口的方向，说：

“我在停车场那里，被一个持刀男子袭击了。他现在在白色货车那里昏倒了。”

两人的表情顿时紧张起来。年纪稍大一些的护士操作者接待室内部的机械，将脸靠近细小的麦克风。

“警备员，请速到一楼的护士站来。”

像是巡逻中的守卫赶来了似的，很快与脚步声一同身穿深蓝色制服的男子小跑着出现了。听完护士的说明后，男子的脸都严肃起来。用小型通话机说了些什么后，守卫便朝着入口处跑去。年轻的护士也跟了过去。

剩下的护士，仔细看着我脸上的伤口，说：

“你，是十二层结城的家人吗？伤就只有这些吗？”

虽然有些错误，但我没有订正的力气，只得点了点头。

“明白了。我马上叫医生来，请你等一会儿。”

说完便啪嗒啪嗒地离去了。

我深深了吸了一口气，望了望周围。确认附近没有人存在后，我转身来到接待台，拿起里面客人专用的通行卡。朝着与护士离去相反的方向，那个自己曾经来往许多次的住院部通路，激励着自己那颤抖的腿向前跑去。

电梯停在了一楼。我按下按钮，随着低音量的铃声门打开了。我将身体靠在内壁上，按下最上层的按键。虽然电梯加速很平缓，但这点负荷就让我的膝盖不由得弯曲起来。我拼命地支撑起身体。

在感觉很长的数秒间，电梯停了下来门打开了。我用近乎连滚带爬的方式来到了电梯外的通路上。

到亚丝娜的病房，只有数十米，但我感觉像是无限的距离。我用手按着墙壁支撑着要倒下的身体，继续前进。在L字的道路向左拐——一扇白色的门正面进入眼帘。

一步，一步，不断向前走着。

那时也是这样——

从被夕阳色笼罩的幻想世界尽头，回到现实世界那时起，包括在其他的医院醒来那天，我就激励着发软的双腿前行。为了找到亚丝娜，只能不断地前行。那条路终于连结到了这里。

终于，要见到了。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

剩余的距离缩短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感情以很快的速度堵住了胸口。呼吸也开始加速。视界变成白色。我不能在这里倒下。向前走。只能向前迈出脚步。

一直到门前才注意到，差点撞到门上，我赶紧停了下来。

那头就是，亚丝娜——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想法了。

抬起颤动的右手，不知是不是汗水的缘故卡片滑落掉在了地面。我捡了起来，这次将其插进了金属门板的插槽中。我屏住呼吸，一口气刷了下去。

指示灯的颜色发生了改变，随着电动机的声响，门开了。

花香从房内慢慢飘了出来。

室内的灯光已经关闭了。只有从窗外照射进来的，落雪所反射出的白色细微光芒。

病房被中央处的巨大的窗帘所阻隔。窗帘的那头就是病床。

我无法动弹。无法继续前进。声音也无法发出。

突然间，耳边响起了细微的声音。

“我等你哟。”

随后，肩膀上感受到了手的触感。

唯？直叶？是在第三个世界，帮助过我的某人的声音。这声音，又让我的右脚开始向前迈动。跨出一步。紧接着，又跨出一步。

来到窗帘前。伸出手，抓住帘布一端。

拉开。

就像草原上吹拂的轻风一样，发出了细微的声响，白色的布匹摇动着，晃动起来。

“.....啊。”

喉咙发出了短短的声音。

身着类似纯白色连衣裙的单薄病服的少女，正在坐在床上，背对着我面朝暗色的窗户。飘舞的雪花反射的淡淡光芒，照射在那修长的秀发上。纤细的双手摆在前侧，抱着一个泛着深蓝色光芒的蛋形物体。

是NERvGear。一直以来拘束着少女的如同荆棘般的头冠，终于完成了使命，陷入了沉静。

“亚丝娜。”

我用近乎无声的声音呼喊道。少女的身体猛地颤动了一下——就像晃动整个充满花香的空间一般，转过头来。

从很长，很长的沉睡中刚刚苏醒，榛色的眼瞳放出的光芒却像是仍在梦中一样，直直地望着我。

我曾多少次在梦中见到过这个时刻啊。多少次，祈祷过这种时刻的到来啊。

浅色，湿滑的嘴唇上，浮现出了轻柔的微笑。

“桐人。”

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和在那个世界每天听到的声音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个声音还是摇动着空气，震撼着我的感官。传到我意识中的这个声音，比起那个世界的要好上几倍。

亚丝娜左手从NERvGear上移开，伸了过来。只是这样就要使用很大的气力，她的身体微微颤动起来。

就像是触碰雪制雕像一样，我慢慢地，慢慢地，握住了她的手。感觉很纤细，很单薄。伤口如同被治愈一般，从紧握的手上传来的温暖，沁入到我的心房。突然间，我的双腿失去了力气，倒在了病床的一端。

亚丝娜伸出右手，很小心地抚摸着我不受伤的脸颊，歪着头问：

“啊...最后的，最后关头真正的战斗，在刚才，也结束了吧。结束了吧.....”

听着这话，我的双眼早已热泪盈眶。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滑过亚丝娜的手指，在窗外的淡光照射下闪闪发光。

“.....抱歉，我没听过听过你的声音。但...我知道哟，桐人的言语。”

亚丝娜安慰似的抚摸着我的脸颊，低声说道。只是传到耳中的声音，便震撼了我的灵魂。

“结束了....终于....终于....和你，见面了。”

亚丝娜的眼睛也流下了眼泪，滑过脸颊闪着银色的光芒。那湿润的眼瞳望着我，像是要把脑中所想的一切都告诉我一样，说：

“初次见面，我是结城明日奈。——我回来了，桐人。”

我也用哽咽的语气，回答：

“我是桐之谷和人。....欢迎回来，亚丝娜。”

我俩的脸紧紧靠在一起，唇瓣接触。来了个轻轻的吻。又再次，来了个深深的吻。

手臂，绕过对方纤细的身体，紧紧抱住。

灵魂，不断地旅行。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今生，到来世。

并且追求着另一半。深沉地，呼唤着彼此。

从前，在浮游在空中的巨大城堡中，梦想成为剑士的少年，和擅长烹饪的少女相遇，一同坠入了爱河。尽管他们已经不在，但他们的心灵历经漫长的旅途，终于再度邂逅了。

我轻轻抚摸着泣不成声的亚丝娜的后背，泪眼朦胧地望向窗外。
在簌簌飞雪飘落的更远处，我仿佛看到了两道相互依偎的身影。

背着两把剑，身着黑色外套的少年。

腰挂银色细剑，身着白底红边骑士装的少女。

两人微笑着，牵起手，相视着缓缓地远去了

“今天就上到这里。课题文件二十五与二十六号已经发送给你们了，下周请上传给我。”

模拟钟声响起宣告了上午的课程结束，教师把大型显示器的电源切断离开后，广阔的教室再次充斥着弛缓的气氛。

我移动着插在终端【可能是笔记本电脑吧】上的旧式鼠标，打开并扫了一眼下载下来的文件。看着这令人十分来劲的长篇幅问题我吸了一口气，拔下鼠标，关闭终端电源一同收到了书包【デイパック】里。

话说回来，这里的铃声很像爱因格朗特里第一层，初始之街内的铃声。如果知道这个音色并如此设定的话，那这个校舍的设计者还真是充满黑色幽默啊。

本来，聚集在一起身着制服的学生都像是没有注意到似的。有的在和睦地说笑着，有的三五成群站在教室后方，有的则是一同朝自主食堂走去。

拉上书包拉链，跨在肩上站起身，同桌关系很好的男同学抬起头看着我，说：

“啊，和人，去食堂的话帮我占个位置。”

在我回答之前，更远处的同桌笑呵呵地说：

“不行不行，人家今天要谒见‘公主’，是吧和人。”

“啊，这样啊。可恶，你真好啊。”

“嗯，嘛，就是这样。抱歉。”

要在伙伴们发出以往的牢骚前逃离，我赶紧把东西提起以很快的速度跑出了教室。

快步走过铺着浅绿色护墙板的走廊，从紧急出口来到了中庭，终于能够远离中午的喧闹，我叹了一口气。这个铺满崭新砖石的小道，在许多长出新芽的树木间延伸向前。朝树梢上方望去，校舍的水泥底

漆早已脱落，一副朴素的外表，但总的来说整合废弃、再利用闲置校舍组成的校园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壮丽感。

我在这犹如绿色隧道的小道上继续前行了数分钟，来到一圆形小庭院。配有大量花坛的外缘部并排摆放着许多白木长椅，其中的一张椅子上，一个女学生正坐在那里仰望着天。

深绿色基调的西装制服的背上，棕色的长发笔直滑落。肌肤的色泽十分的白，但最近脸颊终于回复了蔷薇一样的红色。

穿着黑色长筒袜的纤细双腿向前伸出，拖鞋前端啪嗒啪嗒的晃动着敲击着砖石，这一心仰望天空的姿态看起来十分的可爱，我在庭园入口处停了下来手扶在树干上，无言地望着少女。

不经意间，她转头望向这边，一看到我就笑了起来。紧接着露出清爽的表情闭上眼睛，呼，表情十分安逸。

我苦笑着走进长椅，搭话道：

“久等了，亚丝娜。”

亚丝娜抬起头望着我，有些不满地说：

“真是的，为什么桐人你总是喜欢躲在阴影处看我啊。”

“抱歉抱歉。嗯，难不成我，有跟踪狂的素质也说不定。”

“诶……”

我在露出一副讨厌表情的亚丝娜身旁坐了下来，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啊啊...好累啊...好饿啊...”

“怎么感觉你像个老头子啊，桐人。”

“实际上这一个月就如同长了五岁啊...还有就是——”

双手摆在脑后，我侧目望着亚丝娜的脸。

“并不是桐人而是和人哟。在这里叫网名可是违反规则哟。”

“啊，这样啊。不知不觉中我就这样了！不会暴露的哟。”

“本名和网名差不多一样。....嘛，我想我应该已经暴露了……”

在这个特殊的学校上学的学生，全部都是在初中，高中时代被卷入事件中的旧SAO玩家。除了热衷杀人的橙名玩家，要有此处进行劝导

并进行一年以上的治疗以及期间被观察的义务之外，包括我在内因为自卫而向其他玩家动过手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因为没有偷盗，恐吓的犯罪记录从而也不会留在记录上，也不会被查到。

基本上在这里是忌讳使用爱因格朗特的名字的，但不知为何容貌和SAO时几乎一样。至于亚丝娜，在入学之后像是马上就暴露了，我则在一些SAO老上层玩家之间，有时候也会因为以前的称呼中有许多相同的部分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本来就是，要将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没发生才是不可能的。在那个世界体验到的，并不是梦境而是现实，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法来妥善处理这些记忆的。

亚丝娜的左手抱着放在膝盖上的小藤条篮子，我把她的左手拉过来，两手紧紧包住。仍然是那样的纤细，但和醒来之后的相比还是要丰润一些了。

为了赶上入学时间，她像是经过了相当严酷的康复训练似的。最近的她都没有拄着松叶杖行走了，而现在的她还是禁止参加包括跑步在内的运动。

自她醒来后，我仍然频繁造访医院，看到咬牙，含泪坚持步行训练的亚丝娜的样子，我的身体也感到深切的苦痛。一想起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的握住亚丝娜的手纤细的手指，一次又一次的抚摸。

“... 桐人。”

听到话语声，我抬起头，亚丝娜则是脸颊微红用呆呆的声音说：

“你不知道吗？这里，从自主食堂可以看到这里的全部景色哟。”

“呜啊...”

我抬起头，确实树木的上方，可以见到校舍最上层的巨大采光玻璃。我慌忙把手拿开。

“真是的....”

亚丝娜吃惊地叹了一口气，随后又把脸移开。

“对于你这种心不在焉的人，我才不给你吃便当呢。”

“呜啊，原谅我吧。”

拼命道歉数秒后，亚丝娜终于笑了起来，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篮子。拿出一个用餐纸包住的东西，递给我。

我拿过来，打开餐纸，这是餐馆中卖的大号汉堡。香气直击我的胃，我连忙咬了一大口。

“这个....这个味道是....”

咔咔的咀嚼，并吞了下去后，我睁大眼睛望着亚丝娜。

“诶嘿嘿，你记起来了啊。”

“怎么会忘记呢。这是在七十四层的安地那里吃过的汉堡啊...”

“是啊，虽然要再现酱汁的味道是很辛苦，但也不是不可能的。要模仿现实中的味道那边也是花了很大的工夫，而这次要再现这个味道，这边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啊。”

“亚丝娜.....”

想起了那些幸福的日子，内心就像被伤感的暴风雨狂吹一样，我停止了思考，再次望着亚丝娜。

亚丝娜也相应的直直望着我，微笑着低声说：

“嘴巴上沾上蛋黄酱了哟。”

当我吃完了两个大汉堡，亚丝娜吃完一个小汉堡的时候，午休时间也没剩下多少了。亚丝娜把小型保温瓶的香草茶倒在纸杯中，双手握着说：

“桐人，午后的课程是？”

“今天还剩下两堂课....真是的，不用黑板写而是用EL显示屏，笔记本也不用而是用手写输入PC，家庭作业都是通过无线LAN传送过来，这样的话不和在家上课一样吗。”

看着发牢骚的我，亚丝娜呵呵的笑了。

“使用显示屏与PC也就只有现在哟。这段期间，可能会全部使用全息技术也说不定...还有就是，不就是因为有学校我们才能见面不是吗。”

“嘛，这倒也是....”

我和亚丝娜虽然在自由选择科目是一样的，但因为本来就有学年的差异所以教学计划也有所不同，一周当中见面的机会也只有三次。

“而且，这里像是次世代的试点学校。爸爸是这么说的。”

“诶.... 彰三先生，还好吗？”

“嗯，一段时间相当忙碌。连人都看不见。因为已经差不多从CEO的职务上退下来了，一下子身上没了负担反倒是很迷茫。如果找到兴趣所在的话，很快就会恢复精神的。”

“这样啊.....”

我吸了一口茶，亚丝娜像以往一样望着天空。

亚丝娜的父亲，结城彰三很信赖并把他当作女婿的那个男人——须乡。

在那个下雪之日，于医院的停车场被逮捕的须乡，之后也是很焦急很烦躁。随后沉默又沉默，否定又否定，最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茅场晶彦身上去了。

但，其手下的职员，作为重要的证人将所有的事情都招供了，因为雷克特制造横滨分公司里设置的服务器将SAO未归还的三百人进行非人道的实验暴露了，相应的须乡也没了退路，但在公诉开始前直到现在他好像还在申请做精神鉴定。虽然主要定罪为伤害罪，但抢夺监禁罪是否成立还要参考民众的意思。

那家伙所做的就是利用完全潜行技术来进行洗脑的邪恶研究，结果明晰了除了初代NERvGear之外其余的装置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近乎全部的NERvGear都被废弃，现在好像正利用须乡的实验结果开发具有对抗机制的装置似的。

所幸的是，三百名未归还者，都没有人体实验的记忆。脑部虽然受到了器具的伤害，但玩家都没有出现精神异常，全员都在进行完善的治疗，回归社会也是可能的。

但，雷克特社以及Alfheim Online，不，VRMMO这种类型的游戏，都受到了不可回复的打击。

本来，单单就SAO事件就给社会酿成了很大的不安。但最后还是断定那个事件仅仅是一个狂人的所为，是一个例外的案件，之后包含ALO

在内的VRMMO游戏都打上了安全的铭牌，可这次又发生了须乡事件，这让世人都明白了，所有VRWORLD都有被犯罪利用的可能性。

最终雷克特制造解散了，雷克特本社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将社长以下经营部门全部刷新后多少才度过了这次危机。

当然ALO运营被中止了，其他还在运营的五六个VRMMO也因为用户的减少，收入甚微，还遭到社会的批判，也无法摆脱中止的命运。

难道就没有方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情况吗——

那就是利用茅场晶彦托付给我的“世界的种子”。

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茅场。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SAO世界崩坏的同时，茅场晶彦果然死了。明白这些事都在两个月前——二〇二五年三月。

茅场作为希思克利夫存在于爱因格朗特的两年间，他都是潜伏在长野县，远离城市的建在森林深处的山庄内。

当然，茅场并没有被困在“死之枷锁”NERvGear内，能够自由登出，但作为工会血盟骑士团团长职务，他好像最长时间连续一周登录在线上似的。

在此期间帮助过他的人，是和茅场同为阿卡斯开发部，同时也在都内工业大学和他进行同样的研究的女研究生。

学生时代的须乡也在那个研究室待过，他表面上很仰慕茅场前辈，同时内心也燃起了猛烈的对抗心。好像对她进行了再而三的求爱——这些内容，我都是从上个月才被保释出来的那位女性本人那里听说的。

从救出对策室的特工那里强行问出了她的邮件地址的我，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迷茫后，我也对她没有任何怨恨，只是想和她谈谈而已，于是我将这样的内容发送给了她。受到回信是在一周后。这位名叫神代凛子的女性，特意从现在居住的宫城县来到东京，在车站附近的咖啡店，对着我结结巴巴地讲述了这些事情。

茅场，在SAO世界崩坏的同时一起死去，这些都是在时间发生之前就决定好了的。但他的死亡方式却很异常。他像是利用完全潜行系统

改造而来的机器，对着自己的大脑释放出超高功率的扫描信号，烧坏自己的大脑死去的。

扫描成功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但，那名女性说自己还是从他那虚无的想法中，感受到了他的决意。

如果这些都和茅场料想的结果一样的话，那么他已经将自己的记忆与思考，也就是把大脑内部的电气反应全部转化为数字代码，化作真正意义上的电脑，并存在于网络之中。

在我迷茫的时候，与存在于旧SAO服务器内的茅场的意识进行了对话。在救出亚丝娜之后，还接受了他所托的东西。

女性低着头数分钟，落下一颗眼泪后，对我说：

——我曾经潜入他所在的山庄，想要杀掉他。但，我却没下手。就因为这个，许多年轻人的生命就这样被夺去了。

请无用论如何都不要原谅他和我。

如果憎恨他的话，就请将托付的东西消去。

但是，如果.... 如果，还有憎恨之外的感情的话.....

“——桐人。我说桐人啊。今天还有聚会呢...”

亚丝娜用手肘顶了顶，我才回过神来。

“啊啊——抱歉。刚才发呆了。”

“真是的。你，在那边也是这边也是，没精神的时候还真是个容易犯迷糊的家伙啊。”

亚丝娜呆呆地摇了摇头，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自助餐厅西面靠窗户一侧，坐在从南开始数第三个圆桌的我正用吸管使劲吸着杯底剩下的草莓酸乳酪饮料。因为站起身发出了与少女不相衬的巨大骚动，让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绫野珪子皱起了眉头。

“真是的，利兹... 里香，请你喝饮料的时候安静点。”

“可是啊....啊，桐人这家伙，居然做那样的事....”

只有从这张桌子才能从树梢的缝隙中看到的长椅上，我见到的是，一个男学生与和一个女学生肩膀靠在一起相依而坐的景象。

“真是不检点，在学校居然做这种.....”

“是啊，不过你这可真是有恶趣味啊，偷窥什么的！”

我瞥了下珪子，用稍微有些欺负人的口气说：

“你还真说得出口这话啊，西莉卡刚才不也是拼命在看着吗。”

短剑使西莉卡珪子——反过来说也行——红着脸低下了头，将杂烩饭大口大口的吞下。

我握着喝完的杯子把它扔到了数米之外的垃圾桶中，把脸贴在桌子上大大地呼了一口气。

“啊啊....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定下‘一个月休战协定’啊。”

“利兹亏你说得出这话！只是一个半月能阻止那两人亲热吗.....太天真了。”

“脸上沾着饭粒了哟。”

我再次叹了一口气，抬头看着房顶上采光玻璃外流动的白云。

究竟该怎么调查呢，从桐人那里突然接到邮件也已经两个半月了。

很是惊愕的我，脑袋内就像敲起了第二回合开始的锣声一样，急忙赶到约定的地点，但在咖啡店听到桐人说的话后，我更加吃惊了。

桐人居然和民间那个十分火热的‘ALO事件’有关联，而且在世间沉睡的亚丝娜居然会以特殊的形态成为了被害者。

说到很想见到亚丝娜这话时，我很也是想飞奔去探望她。之后见到的景象现在都无法忘记，当见到犹如雪之精灵的亚丝娜时，马上就激起了我在爱因格朗特时产生的想要保护她的那种情感。

所幸的是，亚丝娜一天一天地恢复了精神，也能同时进入这个学校了。但果然在她面前，比起对手我更把她当作要去守护的妹妹一样，这些都是没办法的，终于，我和眼前这位对桐人同样有爱慕之心的友人，缔结了“五月要充满温暖地守护这两人”的同盟——

第三次叹气，我将BLT三明治最后一块吞了下去，随后看着西莉卡。



“今天你会去参加那个聚会吗？”

“当然了。莉珐....直叶也会来的。在会上见面可是会十分高兴的哟。”

“西莉卡你和莉珐关系不错啊。”

我再次露出了坏笑。

“是那样吗？同样作为‘妹妹’属性所以有亲近感？”

“火大...”

西莉卡鼓起脸，把最后一口杂烩饭放进嘴里，同样坏笑起来。

“这样说的话利兹已经完全是个‘姐姐’了呢，以现在的年纪。”

数秒间我俩之间迸发出了火花，随后同时抬起头望着云，又同时叹起气来。

==

艾基尔的门店“戴西咖啡馆【ダイシーカフェ】的那无任何装饰的黑门上，挂着一个同样无装饰的木制门板，上面用无任何装饰的文字写着“本日休业”的字样。

我望着身旁的直叶，说：

“直叶见过艾基尔了吗？”

“嗯，在那边有两次和他一同狩猎哟。是个很高大的人！～”

“话说在前，真人也是十分高大的哟。要有心里准备。”

眼睛瞪得溜圆的直叶对面，亚丝娜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哟。”

“说实话，我也很怕。”

我敲了下摆出一脸胆怯表情的直叶，笑了起来一口气推开了大门。

喀拉，和铃音一同，哇的欢呼声，拍手声，口哨声一起出现。

不怎么打的店内，早已聚集了很多的人。扬声器放着重低音的大音量BGM——令我吃惊的是这居然是爱因格朗特的NPC乐团演奏的アルゲード街的主题旋律——，所有人手中的饮料杯都反射着光芒，场内的气氛像是早就被炒热起来了。

“——喂喂，我们可不能迟到哟。”

刚说完这话，身着制服的利兹贝特走了过来，说：

“呵呵，主角当然是要最后登场的哟。我告诉你们的时间本来就稍微推后了一点。走吧，进来吧进来吧。”

我们三人被拉倒了店内，被推上了店内搭建的小小的舞台。门啪嗒的关上了，紧接着，BGM停止了，照明也关闭了。

突然间，舞台灯落在我的身上，随后，又响起了利兹贝特的声音。

“诶，大家，请一起说。……预备！”

“桐人，SAO CLEAR，祝贺你！！”

全员一同说道。响亮的手拉礼炮声。拍手声。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不知道多少灯光聚集到了我的身上。

今天的聚会——“爱因格朗特攻略纪念PARTY”的企划本应是我和利兹、艾基尔，但不知什么时候像把我排除在外进行这个企划了似的。店内的人数，是我预想人数的几倍。

干杯之后，全员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紧接着就是我的演讲——这些在预定中都没有——结束后，艾基尔端着几个特制的巨大批萨盘子登场了，宴会完全进入了混乱的状态。

我接受了男性参加者的粗手粗脚的祝福，以及女性参加人员的有些过于亲密的祝福，被弄得软弱无力的我终于来到了柜台，坐到了椅子上。

“MASTER，上波旁酒，威士忌。”

说出这毫不收敛的订单后，身着白衬衫黑领结的巨汉瞥了我一眼。数秒后，令人惊讶的是，他真的将装着琥珀色液体的加冰威士忌杯壁滑倒我面前。

我战战兢兢地舔了一口，这分明就是乌龙茶嘛。我抬头歪着嘴望着露出得意微笑像是再说我怎么会给你酒呢的店主，此时一高个子男人坐到了我旁边的椅子上。他将西服内品味很怪的领带松开，难以相信的是还将品味很怪的印花大手帕包在了额头上。

“艾基尔，给我真的酒。”

男子——刀使克莱因，拿着酒杯在椅子上旋转起来，用不检点的表情看着店内一处角落，围坐在桌子旁，发出华丽笑声的女性群体。

“喂喂，你这样做好吗。之后不是还要会公司吗？”

“诶，比起加班什么的，还是喝酒第一啊。还有就是... 真好啊...”

望着鼻子伸长的克莱因，我叹气着吸了口乌龙茶。

不过，要说的话那还真是养眼的景象啊。亚丝娜，利兹贝特，西莉卡，纱夏，优丽艾尔以及直叶，女性玩家聚集在一起的景象真想拍下来挂起来啊。不一一实际上，我以及摆脱唯进行录像了。

不过，坐在我对面椅子上的，是另一个男人。虽然也是穿的西服，但和克莱因不同给人一种商业人士的印象。他就是原“军团”的最高领袖，辛卡。

我举起杯子，说：

“话说回来，优丽艾尔好像也加入了。虽然晚了些——但还是祝贺你。”

咻碰杯之后。辛卡害羞似的笑了起来。

“不过，要习惯现实社会感觉还得努力啊。好不容易工作也上了轨道了...”

克莱因也举起酒杯，走了过来。

“不过还是要祝贺你！如果我也能找到那样的对象的话就好了。说回来，我看过了哟，新生的‘MMO TODAY’。”

辛卡再次露出了害羞的笑脸。

“不不，说起来还真是惭愧啊。内容还少的可怜... 而且，现如今有关MMO的工作就是制作攻略数据以及报道消息什么的，工作会变得很无聊啊。”

“就像是宇宙诞生的混沌时期，这样的感觉啊。”

我点了点头，连忙摇摆着手，看着店主。

“艾基尔，你感觉如何呢？在那之后——‘种子’的情况。”

秃头巨汉，露出可以吓哭小孩的笑容，很愉快地说：

“很棒啊。现在，镜像服务器已经超过五十... 下载总量十万，实际运转这个大规模的游戏已经有三百多个服务器了。”

被茅场晶彦的思考模拟程序托付的“世界的种子”——

我，在与茅场的那位女助手交谈过后几天，通过唯将存储在NERvGear的本地存储器中的巨大文件取出，带到了艾基尔的店内。能够帮助我让种子发芽的，就只有被我当作知己的男子了。

对于茅场以及他创造的浮游城爱因格朗特当然存在憎恨的感情。那个死亡世界，杀掉了许多个与我彼此交心的人。为了在恐怖中死去的他们——以及亚丝娜她们，我都是绝对不会原谅茅场的。

但，在巨大的憎恨之中，还是有一片共同感存在，这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否定的。

就因为存在生和死，那个城堡才变成了真正的异世界。我渴望从那个世界逃出，同时也深爱着那个世界。希望那个世界永远存在的这个感情，确实是一直存在于我的内心深处。

既然如此，至少要看下这个种子究竟会长成什么样，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世界的种子。

那是茅场开发的，为了能运行基于完全潜行系统的全感觉VR环境，它还拥有一系列文件名以“THE SEED”开头的接口程序。

茅场整理了自动运行的SAO服务器的“cardinal【カーディナル】”系统进行缩编【ダウンサイジング】不仅留下了小规模服务器能运行的部分，也留下能够让其在更高级的服务器上运行的游戏开发支援环境组件包。

也就是说，想要创造VRWORLD的话，就算利用回路一般的服务器，只要将接口程序下载，进行3D建模设计，或者干脆利用现成的配置，如果程序能够运行，就能诞生一个世界。

开发五感输入输出运行程序是极为困难的。世界上，全世界运行着的所有的VR游戏，都是利用茅场的阿卡斯公司开发的cardinal系统，就光这个使用牌照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随着阿卡斯的消失，程序权利转让给了雷克特，雷克特制造解散后，需要新的继承者，但因金额庞大，还有社会上对该类型VR游戏的批判，没有任何企业敢接手，可见该系统确实是衰退了。

因为这些，此时登场的小型VR运转系统“THE SEED”，则是打着完全免费的旗号。托付给我的这个系统，经过艾基尔的连接测试进行

了彻底的验证，确认没有任何危险存在。茅场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个程序毫无危险性，把它放出之后到底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这恐怕除了茅场之外谁都无法得知。但，我还是认为他的意图主要的都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情感。

那就是追求“真实的异世界”这个无尽梦想。

我拜托艾基尔，将“THE SEED”上传到世界各地的服务器上，对个人，相关企业不论是那个下载者都完全开放代码。

从本应杜绝死亡的ALfheim Online救出来的ALO玩家当中，有几人 是风险投资企业的有关人员。

他们共同出资成立了一新的公司，并从雷克特那里以近乎免费的 低价将所有ALO的数据接收了过来。

ALfheim的广阔大地，又在新的摇篮中再生了，并完全继承玩家资 料。而因为事件放弃玩游戏的人不到全体人员的一成。

当然，诞生的世界不止ALfheim一个。

那之后，上到由于资金无力支付使用牌照费用的企业，下到个 人，总共有出现了数百家运营者，并以它们的名号一个又一个VR游戏 服务器启动了。有的收费，有的免费，但还是很自然的相互连接，导 入了一些官方规则【メタルール】。现在，这些游戏已被整合成，在 一个VR游戏中建立的角色，可以到其他世界中去冒险。

更近一步的是，THE SEED的利用已不仅限于游戏中。教育，交 流，观光，每天都在诞生的新种类的服务器，每天都在产生新的世界 ——如果将VR世界换算成实际面积，离超过日本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 的目标，也不是很远了。

辛卡苦笑着，眼神如同仍然沉浸在梦中一般继续说道。

“我们现在大概正站在创立新世界的立场上。这个世界包括的， 已经不单单是MMORPG这个狭窄的词语了。我的主页上的名字也应该更 新了...我想这个词语也应该浮出水面了。”

“呜～～.....嗯....”

克莱因抄着手，眉头紧锁陷入沉思。我用手肘顶了顶他，笑着说：

“喂，工会被叫做‘风林火山’什么的，对于那家伙的灵感谁都不抱以期待啊。”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想要加入新生风林火山的正在赶来的途中！”

“诶一，是可爱的女生就好了啊。”

“咕……”

我看着说不出话的克莱因的脸，笑了起来，再次转向艾基尔说：

“喂，二次会议的预定时间没有变吧。”

“嗯，今晚十一点，在イグドラシルーシティ处集合。”

“还有就是…”

我的声音又低了下去。

“那个东西，能启动了吗？”

“嗯。像是完全占用了一个新的服务器群，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传说之城’啊。用户在大量大量地增加的同时，资金也在大笔大笔的增加啊。”

“真希望能够运行顺利啊。”

——旧SAO服务器，已经完全初始化并废弃掉了。但在转让给新的ALO运营商阿卡斯的开发资料中，有着一个预想之外的东西。

我把乌龙茶喝完，双手握着杯子看着天井。黑色的屋顶，就像见到的深色夜空。灰色的云朵在飘动。出现了月亮的身影，世界被染上了青色。然后，在远方出现的是，巨大的——

“喂，桐人，到这里来！”

突然站起身来的利兹贝特大声叫道，手不停地摆动着呼喊着我。

“…那家伙，不会是醉了吧…”

我看着她手中拿着的装着粉红色液体的巨大玻璃杯低声说道，无视法律的店主挂着一副假装正经的表情，说：

“百分之一以下所以没关系的。反正明天也休息。”

“喂喂……”

我摇了摇头，站了身。夜还很长呢。

穿过漆黑的夜空，莉珐正在翱翔。

用四枚翅膀冲破、撕裂大气，始终都在加速飞行。耳边传来了风的呼声。

以前的话，因为有限的飞行力为了飞行最大距离，要采取最有效的航行速度，加速度利用滑翔飞行法，飞行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许多因素。

但是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束缚她的系统枷锁已经不存在了。

结果就是，世界树上并没有空中都市。光之妖精ALF也不存在，只要拜访就能转生的妖精王也是个虚假的王。

但，一度这个世界崩坏了，在新的大地上转生时，新的支配者——不，调整者门给予了所有的妖精住民能够永远飞行的翅膀。虽然不是ALF，而还是绿色之风住民のシルフ，但莉珐也感到很满足了。

比集合时间要早一小时登录，在最近一段时间旅居的ケットシー领首都“弗里尼娅【フリーリア】”上空飞行的莉珐，已经持续飞行了二十分钟了。在此期间，一秒都没有休息，而是靠本能驱使着翅膀全力震动，但发出草绿色光芒的推进魔法却一点也没有失去力量，回应着莉珐的想法继续飞行。

这个新世界里加速理论，用桐人自己的话来说就和汽车一样。

飞起来之后，翅膀左右展开，振幅也会变大，“重视扭矩”——这也是桐人说的，意思也不明晰——的飞行方法就是利用强劲的空气飞行。

速度慢慢上去后，配合着将翅膀的角度变成锐角，振幅也会变窄。达到最高速度时，为了达到无法看清的高速振动，翅膀要折叠成与身体近乎呈一条直线，从地上看就像是染色的彗星飞过一样。达到这个速度时，速度的增加幅度也会变小了，究竟能达到怎样的速度，

之后就是靠飞行者的耐性这一条了。大多玩家都会因为恐惧与精神上的疲劳最终都会选择减速的。

上周开赛的“横穿Alfheim竞速”比赛中，莉珐和桐人上演了很快的死亡速度，最终莉珐以细微的差距先抵达终点。由于两人将其他参赛者甩得太远了，第二回赛事举办可能很渺茫了。

.....那个时候，真是开心啊...

飞行着的莉珐回忆着这些笑了起来。一直在后方追赶的桐人在终点前想出了用笑话逗莉珐笑这个“卑鄙”的手段，最终漂亮地让莉珐爆笑起来。最为回击，莉珐将实体化的解毒瓶扔去，虽然没命中但还是勉强夺回了第一的名次。

在那样的事件中飞行虽然不错——但，那时脑袋中还是空空如也，只有想着极限不断加速时才是感觉最棒的。

飞翔了数分钟后，速度超不多达到最大。被暗色笼罩的地面也因为快速流动而变成条纹状，偶尔在前方出现的街区灯光，一会儿就消失了。

身体的感觉上已经达到了至今为止最高的速度——想到这点，莉珐一瞬间张开翅膀，后仰身体转而急速上升。

头顶上是在厚厚的云层裂口中闪着光辉的巨大满月。莉珐以那青白色的圆盘为目标，像火箭一样向上冲去。

几秒后，随着风声出现了细微变化，莉珐进入了云层内。在黑色的纱帐中，犹如枪弹一般一条直线横穿而过。在很近的距离处雷光闪落，云朵变成白色，但她还是毫不介意地进去前进。

不一会儿就穿过了云层。皎洁的月光笼罩着整个世界，眼下是一片云层的平原。已经可以见到，远方贯穿云层的世界树的尖端。速度也稍微降低了一些，莉珐禁闭着嘴，手指指向前方，一心朝着满月飞去。不知是不是看错了，犹如银盘般的月亮直径稍微变大了些。许多的火山口都清晰可见。

在此之中的一个巨大低洼中央，有许多像是闪闪发光的群落，难道是眼睛的错觉吗？在那里的，难道是谁都不曾知道的月之居民的街道吗？再近一些——再近一些的话——

不过，莉珐撞到了世界的尽头，限界高度的障壁上。加速度急剧下降，身体也变得沉重起来。这前方就是幻想空间的尽头了啊。无法继续上升也是没办法的。但是.....

莉珐使劲伸出右手，就像是要抓住月亮似的，张开手指。

想要去那里。想要去更高处。穿越大气圈。拜托重力。直到月世界。不，还要飞往更前方，飞到彗星的轨道，追上彗星，直到飞往星之海洋——

终于上升速度变成了零，接下来变成了负数。莉珐双手张开，在夜空自由落下。慢慢离月亮远去。

但，莉珐没有闭上眼睛，反而露出了微笑。

现在虽然没有触到，但是——

听桐人说，这个ALFheim Online也像有参加大型VRMMO联合体的计划似的。好像一开始就是和一个以月面为舞台的游戏进行连接。这样的话，就能飞到那个月亮上去了。以后还的其他世界，每一个都会被设定为一颗行星，穿越星海的联络船不久之后也会出现的。

无论哪里都能飞到。不管哪里都能达到。但是....绝对还会有无法去往的地方的。

突然间，莉珐感到了一丝寂寞。

从轻飘飘的云层中落下，莉珐用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的身体。

寂寞的理由她很清楚。就是今晚，在现实世界中与桐人——和人一起参加聚会的缘故。

当时玩的十分开心。和至今为止在这个世界交到的新朋友，第一次用真实面孔相见，并一起聊天。不知不觉三小时就过去了。

但是，同时直叶也感觉到了。有着一份虽无法用肉眼看见但十分强烈的羁绊，将他们紧密相连。在已消失的“那个世界”，浮游城爱因格朗特里共同战斗，哭泣，微笑，恋爱的记忆——在回到现实世界后，依旧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绽放出强烈的光芒。

喜欢和人的感情一点也没有改变。

夜晚，在门前说晚安的时候，早上，一同去车站的时候，总是像受到阳光温暖的照射一样。

如果是真正的兄妹，或者是住在其他街道的其他人的话，就不会流下心酸的眼泪了。但现在，每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觉得十分的幸福。不需要占有和人全部的心房。只要有一处角落，能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的话，这样就够了。

——好不容易，终于能这么考虑了。

在那个聚会上，预感到和人又会到一个很远，触及不到的地方去了。无法插入他们的羁绊之中。那里没有直叶的地方。因为，直叶没有那个城堡的记忆。

身体缩成一团，莉珐犹如流星一样持续落下。

很快就到了云层。因为集合场所在世界树上部新设的街道イグドラシルーシティ，是时候张开翅膀，进行滑行了。但心中塞满了寂寞，翅膀无法动弹。

冷风拂过脸颊。夺去了胸口的那份温暖。就这样朝着黑暗的云层，更深处，更深处沉去——

突然身体被什么东西阻挡了，停止了落下。

“——！？ ”

莉珐吃惊地睁开眼睛。

眼前的是桐人的脸。他正用双手抱着莉珐，在云层上空悬停这。为什么——莉珐正准备这么说，浅黑色肌肤のスプリガン抢先开口说：

“我很担心你究竟要上升到哪里。时间就要到了，所以来迎接你了。”

“.... 这样啊.... 谢谢。”

莉珐笑了起来，拍动这翅膀，从桐人的手腕中飞出。

这个崭新的ALfheim Online的运营商，从雷克特制造公司接管了所有游戏资料，里面包含着以前SWORD ART ONLINE中的角色资料。在

这里，运营商允许老SAO玩家从创立全新ALO的帐号，或者继承包括外表在内的原本的资料二者选其一。

就因为这个，和莉珐一同游戏的西莉卡，亚丝娜，利兹贝特等人，都根据妖精种族的特征补充，使得角色外表基本上接近现实中的样子。但，给桐人选择的时候，他并没有复活以前的外表，而是继续选择使用スプリガンの姿态。强劲的角色参数也全部初始化了，要从头开始练起。

如今，莉珐想知道其中的理由，她对着悬停在空中的桐人问道：

“我说，哥哥... 桐人，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恢复以往的样子呢？”

“这个啊....”

说完，桐人抄起手，用朦胧的眼神看着远方。露出了微笑，回答道：

“那个世界的桐人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哟。”

“... 这样啊。”

莉珐也轻轻地笑了起来。

最初与スプリガン战士桐人相遇，进行了前往世界树旅途的就是自己。想到这些，就稍微有些高兴了。

莉珐握起桐人的右手，在空中移动起来。

“我说，桐人。来跳舞吧。”

“诶？”

眼睛睁大的桐人被拉着，在云层上滑行一般的侧移起来。

“这个是最近开发的高等技术哟。可以在悬停的基础上慢慢进行横向移动哟。”

“诶，诶...”

就像刺激了桐人的挑战心似的，表情变得严肃的他配合着莉珐的行动开始滑行。但很快就失去了平衡。

“呜啊！”

“呵呵，前加速是不行的哟。不是这样，只要稍微用一点上升的力道，同时感受着滑翔侧移。”

“嗯嗯...”

在莉珐牵引下，苦战了数分钟的桐人，终于因为那可怕的适应力学会了这个技法。

“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不错不错。”

莉珐微笑着，从腰部的口袋中取出一小小的瓶子。打开盖子，浮在空中，从瓶口溢出了银色的光芒，同时不知从哪里响起了清澈的弦乐重奏。这就是プーカ高等级的吟游诗人，把自己的演奏包装起来出售，为此做成的道具。

配合着音乐的节拍，莉珐慢慢地踏起了舞步。

大步，小步，又是一大步，轻柔地在空中舞动着。两人双手紧握在一起，莉珐望着桐人的眼睛，配合着他，即兴决定着舞动的方向。

在被苍白色的月光照射的无限云海上，两人旋转滑行着。最初还是缓慢的移动，随后慢慢加速，每一次的侧移都要比上一次要远。

莉珐翅膀上放出的碧绿光泽，与桐人翅膀上发出的白色光芒重叠在一起，随后又消失掉了。风的声音也逐渐远去。莉珐闭上了眼睛。

莉珐感受并全部接受着从指尖处传来桐人的心意和感情。

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也说不定，莉珐这么想到。

到今天为止，两人之间曾有过许多次，感情接触的如同魔法的瞬间。大概这回是最后一次了。

对于桐人——和人来说，有他自己的世界。学校，伙伴，还有很重要的人。他的翅膀变得更加强劲，步幅也變得更大，伸出去的手也慢慢触及不到了。

两年前，他踏上那个世界的旅行，从不再回来的那天开始，两人所走道路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远。为了接近他的背影，莉珐虽然尝试着获得了妖精的翅膀，但是，和人以及那些人的心还是有一半仍存在于那个浮在空中的虚幻城堡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幻想世界也在尽可能的接近现实。即使跨越游戏这个界限，幻想变成现实。但，人并不能同时在如此多的世界中都能很好的生存。肯定和人也是在那个世界里积累了许多欢喜，哀

伤，以及爱情这些感情。直叶想要造访这个梦幻世界的梦想，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从紧闭的眼睑上，感受到了眼泪的落下。

“——莉珐……？”

耳边响起了，桐人的声音。

莉珐睁开眼睛，见到的是对方的笑脸。同时小瓶子放出的音乐也变得稀薄，逐渐淡出，随着小瓶的破碎音乐也停止了。

“…我，今天，还是回去好了。”

松开桐人的手，莉珐说道。

“诶……？为什么……”

“因为……”

眼泪再次掉落。

“…太远了，哥哥……大家所在的地方。我是不能，到那里去的……”

“直叶……”

桐人用严肃的眼神望着莉珐。轻轻地摇了摇头。

“没那回事。只要你想去，哪里都能到达。”

没等对方回答，桐人再次握起莉珐的手。牢牢的抓紧，转身过去。

“啊……”

翅膀发出强劲的声响，开始加速。笔直的朝着云层彼方耸立的世界树飞去。

桐人不由分说地用很快的速度飞着。抓紧的手也没有一丝放松的迹象，莉珐只得在后面拼命地追赶着。

世界树在近处看就像变得能覆盖天空一样大。从主干上分出许多枝干的中央处，有着许多光点的群落。这就是イグドラシルーシティ街灯光。

桐人正朝着街道的中央，闪闪发光的高塔飞去。

此时集合在一起的灯火，也开始能够将从建筑的窗口里射出的光芒，和照亮主干道的街灯分辨开来——

几重接连在一起的钟声开始响起了。这是通知ALfheim零点的钟声。钟就设置在，世界树的内部，联系阿伦与イグドラシルーシティ的电梯所在大空洞上部，钟鸣声响彻这个世界。

桐人张开翅膀，紧急刹车。

“呜啊！？”

莉珐没有停下来，要发生碰撞了。她就这样撞到了张开双臂，悬停在空中的桐人怀中，被对方轻轻的抱住停了下来。

“没赶上啊。——要来了。”

“诶？”

这句话的意思完全不明白，莉珐望着桐人。桐人则是笑着闭上一只眼睛，用手指着空中的一角。莉珐在他的手臂中调整了身体的方向，望着夜空。

巨大的满月，发出苍白色的光芒。——只有这样而已。

“月亮...怎么了吗？”

“仔细看。”

桐人向着更高处伸手指去，莉珐聚精会神地盯着那里。

闪着银色光辉的圆盘，其右上的边缘——出现了一些空缺。

“诶....？”

莉珐睁大眼睛。月食....？她一瞬间这么认为，但在ALfheim中不会发生这种现象啊。

侵蚀月亮的黑影，慢慢的增大面积。而且，形状也不是圆形。就像个插进月亮的三角形楔子般——

突然，在莉珐的耳边传来了很低的声响。KONG，KONG的接踵而来的声音。从远处，就像要震动整个空中似的开始下降。

影子终于将月亮整个遮盖住了。但从其身后射来的月光，让三角形的影子轮廓变得模糊起来。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逐渐接近。

看来是个圆锥形的物体啊。距离感还不好掌握。莉珐皱紧眉头，凝视着。

突然，浮游物自身开始发光了。

光彩夺目的黄色光芒朝着四周放去。

看来这是用几个薄层堆积而成的。光从那些层间倾泄了出来。从底部开始垂下三根巨大的柱子，前端发出眩目的光芒。

船....？家....？莉珐歪着脑袋。在此期间，物体还在变大。已经完全覆盖了空中的一部分。重低音也让身体震动了起来。

在最下部的层与层之间，像是可以见到什么。有许多小小的突起从下向上伸出。不一——这个是——

建筑物！好几个分为许多层、每层的窗户并排排列着的巨大建筑物，聚集在一起。——将建筑的尺寸换算一下，那个，大概有好几十层的，如同风之塔一样高。漂浮在空中的这个圆锥物，整个大小....有几百米，不，有几公里.....？

“啊...难道说...难道说这个是...”

想到现在，终于莉珐的脑内闪过了一个电击般的提示。

“那是...！”

转过头，看着桐人。

桐人使劲地点了点头，用无法掩饰兴奋的声音，说：

“是的。那就是——浮游城爱因格朗特。”

“——！...但是...怎么？会在这里呢....”

浮在空中的巨大城堡，终于缓缓接近了到了与世界树上部，在与树枝稍微接触后便停了下来。

“这回要做个了断了。”

桐人用很平静的声音说。

“这次，一定要从一层上到一百层，完美的通关，征服这个城堡。以前，我在四分之三的位置就停止了。——莉珐。”

啪，桐人将手放在莉珐的头上，继续说：

“我，现在变得很弱了...你能协助我吗。”

“....啊....”

莉珐说不出话，只是望着桐人的脸。

——想去，不管哪里都想一起去。

眼泪，再次顺着脸颊滑落，落到了桐人的胸口。

“——嗯。我去...不管哪里...都一起...”

近距离的，眺望着巨大的浮游城，脚边的方向传来了声音。

“喂，迟到了哟，桐人！”

莉珐转头望去，一个红发头裹黄黑色头巾，腰别一把巨长刀的克莱因朝着此处上升。

身旁，是一身象征着ノーム的茶色皮肤，背着巨大战斧的艾基尔。

レプラコーン专用银色大锤，身着舞动着的纯白与蓝色围裙装的利兹贝特。

长着艳丽的黑耳与尾巴，肩膀处坐着一条水色小龙的西莉卡。

手紧紧相握飞行的优丽艾尔与辛卡。

仍没有适应飞行，手握摇杆晃晃悠悠飞行着的纱夏。

不知什么时候合流的，朔夜与艾丽莎-露，以及数名シルフ与ケットシー的玩家也相继抵达。

摆动着手上升的蕾鵒。

サラマンダー将军尤吉恩以及其部下。

“要扔下你们了哟！”

留下的是克莱因的声音，大规模的团队都抢先似的飞上了夜空，朝着天空之城突进而去。

最后面的是，身着白色束腰上衣与迷你裙，腰挂白银细剑，肩部上坐着以小妖精的亚丝娜，青色长发闪闪发亮，在两人面前停了下来。

“走吧。莉珐酱！”

莉珐紧紧握住了对方伸出的手。亚丝娜笑了起来，展开背上水色的翅膀，摆动着转身过去。

肩膀上的唯飞了起来，落在了桐人的肩上。

“爸爸，快一点！”

桐人清澈的视线一瞬间望了望爱因格朗特，低下头了一小会儿。嘴唇动着，像是在轻声呼唤谁的名字一样，但声音却无法听见。

再将脸抬起，桐人的脸上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无畏的笑容。展开翅膀，朝着天空笔直前进。

“好——出发！！”

（终）

后记

大家好，我是川原 礫。谢谢大家购买了本人的第八本书“SWORD ART ONLINE 4 FAIRY DANCE”。

上下卷的构成是这次我想说的，本卷是第一卷的续篇同时也是长篇故事的结束。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只是想写主人公桐人找寻女主角亚丝娜，途中的见闻而已，后来添加了这样那样的要素后才变成了如此之厚的页数。

要素之一就是，不断摸索着“究竟能否只把游玩普通的RPG游戏写成小说”。

我在写SAO第一卷的时候，就认为RPG小说如果没有任何噱头的话是不可能写成一本小说。因为游戏内的主人公不管遭遇怎样危险的情况，现实世界中真正的主人公都不会受到一点伤害。为了打消“反正是游戏”以及“只要RESET就好”这两个念头，第一卷就写成了死亡游戏，也就是在游戏内如果死亡的话，会导致真正的死亡，并把这个观念导入了进来。

但是，在我的脑海中，一直存在着“真的会这样吗”的疑问。如果没有任何噱头就没办法写成小说的话，那我在玩MMO游戏时的兴奋感都是假的了喽。我想把和朋友一同组队，初次战战兢兢地踏入迷宫那时的快乐，写成故事并尝试着再现这份快乐，这就成为了这本“FAIRY DANCE”上下卷的主题。

大家觉得如何呢...读完最后一页的你，我想应该会想着要不要也玩一下MMO游戏呢（笑）。

剧情正开展到中盘的“虚拟网络小说”SAO系列，从下一卷开始会改变航向，开始进入迷走或者暴走状态。初期因为兴趣而去尝试阅读的人可能会感到十分困惑，但桐人的作法不管到哪里都是不会改变的（笑），也请大家一直守护着他今后的冒险吧。

从前卷开始就描绘了许多角色与怪兽的插画家abec君，因为增加了写作量导致文章很晚才完成，并给你造成很大麻烦的担当三木君，这次也给你们添麻烦了！最后要用可以占据存储器很大容量的话语来感谢一直阅读到这里的你！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八日 川原 礫

译者后记

大家好我是JY，谢谢大家一直阅读到这里。

历时近两个多月，SAO第四卷的翻译终于完成了。这也是本组翻译的第六本作品了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本卷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状况很多，译者生病，临时接手其他作品，还有一些别的大大小的原因，使得翻译此时才完成，真是对不起啊。

在本卷翻译中，有许多有爱人士帮忙校对，帮忙找错，帮忙润色。在这里真是谢谢你们了。

至于第五卷的翻译嘛，现在手上还没有扫图，所以也不好回答。还有就是一切以组长的命令为准。呵呵。

完成此本翻译后，本组会休息一段时间。就让我们在下一本翻译品中相见吧。

二〇一〇年七月 J.C.T.G

附 录：

西尔芙（sylph 或 sylphid，另有译为风精、气精者）是一种西方传统传说的神秘生物。西尔芙这个名字源自于中世纪欧洲炼金术士帕拉塞尔斯的著作，用来表示空气这种不可见的存在，也就是他的元素论中的气元素精灵。虽然西尔芙和其他三个精灵（水、地、火）一样同属元素精灵，不过西尔芙并不像他们那样那么常被提起。

Gnome グノーム 欧洲神话中掌管大地的精灵

Salamander 专司火的精灵 四大元素精灵之一

Cait Sith Cat Sith 猫妖精 苏格兰及爱尔兰传说中的猫形生物。其英语名字中的“Sith”意指妖精。猫妖精形象多为黑猫，胸前有一大片白毛。它擅长人类语言，以双足走路，穿上长靴，衣着华丽，头顶皇冠，穿梭于城市之间，更经常出没于苏格兰的高地之上。它能操多国语言，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当地传说中除了猫妖精外，还有狗妖精（Cu Sith）。

レプラコーン（Leprechaun）は、アイルランドの伝承に登場する妖精。靴職人とされる。地中の宝物のことを知っており、うまく捕ま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と黄金のありかを教えてくれるが、大抵の場合は黄金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leprechaun是个一身绿装的小矮妖（样子有些老）。他们自己做主，做起了古老财宝的守卫，据说这些财宝是丹麦人劫掠爱尔兰时留下的，埋在了坛子和瓦罐里。因此，leprechaun似乎总是在躲避贪婪、愚蠢的人。但如果他们喝了私酿的威士忌，处于醉酒的兴奋状态，就容易被发现啦。（其实，他们从不会喝得太醉，不会让手里做鞋的锤子拿的不稳，不会影响他们做鞋子的进度，可他们每次只做一只鞋，尽管手艺高超。）一旦被捉到，他们就必须告诉人们财宝的位置，小条件是要自由的带路，不被捆绑，不过，他

们经常要弄扑捉者，在他们走神儿的时候溜得无影无踪。传说中，彩虹的尽头就有他们的财宝哦！ 矮妖精

スプリガン (Spriggan) は、イングランド南西部のコーンウォール地方に伝わる妖精、ドワーフの一種。自由に姿を変えられるが、極めて醜くずんぐりしたドワーフの姿をし、主に巨大化し巨人の姿で現れる。 影妖精

ウンディネー Undine, 中译名温蒂，通常用于指传说中四大精灵（火、水、风、土）中的水精灵，象征生命的重生之力、丰饶和净化。 Undine在拉丁文中原是指“波浪、波浪的使者”，传说是心地善良的女性死后就回变成水之精灵Undine。在民间传说里，水之精灵温蒂总是以美丽的少女形象出现，若有年轻的男子经过水边，水之精灵就会将他们诱入水中淹死，从而永远占有他们的灵魂，因此对于男性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精灵。但是有时候水之精灵也会陷入与人类的热恋而无法自拔（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莫特·富克的[水妖记]以及日本作家山岸凉子的[水之精灵]都专门描绘了水之精灵们的浪漫爱情故事）。即使是在和水之精灵结合后，也不要在水边呵责水精灵，因为她们会生气害怕而逃回水里。 水妖精

インプ Imp 悪魔の一種，小悪魔，级别最低的悪魔。 暗妖精

プーカ (Púca, Pooka, Phouka, Púka等。 Glashtyn, Gruagachとも) 凯尔特神话中的妖精 音乐妖精